



封面人物

奇妙的呼召： 带癌牧会十余年

P08



目录

- 疫情口述史
- 01 疫情偏遇烂尾楼
 - 04 郑州富士康：“孩子们”的大逃厂
- 封面人物
- 08 奇妙的呼召：带癌牧会十余年
独家策划
 - 15 德沙哲：“这次我不是去日本当投弹手”
 - 19 渊田美津雄：从珍珠港到加略山
我和我家
 - 24 世界前主编马文：
为什么我和父亲的关系是零？
 - 28 留住双胞胎：我一步一步归向神
心理境界
 - 32 古伦：你是否还在逃避冲突？
男人与性
 - 36 加勒特：我曾是一个迷上色情的牧师
 - 40 贝克特：
在时尚圈，我不再假装自己是骄傲的同性恋
职场
 - 45 如何走过失业和创业的最低谷时刻？
 - 48 当医生不收红包，换来的是什么？
文化
 - 52 弱者也能与巨人战斗
 - 56 《犬之力》听到我们心中的犬吠
 - 59 《妈妈！》失去记忆，就等于失去灵魂？
国际
 - 62 巴罗斯：原来人贩子就在隔壁！
 - 65 此间的少年，为何要去非洲？
信仰反思
 - 68 多年来，为何只有他们从邪教出坑？
 - 72 我不是演员，而是面对挣扎、领受恩典的人
灵性之旅
 - 77 说实话，其实我们讨厌祷告

1

2023-3

打开心中的眼睛 看见不一样的《境界》

《境界》——中国第一份关注新闻热点、文化思潮、职场家庭、个人成长的信仰类原创电子杂志，由一群有信仰、关注公共议题的中国媒体人集聚而成，不以营利为目的。

我们经历了由新闻专业主义信仰到追求生命的信仰的转变。我们承诺，将以全人关怀的报道情怀，充分尊重新闻规律，将《境界》的帐幕搭设成一个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的场。寻求信仰者可以遇到光，有信仰者可以遇到世界。

我们深信，今天已有的媒体过多将眼目定睛在物质经济、政策法规、社会组织、职业身份所构成的外部世界，而忽略了心灵的真实和灵魂的秩序存在着，就如民主制度所依赖的民情，法律之上的怜悯，事实背后的人心。

当下的主流媒体高举客观报道原则时，却不约而同屏蔽、肢解、曲解信仰的内容，将自身的立场凌驾在被报道对象之上，只让林书豪打球，不让林书豪说出他是“为神打球”，《境界》力求还原并真实报道新闻事件中的信仰元素及各类信仰人物。

《境界》将引入在广大的视野内人类不同文明向信仰开放的例证，并打捞中国历史中被遮蔽的信仰积淀。不仅批评世界，力求进入被批评事物的处境，也真实面对内心自以为义和骄傲论断的毒钩，自己恰是我们所批判的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是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

除了关心宏大话题，《境界》同时注重人的内在更新，反思属人之爱的局限，鼓励婚姻中夫妻双方彼此委身，追求身心灵的合一，提醒父亲

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境界》是一项以媒体为形态的服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以负责任的态度接受这个世界，却不被世界所模塑。探索如何医治一个泱泱大国的精神疾病。在一个病态社会里，人人都是病人。重建每个人的灵魂秩序，是普世价值坚实的落脚点，没有一颗新心，就没有新的国家。

最终，在所有的相遇里，《境界》希望您能在这里遇到真实的自己，遇到起初的爱心、未被伤害的善良、未受扭曲的品性、会认错的诚实与肯宽恕的勇敢。

这就是《境界》。我们甚愿，您与我们一起，扩张《境界》的境界。■

总编辑：刘 阳

前《南风窗》常务副总编、
美国普度大学访问学者

执行主编：沈 颖

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美国加州大学
Berkeley分校访问学者、普度大学访问学者

购房记： 疫情偏遇烂尾楼

■ 口述/大路&小花夫妇 ■ 采访/木小易

一开始听说要烂尾我根本没当回事，觉得这类新闻离我很遥远，恒大这么大的公司应该不会倒掉。等到楼盘停工，业主们相约去维权现场，人群和警察起了冲突。好在神没有停工，仍然让我们的生命处于施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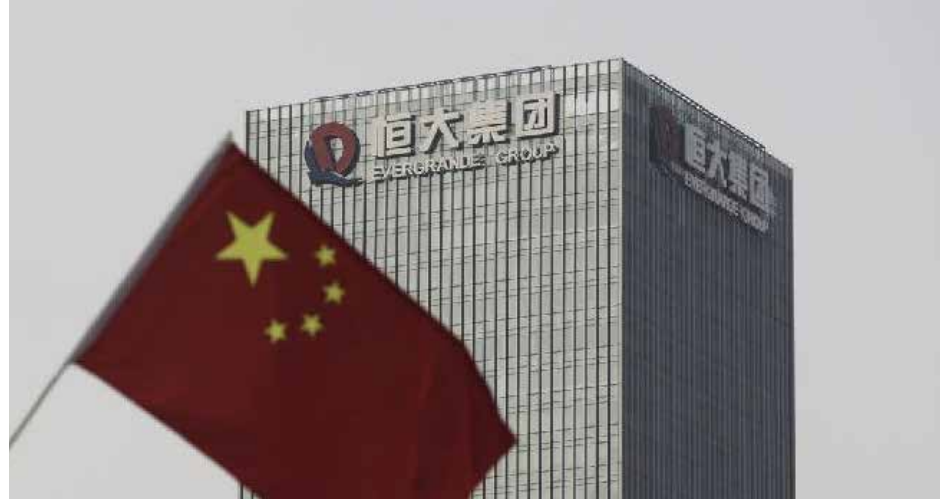
时值初冬，小雪时节，寒意渐浓。隔着屏幕看着卡特尔世界杯上人们肆无忌惮的“密接”，没有口罩，没有核酸，许多网友配合地表露出既羡慕又担忧的心情。

疫情这只黑天鹅，三年来似乎从候鸟变成了留鸟，不想飞走了。一系列商业、社会和生活方式层面的变化接连发生，有些与这只天鹅有关，有些纯属不关鸟事。旅游业在惨淡坚持，楼下的小饭馆早关门了，电影院里放映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片子，教育培训行业被团灭，上海一间给学生配餐的公司封控期间成为政府指定的食品供应商，利润高到不得

不在上市招股书上解释……

房地产监管政策的大幅收紧，令整个行业快速落入下行轨道。号称中国房地产“第一”的恒大集团，2021年底债务“暴雷”被政府重组。其实2019年、2020年已经连续两年有超过400家房企倒闭，恒大危机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动荡，佳兆业、融创、富力等知名房企相继步其后尘，冲击上下游产业链。据国外经济学家估计，楼盘停工至少波及了82.1万户家庭。各地业主2022年开始出现停贷潮，许多家庭陷入焦虑烦愁之中。

2021年6月，大路弟兄与小



花姊妹购买了恒大在河南某市的一处期房，没多久楼盘就遭遇停工维权。2022年11月30日，原本承诺的交楼日期已到，却仍复工无望。面对《境界》记者的提问，他们坦率说出自己这段日子以来的心路。

听说烂尾我没当回事

《境界》：当初买房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知道恒大的事情吗？

大路：本来没打算买房子，恰巧一位相熟的朋友群发信息，说他所在的楼盘促销，加上他作为员工推荐的优惠，综合算下来大约是市价的6折，力度可谓前所未有的。而且他们只要求先付定金，其余款项可以分几次缴清，让人觉得很容易上车。另外还减免5年物业费。总之各方面都有优惠，吸引你掏腰包。

其实当时听到过楼盘停工的风声，但没过多久又正常开工了。我想这么大的开发商不至于出太大问题。当时推荐的朋友也稍微劝了一下，说

情况不太好可能会延期，但他相信肯定会交房，我的顾虑就被打消了。我心里一直的打算是等第二年交楼后按照市价卖出。赚上20万，对我们家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就这样很快办完了手续。

小花：结婚时父母给买了婚房，本身我对房子没什么需求，所以一直看着他忙活，我的心态挺平和的。

《境界》：确切得知停工的消息，业主们有组织维权吗？

大路：说实话，一开始听说要烂尾我没当回事，多少还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这类的新闻离自己很遥远，也没想过让弟兄姊妹帮助代祷。直到在网络祷告会上，《境界》主编沈颖姐听说了这件事，特别认真地为我祷告，我才从心里重视起来。之后情况越来越明朗，我就开始焦虑了，一想起来就糟心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只是叹气。刚开始业主们说去维权，我不太想参与。一来我们买的早，优惠力度比其他人高，相对损失也比较小；二来我觉得维权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但后

来大家呼吁的次数多了，不去显得不好意思，就参与了两次。

当时是夏天，很多维权的业主都是父母替他们过去的，现场年轻人很少。我出门前心里有感动，特意带了两瓶藿香正气水。到那以后发现，竟然还有怀孕的、抱孩子的妇女参与，有不少人情绪很激动。期间有人中暑热晕了，藿香正气水真的派上了用场。我转身跑出去给大家买水的工夫，有人跟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小花：我不太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听说停工的消息后，我想就当花钱买教训吧。偶尔他说得多了，我的情绪也会有波动，但还好很快就能平静下来。

我开始转头向内

大路：第一次维权我长了教训，也担心别出什么大事。慢慢地，靠着祷告我的心情也能平静下来，第二次参与维权就平和多了，现场也没出乱子。这中间我开始反思，买房这个决定到底是

否合神心意呢？

小花：有时看着他焦虑我会劝一劝：咱吃亏就吃亏了，不能为私欲着急做决定。我俩结婚以后，包括养育3个孩子，一直都有父母在旁边帮衬。也因为住得近，方方面面总会受父母的影响。这次买的房子在市区，离父母远了些，原想能和父母分开，独立起来。

大路：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想法。我自己还有另一层压力，就是来自亲戚们的评判和眼光。特别是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他们总是说谁谁工资多少，买了几套房了，换了什么车，话里话外透着攀比。我想正巧可以借这个机会证明自己一把：你看，我是有这个实力的，不是你们看见的那样。这么一冲动，没成想给套牢了。

《境界》：烂尾到现在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了，总还是要面对的吧？

大路：感恩的是，我们那栋楼施工进度靠前，暴雨以后甚至还有一个基督徒的装修队继续在工作，到今年连外墙都粉刷完了。因此相对来说我们的压力不至于太大，其他的楼就很不乐观。经历过维权后，我不想再卷入任何争端里，不再关注外面那些消息，操练自己专心向内看，审视自己生命的真实景况。其他事，求神怜悯吧。

有天晚上我又焦虑得睡不着，听到楼下饭店里养的鸡叫个不停，我心里别提多烦躁了，真想冲下去把鸡都杀了。这时突然一句话进到我心里：神容许人硬着颈项。随后又想到走旷野的以色列人，每次埋怨都没有好结果。我开始祷告，

问自己买房的时候真有来自神的感动吗？如果这次不出事，我可能还会有三五年的时间都会被亲戚们的那些话影响，不满足现有的生活状态。

当我把心从房子转向神，神就更多光照我。原来亲戚的话只是外面的因素，这些年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全职服事的身份，觉得仿佛处在社会底层，没有那些在外面工作的、挣钱致富的人有荣耀，买房子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缓解心底的自卑。如果这次我如愿赚到20万，恐怕以后我就不会这么单纯地服侍了，会继续用这些外在的东西证明自己，在这条路上更快往下滑，离神越来越远。

幸亏事情没有这么顺利，让我更加认清了自己。这几天到了原本预定的交房日了，业主们又在联络说维权的事。想起之前曾看到许多人濒临崩溃的样子，真感谢神把我释放出来了，不再纠结，不再受捆绑。

《境界》：父母有没有说什么？日常生活有影响吗？

小花：当时为了房款借了不少钱，父母也给垫了一些。好在我们很快还完了，也就没人多说什么。他照常服事，我照常看顾孩子、收拾家务。顶多就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心情比较烦，尤其是刚封控的时候，除了他，我和三个孩子都发烧了，所有的家务都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大路：嗯，那段时间确实有点抓狂，好在靠着主都挺过来了。

小花：其实我还挺享受生病的，什么都不用

做，正好借此休息一下，恢复恢复身体和精神。以前看他忙着工作，我不忍心打扰他，我都尽量一个人照看孩子，但总有情绪受不了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期望他能放下工作过来搭把手的。

大路：这么多年服事下来，刚才我提到，心里一直不接受自己服事者的身份，同时又觉得只有为主摆上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这两种心态并存，好像把我带进一种扭曲的状态，有些动作变形。我经常会以神之名要求妻子无限度配合我，给她许多压力，挺亏欠她的。这几年我从《境界》得到许多提醒，就是先要接纳真实的自己，不要高举属灵活动的价值来掩盖对世界上成功的羡慕、掩盖心里的自卑，更不应该以此强硬要求家人，而是要重视家庭的建设，真实地服事家人，更不能把牧养孩子的责任全推出去。

小花：小时候因为成长环境缺爱，我特别爱生气，感觉自己从来都没快乐过，家里亲友都知道我火气大。刚结婚时我也好生气，感谢主医治了我，靠着祷告一点点磨练、对付自己，赐我稳定的情绪可以应对孩子和丈夫的需求，因为人不能改变什么。有时候他看我情绪不好，会主动找我聊聊，或者赶快带孩子出去玩玩，让我一个人冷静冷静。结婚10年了，这已经成了我们夫妻之间的约定和默契。

大路：我们两个人性格互补，一直能互相依靠。像这次房子的事，她就比较淡定，给我很大的安慰。经历过这些，我知道神没有停工，神正在奠定我们整全生命和服事的基础。■

郑州富士康： “孩子们”的大逃厂

■ 文/豫声

10月30日，河南新郑航空港区大批富士康的员工，拆了厂区用来防疫封控的铁皮，背着行李，躲过封锁，徒步回家，有的需要徒步两天两夜之久，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沿途各地村民购买矿泉水、方便面等食物，摆放在路旁，供逃离富士康的孩子们免费食用。卡车司机们也暂时不顾交通法和防疫政策，邀请他们登上卡车后斗，捎带一程。

富士康 (Foxconn) 是全球最大苹果手机 (iPhone) 的代工厂。郑州富士康有三个厂区，分别

是新郑航空港区、第八大街厂区和中牟县厂区。这次逃厂事件发生在新郑厂区。网友称呼这些员工“孩子们”，因为富士康的工人大都比较年轻，来自河南各个城市、村镇。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去富士康上班，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高峰时期员工超过30万名，目前员工人数仍有20万左右，宛如一个中型城市。此次逃离的基本是富士康的非正式员工。

按照富士康的工资制度，非正式员工工作三个月，除了工资

富士康在郑州有三个厂区，此次逃厂事件发生在新郑厂区，目前有员工20万人。网友称呼这些徒步逃离的员工“孩子们”，因为他们都很年轻，来自河南各个城市村镇，多数是非正式员工。《境界》记者除了采访一位进厂6年的“95后”之外，还视频连线了同一地区同受封控之苦一个月，却乏人问津的打工人家，与他们一起祷告。

以外，还可以领到一笔将近一万元人民币的劳务派遣费。本着上三个月工、赚一笔快钱心态工作的非正式员工们，未曾想遭遇疫情封控，厂内照顾不周，处置欠妥，再加上一直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对新冠病毒危害性的介绍，和各地清零政策的示范效应，众人心惊胆战，琢磨着总不能为这点钱把命交代在这儿。于是一时间恐慌层层叠加，谣言四起、真假难辨。愤怒、恐惧和对家的思念交织在一起，终于爆发。即使家乡距离厂区上百公里，即使回家还要面临隔离，“孩子们”也要连夜徒步赶回去。

记者采访了一位富士康的员工，和同处新郑却未被关注到的同样遭受疫情影响的一位打工者。

许木：内向的人，都被封控成外向的了

许木是95年生人，家离新郑航空港区150公里，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已经工作了六年，做过车间分配的各种任务。

小学四年级他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他和一个刚满一岁、双目失明的妹妹。家里条件特别苦，导致许木从小说话就总是低着头，从来没理过短发，好像刘海儿盖着眼睛和一半的脸，人才有安全感。或许是这个原因，让他不那么合群，一直在厂区外面租房子住。相比工人宿舍的群居生活，他住的地方环境还不错，有独立卫生间。他很享受独处的空间。

这并不是他的第一份工。初三只上了半个学

期，他就辍学回家了。邻居奶奶介绍他去饭店干活，每月工资1000元。年轻人受不了这种工作，几个月后就辞职了。经人介绍，他又跟着镇上的老师傅学修车，虽然没有工资，但管吃管住。师傅脾气不好，干了几个月，两人争吵后许木心里气不过就不辞而别。之后去过县城的医疗器械厂，工资太低，也没坚持一年。跳槽到隔壁的包装厂后没多久，手臂因为意外事故被机器压伤。主管很生气，骂骂咧咧地甩了几百块钱了事。

又过了几个月，包装厂倒闭了。最终，经邻居介绍，他在网上报名去了富士康。六年里作为富士康的正式工，他做过电路板测试，就是把电路板放在一台检测机器上，然后在电脑上点击检测按钮，完成一次测试需要一分钟左右。干过打包，就是给芯片套上一层保护套；这个岗位可以坐着操作，不需要脑力，形成肌肉记忆后，还能边操作边跟同事聊天。拧螺丝、发放材料之类事也做过，都是不需要什么技术门槛就能上手的。

其实在富士康的第一年，许木就有过要离开的想法。但没有学历、技能，周边也没有更合适的工作，权衡利弊之后他还是留下了。按他的说法，“不是对富士康有感情，只是因为富士康的福利待遇还不错，而且不拖欠工资。”六年里，许木都是正式员工的身份，扣除五险一金，每月能拿5000元。底薪只有2300，要拿到5000需要加很多的班。

正式工的最后一年，他被安排做了小头目，

负责一段流水线的监督和维护，只是工资比较低，还得义务加班。今年8月，许木辞去了正式员工的身份，一个月后重新以短期合同工也就是非正式工的身份入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在富士康干满15年，干到有退休保障为止，所以还是多拿点现钱实在。短期工干满三个月可以拿到一笔劳务派遣费，工友们都把这笔钱叫“返费”。工资加上赚的返费，平均每月能拿上7000元左右。只是中间不能旷工，所以被封在厂区外面的许木想办法请同事给自己办了请假的证明。

这一轮疫情出现后，他被封在屋里将近一个月了，除了每天下楼做核酸、买菜之外，都不能离开房间。孤独久了，享受变成了抓狂，他每天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打个遍，每个人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原本内向的性格被逼得大为改观，都快成外向的“社牛”了。

许木的心态还算好，这次他没有选择匆忙逃离，毕竟眼下是订单的旺季。他调侃地说：

“好不容易有个休息的时间，这样呆着还不错。”他接着说：“前天，我劝朋友不要去上班，朋友没听，结果今天早上他就被确诊阳性，拉走隔离了。”许木觉得自己不仅明智，抵抗力也还不错。许木小时候去过教会，现在却很少聚会、祷告。他说：“心里有神就行了，平时上班也没时间。”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突然心有感动脱口说出：“神一直爱着你。神是孤儿的父，你就把神



当作父亲去祷告吧！”许木这时有点羞涩，他回应道：“等到解封了，我就去找教会！我听说了，这附近也有聚会的地方。”

逃厂事件发生后，据悉厂区各餐厅逐步恢复堂食，目前能够保障20万人次的一日三餐。而郑州官方发布了《新冠肺炎不可怕，可防可治，郑州权威专家来解答》一文，其中提到“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什么是“自限性疾病”，专家并未解释。记者在網上查询相关报道，随着患者免疫自行调节，病情可以减轻到痊愈，如不严重可以不特别治疗。但也有人提醒：自限性疾病并不意味着这种病不严重、不会致命。

天召：我们这个样子，神都看到

除了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在新郑还有许多小作坊式的厂子，遍布在各个城中村、产业园，

容纳了数以万计的打工人。他们的处境并不比富士康的工人好，但是却更难受到外界的关注。

天召在新郑龙湖镇的村里的服装厂，这些服装作坊挤满了整个村庄。8月份没等女儿开学，天召就去了新郑，因为今年服装生意萧条，活儿也不多。进村后连续三天没有找到活儿，他很灰心，只好跪下祷告。乱逛的时候，碰到一个来送缝纫机的老乡，刚好他要去的厂子里缺一个工人，于是顺带捎上天召去了那个厂。幸运的是，一进厂，活儿就突然多了起来。因为是拿计件工资，所以活儿越多，工人就越开心。

女儿开学以后，天召把妻子叫去，也想带她进厂，可是厂里没有空位。恰巧有工人回家，老板急着赶活，就把空机器让给天召的妻子用。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领取布料，按照客户的衣服版型要求在机器上缝纫、修剪。他和妻子各一台缝纫机，两人可以配合，你做好袖子、领子、我缝好再

挂上里子，一件衣服成品就完成了。两人常常加班到凌晨两点，周末想去教会聚会也没有时间。

十一假期，他们回家陪了几天女儿，一回新郑就遇见了疫情。厂子停工关门，他们被封在出租屋里至今已经29天了。天召说：“以前每年上半年旺季三个月，下半年做秋冬装，旺季四个月。今年上半年东北疫情客户被封了，下半年客户那边解封了，厂子又被封了。跟往年比活少了一半还多。”封了一个月，心态都要崩了。说起来有点无奈又可笑，眼前让他觉得最感恩的是一口锅：疫情封控之前，他们夫妻逛街偶然看见一口电锅就买了回来，没想到多亏了这口电锅，靠着它又是做饭又是炒菜又是蒸馍。

35岁的天召，和许多河南农村的孩子一样，也是初中一毕业就到南方打工。去过舟山的船厂、杭州的绣花厂，也在社会上流浪过一段时间。人长得很有点痞帅的气质，深得妻子的倾慕，还



没到结婚的年纪，就已经领证办完了婚礼。

刚结婚的时候，还忘不了江湖。有一次一个混社会的朋友邀他入伙盗窃，据说是一大笔钱。刚结婚的天召想让妻子过上好日子，于是叫上另一个表亲一起去上海准备作案，结果意外没有赶上上海的车。第二天朋友告诉他不用来了，东西已经到手了。又过了几天，就听说朋友被抓进去了，后来被判了好几年，他的遗憾才变成后怕。他突然明白，这是神给他回头的机会，不能再走下坡路了。

爷爷是老家教会德高望重的老同工，几年前因癌症去世。天召和妻子在教会弟兄姊妹聚集的葬礼上深受感动，渴望能像爷爷一样跟随神。有段时间，夫妻俩只要有空就会参加聚会，直到后来教会也被关门。他们外出打工很长时间没有聚会。

天召的妻子说，去年有两件事对他们改变很大。一是她被油烫伤，手臂留下了许多伤疤。

起初对神有很多埋怨，后来突然发现，自己活得更自由了。原本她很爱美，每次出门都精心打扮一番，这件事之后，自己对穿衣打扮没有那么在意了。

另一件事，是她和堂妹骑电动车横穿国道的时候，堂妹新买的手机掉在地上，急忙要冲过去捡，没留意后面的卡车呼啸而来。她伸手一把把堂妹拉了过来，眼睁睁看着手机被碾碎。堂妹心疼不已，还不停埋怨：“我觉得来得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捡呢？”他们夫妻俩事后聊起来，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就和堂妹一样，明明有些损失是神保全我们的恩典记号，神把我们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我们却忍不住向神发怨言。

这次富士康工人逃离事件，才引发媒体关注当地的新一轮疫情。他们被封控在出租屋里，开始的时候每天给自己鼓劲儿：神可以在各种环境中使我们得生命，并且更丰盛。可没过几天，属灵的劲头就被拉垮了。每天被封在屋里，周围没有弟兄姊妹，没有观众，不用伪装，什么也不在乎，两人吵起架来也更方便更顺手了。一点小事都能把情绪惹动起来，基本上是2-3天吵一次。

天召说：“很后悔这次出来，在家里最起码还能陪陪孩子。这里没有归属感，也赚不到钱，真的快受不了了。”妻子则是远程关心孩子的学习，远程焦虑，害怕孩子走了父母的老路。“你

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跟我们一样。”——这句话是河南人教育孩子时的口头禅，对自己身份的不接纳和焦虑也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相比之下，天召对孩子比较松弛。夫妻俩为此又吵了一架。

记者和他们视频通话时，俩人还在憋气。天召说：“我们心里有很多羞愧，因为没有赚到钱，也陪不了孩子。你嫂子天天做服装，自己却很长时间连件新衣服也没买了。封在这儿，原本想着没事好好读经祷告，可是连这也做不到，祷告不进去，读经不集中，总是失败。”

妻子听了，语气明显软了，说：“哎，我从小夹在姐弟中间，总想表现得好的，现在也想把所有事情做好，把所有人照顾好，面面俱到。可是这一个月，脸不洗头不梳，一分钱没赚到，什么义务也没尽，这么狼狈。神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应该也还是爱我们吧？”

采访结束前，我们一起祷告：“神爱的就是我们的我们，不是成功以后的我们，而是现在的我们。比起我们接纳自己孩子的程度，天父更愿意接纳我们。……主啊，目前的日子只是你在实践中训练我们的一个阶段，不是全部，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走出这个阶段。”

《诗篇》里说：“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诗74：21）

不要叫受欺压的人
蒙羞回去，
要叫困苦穷乏的人
赞美你的名。

（诗74：21）

=> [播放音频](#)

封面
人物

奇妙的呼召： 带癌牧会十余年

末期癌症还能活过十余年！消息传出去，
各种人千方百计来找我问抗癌秘方，
我清楚地回答，我只有信靠耶稣，胜过死亡的恐惧。
跟随主的几十年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长辈，
他们当中有人身陷囹圄十几年却未曾羞辱主名。
和前辈们相比，
我所经历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 口述/杜嘉 ■ 采访/杨杨

因为小时候亲身经历过死亡带来的恐惧，我很早就特别期望能找到一条路，可以逃离那种忧伤和绝望。

1970年代末，还在上高中的我有幸接触了福音广播，惊觉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难题好像有了答案：原来有一个信仰可以帮助人脱离死亡的阴影！我告诉自己“抓住机会，如果这是真的，万一错过岂不亏大了？”我一集不落，一听就是几年，心底早就把自己当作基督徒了，但还从未参加过聚会。

几年后，已经毕业的我成为一名年轻老师。一次，同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家庭音乐会。怀着参加高档活动的好奇，我欣然前往。借着缓缓流淌的琴声，我得以结识其他弟兄姊妹，得到了人生第一本《圣经》。那天翻开《圣经》，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车祸后的三个小时

一年后，受洗不久的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肌炎。情况严重，无法根治，主治医生很坦率地告诉我，“死得比较快，不辛苦”。年轻的我当然不想那么早就死，于是向神祷告，“求你医治我，我就奉献给你”，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奉献。可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完全康复了，心

脏功能也非常好。于是我转身开心地过自己的日子，活力满满，最喜欢飙车。至于那个祷告，我完全忘到脑后了。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独自驾车外出，在路口准备掉头时，突然发现后面一辆载重货车毫无刹车的意思，高速横撞过来！情急之下我在心里大喊：“主啊，救我！”只听一声巨响，我的座位方向的车门几乎被撞为两截。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结果却毫发无损，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充满心间，好像躺在神的怀中。

我与那位司机各自在马路边坐着。初冬时节景色荒凉，静默中一个问题突然冒出来：“如果今天你死了，会去哪里呢？”“我去天堂。”在这一问一答中，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若你到天堂，拿什么来见我？”我心头一震，不禁惭愧起来，这几年一直忙自己的事，连去教会都成了例行公事，难道我要两手空空去见主吗？

“如果今天我收回你的性命，你赚的钱要来何用？”忽然，一段早就会背的经文强有力地弹出来，剧烈冲击着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大傻瓜！在等待警察赶来处理事故的三个小时里，思绪如波涛般翻滚，曾经我作过的所有关于奉献的祷告都浮现眼前，时间、地点、甚至连祷告的姿势都清晰可见。即

便我已经忘记了曾许下的承诺，神却没有忘记，因为祂“是轻慢不得的”。

拖着一身疲惫从车祸现场回到家，意外地收到了一位长辈写给我的卡片，她曾为我祷告四年之久。卡片上她手写了一段经文，明说这是神对我的应许——《约翰福音》21章15-17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后面连续三个“喂养”“牧养”“喂养”，特别用红字写出。

很难形容那一刻的震撼！想到距离上次说奉献的话已经过去六年了，我这样的人也可以牧养神的羊吗？我对神说，我实在不配！神回应我：“你比现在更坏的时候，我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你什么时候都不配，你一切的好都是因为有我。”我在神面前痛哭流泪，认罪悔改，再也无法拒绝神的呼召。

“神要你自己先做一个病人”

1998年，我前往新加坡神学院装备自己。毕业前一年，我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隔天去拿报告时，护士格外客气，我立时感觉结果不妙。

实习教会的刘牧师陪我进诊室，医生说了一个我很陌生但完全听得懂的单词“Cancer”，霎时间我脑袋一片空白。走出诊室，各种复杂的情



绪涌上心头。“原来只是听别人得癌症，我怎么会得呢？整个家族里也没人有这个病啊！”“我正在读书啊，怎么就会死呢？”我哭了。刘牧师陪着我祷告了许久，也痛哭流涕。

回到学院，同学们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可是我一句也不想听，只好走出去，在三十多度高温的天气里茫然乱逛。

路边的热带植物处处青翠，反衬着我的心境。这时刘牧师打电话来约我喝茶，地点就选在学院附近的麦当劳。奶茶点好了，我俩沉默在座位上。后来，她终于说话了，只是轻轻问了三个问题——“你是怎样信主的？”“你是怎样蒙召全时间服事神的？”“在你信主和服事的过程中，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没想到就是这三个问题，把我的思绪从十几年前的短波收音机一路带到新加坡。我讲得意气风发、热血沸腾，一股力量从心中喷涌而出，整个人都好过来了！原来神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那么多难关都挺过来了，这次神也一定会与我同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手术就安排在第二天。当我从麻醉中醒来时，学院的职员Cathy笑容满面坐在床边。我有气无力地望着她，她看着我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真傻，买了最好吃的面包给你，却忘了你术后不能吃东西。”她又说：“我问神为什么会让

你得这么重的病，神给的答案笑死我了！……你生病是一件大喜的事情，神要你自己先做一个病人，你才能明白病人的痛苦，然后才能安慰生病的人。”

我用尽力气与她一起笑了起来，心里禁不住暗想，“神你也太抬举我了。”后来，很多人来探望我，我却只记住了Cathy的话。我把这句话理解为：带着使命做病人。

主刀医生告诉我，切出来的肿块虽然如鸡蛋大小，但其实里面只有不到1公分的癌瘤。医生惊讶地说，能这么早就发现，实属幸运。

2002年神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广州牧会。当时，全教会只有我一个癌症病人，而且是第一个。后来，随着教会人数增多以及环境恶化等原因，身边的癌症病人慢慢多起来。在人人谈癌色变的时候，我带着从主而来的底气探访病人，我确信主一定会拯救我们这些绝症病人到底。

这痛苦有什么意义？

教会原本像个大家庭，随着事工的发展，我希望可以在管理、架构方面做一些调整，于是和其他同工在理念上的分歧逐渐显明出来。我很愿意花时间沟通，但长期独自探索，我越来越感到孤单和疲累。

2007年初，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去以色列旅

行，心里期望能与主相遇。我只想问主一个问题：“十八年过去了，我的使命还要继续吗？”

一天下午，我独自来到耶稣和门徒吃早餐的园子，一个人跪下求问耶稣，多年前的呼召是否依然有效？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心上一片宁静，于是起身眺望海面。忽然，我发现眼前几道高高卷起的浪花里竟然全部是黑压压的鱼群！鱼浪跳跃、翻滚，我震惊得不知如何反应。我忽然想起，耶稣曾对彼得和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豁然开朗，确知主要继续用我，我只管尽本分把结果交给祂就好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回国后不久我的癌症就复发了，转移到肺部。医生宣判我只剩下3个月到半年的寿命。当时我的状态是白天忙着教会，晚上还有辅导，天天忙得不行，不祷告又觉得内疚，祷告仿佛成了例行公事。但内心的恐惧催逼着我要寻求神的声音，“假如这次真的要死了，我确定自己能进天国吗？”

我跪在神面前，一种巨大的安静的力量临到我。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自我催眠，试图用“我真要死了”的事实提醒自己。可这股力量实在太强大，甚至连周围的环境都静下来，好像所有的物件都一动不动。我心里满了感恩，“主啊，谢谢你，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

生死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心变得开阔起来，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再重要，心里少了许多烦恼。我列了一份“遗愿清单”，一是想出版用中文



表达信仰的书，当时国内的福音书籍基本都是外文译本，一些信息并不适合国内。

几经辗转联络上一位北京的主编，当我把书稿交给他时很坚定地说，“我写的这些你一个字都不许改。”没想到一年后书籍出版的时候，真的一个字都没有动。二是想见见挂念的朋友。

马上开始的化疗异常艰辛。年迈的双亲又相继病倒，教会一应大小事务也需要安排。所有事情赶到一起，我只能频频发出代祷信息，倚靠神。

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化疗后CT显示肺部肿瘤的变化轻微。医生又安排了第三次化疗。转眼间，大半年过去了。这时，B超显示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肝脏！我快速入院，进行肝部消融手术。原本几分钟的手术，却让我吃了人生最大的苦头！原来打入身体的麻醉药没有生效，我无法形容那种剧痛的感觉，汗水湿透全身。当时一位医生姐妹握着我的手，陪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快要把她的手指拧断了。

术后又发高烧，退烧后再照B超，肝脏上竟然又多了一个病灶！怎么办？医生说见一个打一个，估计可以打三四年。我心想，那我的肝岂不要被打成渔网了？于是我决定立即出院，不治了！

回到家我沮丧到极点，拍着桌子向神发怒，质问神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自从生病以来，我从不抱怨，也不生气，更不怕死。但我受尽了肉体的痛苦，到头来还是一个死，这痛苦有什么意义？反正已经搞清楚生死的问题了，再这样治下

去耗时费力，最后人财两空！理性上我知道，以色列人过旷野时每次向神埋怨都没有好结果，可还是忍不住。我吼累了也没听见神一丁点回复，于是只好去睡觉。

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心中升起：“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用麻醉药。”啊？我吓了一跳！忽然，我感到有神的荣耀温柔环绕着我，我是何许人？只是稍微体会一点点耶稣的痛苦，竟然能极大地分享上主的荣耀！我赶紧起身向神敬拜，祷告说无论是死是生都要荣耀祂。这下，我真的安静下来了。

几天后，医生打来电话表达歉意。我温和地表示不介意，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允许发生的，我就不再问为什么。接下来的日子，我按照遗愿清单安排了临终前的告别旅行，筹备书籍的出版，还被按立为牧师。

等到我去医院例行复查的时候，医生却惊讶地说，我体内的癌细胞没有继续生长，它们集体睡觉了！哈利路亚感谢神！我曾经祷告，求神让这些病灶都消失，但如今十余年过去了，它们仍然在我的身体里静静沉睡着。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我的使命。

我被巨大的满足感包围着

这次癌症复发还有另一个收获。以前我极

力劝说同工接受神学训练，大家不以为然，觉得现在教会运转良好，不需要。等到我在治疗中分身乏术，同工们更多担起服侍的担子，发现确实需要装备，这才明白我的难处和苦心。

时至今日，教会80%的同工都外出学习，接受了正规的神学训练。整全的行政管理和组织架构，帮助教会在本地率先进入公共空间服侍。

末期癌症还能活过十余年！消息传出去，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信主不信主的人，都千方百计来找我，问我有什么秘方。我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没有抗癌秘方，我只有信靠主耶稣，胜过死亡的恐惧。

偶尔我会去以前住院的地方看看，我的喜乐和淡定常让医护人员感到惊讶。一位护士长对我说，你有空就过来吧，有些特别绝望的病人，你可以去跟他们谈谈。

芳姐是我住院时的第一个病友，她在癌症十一年后复发，我是五年后复发。我问她：

“你怕死吗？”她说：“怕也没办法，只是不甘心。”我不是一个见到人就迫不及待传福音的人，我会等神给的机会。某天一位医生姐妹来探望我，这位医生刚巧就是芳姐复发前身体不适给她看病的医生。继续聊下去，原来芳姐的女儿也在我们教会！我对她说：“哈哈，这下你可跑不了啦，你也信主吧！”

信主后的芳姐非常喜乐。她积极配合医生



治疗, 却不再惧怕死亡, 也不为明天忧虑, 就这样开心地生活了五年多。等到病情恶化, 我去医院探望时, 她说她已经预备好了。我问: “有什么事情交待吗?” 她想把骨灰撒进大海, 到处去旅行, “到时候就是星际旅行, 地球不好玩了!” 她放声大笑。我离开时, 她丈夫对我说, 今天是她笑得最开心的日子。

当夜, 芳姐在睡梦中安息主怀。她女儿告诉我, 芳姐并无痛苦, 只是连续喊了几声“主啊! 主啊!” 就安息了。我很确信, 是主耶稣来接她去旅游了。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神的使命真是不错, 从服侍第一个病人开始, 我记不清跑过多少次肿瘤科, 探访过多少弟兄姊妹, 又给多少人作过临终关怀; 有被主奇妙医治的, 有求主接回天家的, 各种见证都令人鼓舞和感动。我靠主走过了艰辛的抗癌之路, 后面跟着一队生病但又满怀盼望的人。

有位姊妹得了肝癌, 长期治疗耗尽了精神, 整个人瘦到皮包骨。我去探访的时候, 她总说太累了, 想要快点走, 但一想到丈夫对她的需要, 就又激起了求生意志, 只好咬紧牙关继续抗癌。我看她这样辛苦, 也深知她对天国的信心, 便和她丈夫在走廊里沟通。很多时候, 家属的想法也要顾及。

丈夫向我表达了他对妻子的依赖: “这几十年一直都是她在照顾我, 如果她走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可是她病着的这几年, 一直都是你在照顾她啊!” 我们就这样聊了半小时, 他十分知晓妻子的辛苦, 也明白属天的盼望, 最终放下了这份牵绊。回到病房, 我们三个人手拉手一起祷告, 丈夫对妻子说: “谢谢你这几十年辛苦照顾我, 你放心的走吧!” 几小时后, 就在当晚, 这位姊妹坦然回了天家。

另一位朱弟兄, 临终愿望就是坚持用基督教仪式举行告别礼。我很清楚这样做的难处, 但我答应了他, 我相信主必帮助!

朱弟兄在中学任教二十余年, 可谓桃李满天下。当得知这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生物老师居然信了耶稣, 领导、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震惊, 纷纷讨论起灵魂和信仰的话题。

2018年初的一个下午, 近500人参加了朱弟兄的安息礼, 连殡仪馆的馆长都惊动了, 特地跑过来要求我赶快取消仪式。我靠着主给的智慧, 淡定地说: “这么多人已经来了, 如果现在取消的话, 恐怕影响会更大。” 馆长只得做罢, 又要求我告诉大家不要报导、不要请媒体, 免得事态扩大, 我答应了。

我大步流星上了台, 几百个人井然有序参与其中, 整个现场平安如潮, 我被巨大的满足感包

围着。当我回到家中, 紧绷了一周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我承认我压力山大, 但能在这一片土地上为一位跟随主的人做成这样一件最后的事, 我深切看到了自己服侍的价值。

我得到的爱更多

自从罹患晚期癌症以来, 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老人, 居然活到了花甲之年, 这真是神给的令人惊讶的恩典。曾有人问我, 这么多人为什么是你生病呢? 我回答,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在跟随主的几十年里, 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忠心跟随主、服事满有大能的长辈。他们中许多人因为信仰身陷囹圄十几年, 却不曾羞辱神的名, 反而活出为主发光的美好见证。和前辈们相比, 我所经历的这些算得了什么呢?

虽有癌症的病痛, 但我得到的爱更多。在家中, 我的妈妈文化程度不高, 但口才很好, 信主后火热地传福音, 她跟神的亲密关系深深影响了我。有一次, 天阴沉沉的要下大雨, 母亲祷告说: “主啊, 我要去接孙女放学, 求你保护我不被大雨淋到。” 我听了她的祷告, 心想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谁知真的就在母亲的脚刚一踏进门, 雨就下来了! 我从此学到, 祷告千万不能空泛, 跟神不要打哑谜, 直抒胸臆最好。

在我决定奉献给主后, 和弟兄姊妹前往上海去见一位老传道人, 我们称呼她袁姑姑。当时她已八十几岁高龄了, 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给



附记

杜嘉母亲谭婆婆在养老院的日子

■文/陈又礼

“谭婆婆啊，她很活跃的，爱跟人打交道，在房间里待不住的。”我和母亲去探望谭婆婆的时候，刚巧婆婆不在房间，遇到了进来查房的护工。早就听谭婆婆的女儿杜嘉牧师说：“母亲每年传福音的目标人数不是三个四个，而是三十个四十个！”

谭婆婆很多时候都在给重症病人传福音。她自己已经78岁，而且患有直肠癌四年多的时间，夜里疼痛难以入睡，都是靠着祷告撑过去的。她对我们说：“生病哪有不辛苦的，不过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这是我在地上最后一个家。”婆婆的话语间流露着肯定和轻松。祷告时，谭婆婆对主说：“谢谢祢保守我在世上的日子，我知道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也感谢祢拯救我的灵魂，使我可以认识祢，为祢去做工，求祢赐给我力量，让我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祢知道我的软弱，求祢看顾。”

祷告完，谭婆婆带我们参观养老院的设施，逛楼下的花园。途中遇见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家，婆婆走过去打招呼：“怎么今天这么不开心啊？”老人说：“不舒服嘛，怎么开心得起来啊？像你一样就好咯，整天都有精力笑嘻嘻的。”婆婆回答：“不是跟你说了好多次嘛，你要信了耶稣，肯定比我还要有精力、还要笑嘻嘻！怎么样，要不要信？”“要真是这样我肯定信，你可不要逗我开心哟！”“信耶稣是很认真的一件事，谁逗你开心啦！现在我有客人，晚上再找你聊。”

婆婆随后带我们去食堂吃午饭。对着面前一碗番茄蛋花汤、一小份青菜和一点米饭，婆婆祷告说：“主啊，谢谢你，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我一定会有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阿门。”

这次探访的一个多月后，2018年12月30日，谭婆婆安息主怀。家人决定将安息礼拜上收到的帛金和额外补添的金额一共6.8万元，奉献给非洲塞内加尔宣教士建立的儿童之家用于修建宿舍。■

（摘自陈又礼姊妹的博客文章，《境界》编辑有删改）

我们讲《圣经》，既不挥手也不起身，只有嘴巴在动，身上却传递出一股强大的能力。我羡慕极了，就偷偷写了一张字条大胆递过去，她接到后看了一眼，笑了笑，继续讲。

讲完后她问我：“你想要什么？”我说：“我要跟你一样解经的能力！”袁姑姑听完让我跪下，她把手往我头上一按，所有人好像都不见了，天花板不见了，天上好像打开了一秒，一股巨大的爱的光芒带着无限的温暖，把我包围起来。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感受，一种没有办法承受的大喜乐浇灌下来，那种治愈的力量驱走了我心中所有的忧虑！

我大笑不止。有姐妹提醒，你已经笑了4个

小时，袁姑姑要睡觉了。我才想起我是跪在袁姑姑的床前呢！回自己房间后，我一首接一首地唱诗，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一直笑个不停，持续了四天三晚。不久之后某地举办为期一周的培灵大会，近千人参加。讲员忽然生病了，就临时拉我去讲。之前我从没有站着讲道的经历，但那次却讲了整整一周！从此，我就会讲道了。



我很喜欢《使徒行传》里的多加姐妹，恰巧粤语的发音与我的本姓相同。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杜嘉。她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死里复活，太符合我的经历了！多加多加，神要把恩典多多加给我，这就是我所深信和经历的！

如今我的服侍仍在继续，许多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以务实的精神踏实做事。回望过去几十年，虽有许多劳苦愁烦，但那些做过的很有价值的事情，一直提醒我活着的意义：不纠结过往，不辜负未来，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走在这条“带着使命做病人”的路上。■

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派遣“杜立德特遣队”轰炸东京作为回应。
战后，日军空袭总指挥渊田美津雄和美军轰炸特遣队的投弹手德沙哲，
都在苦苦思索这个世界出路在哪？人生如何走？
最不可能站在一起的两个人，竟然重返珍珠港同台为主做见证：
基督饶恕的爱是如何抓住他们，改变他们。
讲述了双方各自的故事。



Mitsuo Fuchida
渊田美津雄

Jacob De Shazer
德沙哲

=> [播放音频](#)



Jacob De Shazer

珍珠港事件后

“这次我不是去日本当投弹手”

德沙哲参与了1942年的“杜立德空袭”，这是美国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

迫降在中国后，他被日军俘虏，囚禁40个月。

战后，他选择带着妻儿重返日本，他祈祷：有大量日本人和中国人承认耶稣是主。

人们热衷使用原子弹互相威胁，基督的爱和饶恕是防止使用它的唯一方法。

■ 文/浩青

12月7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的士气处于历史最低点，但对日本人的仇恨却在一夜之间被点燃。为了提振士气，罗斯福总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一个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杜立德将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轰炸日本本土。

1942年4月17日，所有16架B-25轰炸机集结在美国大黄蜂号上，指挥官飞宣布，他们将前往日本以东400英里的地点待命，完成轰炸任务后向西北方向飞往中国，计划在衢州、丽水的中国机场着陆并加油，最终加入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

德沙哲（Jacob De Shazer）作为轰炸特遣队的一员，当时就站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

报复比饶恕容易得多

德沙哲于1912年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上。父母经营着700英亩的农场，每到星期天，一家人就会一起去教堂参加礼拜。

1931年高中毕业后，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德沙哲无法进入大学，只好选择创业，饲养火鸡。27岁才加入空军的他，在航空学院接受训练成为B-25轰炸机的一名机械师和投弹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德沙哲接到命令，要去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参加者中的一些人将无法返回。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他的机组被分配去轰炸东京以南大约300英里的名古屋。

行动开始后，德沙哲在500英尺高空按下了投弹开关，目标是油库和飞机工厂。德沙哲回忆说：“我原来下定决心不向平民开枪，但当遭遇高炮反击时我改变了主意。……不过，我枪法不太好，没有打中。”



1942年德沙哲参与了杜立德空袭。

轰炸结束后，机组在中国上空跳伞。德沙哲降落在一处墓地，夜里的大雨阻碍了他的前进。他误入了日本人的营地，天亮后被抓获，四名队友也被俘虏。他们被带到一栋建筑物前拍照，照片被刊登在《时代》杂志上。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和哥哥们在照片上认出了他。

参加空袭的大部分飞行员被中国的抗日力量救出，德沙哲和其他七名飞行员被俘，关押在上海的大桥集中营。这是日本在二战期间臭名

昭著的战俘营之一。德沙哲和队友们与15名中国囚犯同住一个房间，其中还有两名妇女，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使人呕吐的恶臭。地方太小，根本容不下所有人同时躺下。地上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老鼠，即使人躺下也几乎无法入睡。

70多天后，日本人决定将8名飞行员转移到城外的另一所监狱，每个人都被单独监禁。最终，天皇的判决是将德沙哲等五人判为终身监禁，而其余三人，包括德沙哲的两位同机队友在

内则被处决。幸存的五人再次被转移到南京的一所监狱。

1943年底，队友梅德中尉不堪虐待病死。德沙哲回忆：“有一天，我们在院子里拔草的时候，梅德和我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他告诉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希望列国万民都承认耶稣是主。”

德沙哲说：“对日本人的仇恨几乎使我发疯。梅德死后不久，我开始思考人类之间这种仇恨的原因。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日本人讨厌美国，是什么让我讨厌日本。我被一种奇怪的渴望所吸引，我听说的基督信仰可以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转变为兄弟之爱，我的思绪就转到上面，我想要读圣经，看看能否找到其中的秘密。我请求看守给我一本圣经。”

1944年5月，他终于有机会拿到圣经。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童年曾经接触过的经文此时对他具有了力量。6月8日，德沙哲一直记着那个日子，他把圣经打开放在牢房冰冷的地面上，读《罗马书》10章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马上就祷告说：“主啊，你无所不知。我此刻为我的罪悔改，即使我在监狱里，你也会赦免了我的罪。”这就是他接受基督的那一刻。

德沙哲在书中写道：“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饥饿和冰冷的牢房对我来说不再可怕。当我知道上帝救了我的时候，连死亡都失去了威胁。天堂里没有痛苦，没有磨难，没有悲伤，没有孤

独。我得到了耶稣。”

信仰并未改变他的直接处境，他仍是战俘。唯一不同的是，他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按照基督吩咐的方式生活。当他对殴打他的警卫感到愤怒时，他意识到，报复比饶恕容易得多。他想起耶稣说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一刻，德沙哲决定用爱取代心中所有的仇恨。

有一次，当殴打他的守卫工藤（Kudo）来到德沙哲的牢房时，德沙哲第一次对他说了一声“早上好”。工藤看起来很困惑，当他确认德沙哲发生了一些他所不能理解的改变后，还把红薯递给他吃。

带着妻子孩子回到日本

1944年12月25日，德沙哲和队友听到美国轰炸机的声音，他们很兴奋。这意味着美国轰炸机已经抵达南京。但这并不能改变冬天非常寒冷的事实，人们都生病了。除了感冒，德沙哲的身上长出了七十五个巨大的疖子。他一度神志不清，日本医官不得不给他打了一针维生素，帮助他恢复。

1945年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8月20日，德沙哲和其他队友40个月的监狱生活和单独监禁终于结束了。他们从牢房里出来，很高兴还能见到彼此。

重获自由后，德沙哲有足够的理由去恨那些逮捕、关押、虐待他的人，但他却找到了一个饶

恕他们的理由：基督的爱。对德沙哲来说，原子弹是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的征兆。他相信，基督的爱和饶恕的信息是防止将来使用这种武器的唯一方法。

德沙哲很想知道战争结束后日本会怎样。战败让日本人怀疑天皇的神性地位。他不禁为日本人感到难过，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动，要向日本人传递基督的爱。“战争并不能解决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现在知道是爱，而非恨，才是人类通往和平的道路。”

退伍后，德沙哲立即进入西雅图太平洋学院学习神学。在学校里他遇到了妻子弗洛伦斯。神用共同的异象连结他们，夫妻二人开始学习日语，为去日本宣教做准备。

毕业后，他们带着刚满一岁的孩子于1948年12月8日从旧金山出发，乘船前往日本。当时美国的报纸报道了这个家庭不同寻常的选择。德沙哲说：“这次我不是去日本当投弹手，而是去当宣教士。现在我对日本充满了爱和善意。我要去日本讲述耶稣的故事，向日本人展示和平与幸福的道路。我们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使日本成为在真神面前有敬拜喜悦的国家。”

德沙哲夫妇落脚在大阪。他在车顶装上扩音器用于出门布道，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景象。当人们聚集在汽车周围，妻子就开始分发福音册子。后来孩子长大了，也成为他们的小同工。很快他们的家就热闹起来，常有访客和聚会举行。

上帝选的人再适合不过

德沙哲用基督的爱和宽恕的信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他开始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位年轻的女士写道：“我在工厂当女工，必须要养活我生病的家人，但我很气馁。我有三四次想自杀，但都没有成功。我辞掉了工作，一周后我发现

了你来我们镇演讲的通知，我参加了聚会。5月16日将永远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的日子，我因你的信息而重生，如同一个孩子降生在世上。我现在是一个出生在天国的孩子。”

1949年春天，德沙哲在大阪剧院举办了一场演讲，听众非常特别，包括在战争中失去亲爱的人，以及大量前日本监狱的看守。做完演讲后，德沙哲穿过人群的时候，注意到有人跟在他的后面。当两个人靠近时，德沙哲立刻认出了那张脸，原来那个人就曾递给他红薯吃的集中营守卫工藤。



德沙哲主动走近工藤，伸出了手。接着工藤告诉德沙哲，他是如何自己读圣经的。德沙哲深受触动，他们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的痛苦，现在全都明白正确的做法是饶恕、彼此相爱。

1948年10月的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飞行指挥官渊田美津雄 (Mitsuo Fuchida) 经过大阪火车站时，看到一位宣教士正在散发福音小册子。这位曾经在战机上发出“虎虎虎”的攻击信号的日本国家英雄，当时正苦苦思索国家在战后的命运。

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却被一篇文章牢牢吸引，题目是《我曾是日本的俘虏》。他当即翻开小册子，里面写道：“当我完成我的神学训练，我将带着一个唯一的目的，成为宣教士去日本，去宣扬基督。我将此见证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人民。我诚挚的祈祷是，有大量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自己的救主。”

渊田深受震撼，基督之光照进渊田的心中。在两个人的会面中，德沙哲告诉渊田，为了使日本人领受福音的祝福，他进行了严格的四十天禁食祷告。这期间，除了水，他不吃任何东西。他们一起跪下祷告。随后数次同场服事，一同为主做见证。

德沙哲后来说，和渊田一起作见证是他在日本服事期间最感恩的事之一。后来，渊田成为一名前往美国传福音的布道者，就如同神带德沙哲来到日本，上帝选的人都再合适不过了。1976年



德沙哲与妻子弗洛伦斯

1977年

在日本做了30年宣教士之后，德沙哲和妻子最后一次离开日本时，他已经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帮助建立了23间教会。

“

上帝通过一个在孤独的牢房里把自己奉献给基督的人所取得的工作，真是不可思议！

”

5月渊田去世，德沙哲参加了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基督教葬礼。

德沙哲回首过去，他第一次来日本时是一名投弹手，六年后，他作为宣教士在日本致力于传扬耶稣。在日本做了30年宣教士之后，1977年，德沙哲和妻子最后一次离开日本时，他已经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帮助建立了23间教会，带领数千接受基督。日本成了他和妻子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抚养大了5个孩子。

告别日本的这一天，他们的日本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们举行欢送会。在聚会上，德沙哲谈到了神放在他们里面的对日本的爱，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上帝通过一个在孤独的牢房里把自己奉献给基督的人所取得的工作，真是不可思议！”退休后的德沙哲，和妻子回到了俄勒冈州的老家，成为当地教会的义务牧师。

2008年3月15日，95岁的德沙哲在家中离世。印在追思礼拜卡片上的一段话，概括了他一生所追寻的信仰：“我见过很多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出美好的态度，但我不知道我们都可以拥有这种坚忍、善良和耐心的爱。既然上帝给了我们爱的命令，我们的使命就是付出努力，试着爱别人。如果我们都能彼此相爱，这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

本文参考了以下书目、维基百科等资料，一并致谢
From Pearl Harbor To Calvary
God's Samurai Lead Pilotat Pearl Harbor
Christian History Institute

[=> 播放音频](#)

Mitsuo Fuchida

偷袭珍珠港总指挥渊田美津雄：

从珍珠港到加略山

独家
策划

202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80周年。

日本联合舰队空中攻击队的总指挥官渊田，
命令电报员发出“虎！虎！虎！”的密码，通知母舰奇袭成功。

他成为最爱国、最忠诚的祖国战士和英雄。

战后，他拒绝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却在大阪最繁华的街上对人群说：

“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心和我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

■ 文/希幔

202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80周年。1941年12月7日上午7点40分，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空中攻击队的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Mitsuo Fuchida，以下称渊田），在飞机上以绿色信号弹发出攻击命令。空袭完成后，他命令无线电报务员发出“虎！虎！虎！”的密码，通知母舰奇袭成功。这次袭击直接导致2403名美国人和64名日本人死亡。次日，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多年后，渊田回忆这一毕生难忘、影响重大的攻击爆发前的最后时刻：“‘赤城号’航空母舰在我脚下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翻滚。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早上五点半。我来到总司令海军大将南云忠一的住处报告说：‘我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了。’”南云忠一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渊田，我对你有信心。”

我成功完成了袭击

1902年，渊田出生在日本奈良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俄日战争爆发时，他才3岁。那场日本最终获胜的战争使全国上下被日益浓厚的军事气氛裹挟着。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渊田渴望成为一名军官。

“十八岁时，我进入了海军学院。那时，日本海军的目标是美国。我们把美国当作未来的敌人来思考和训练。然而，我本人对美国人民没有个人仇恨或敌意。……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我的第一个假期。我希望自己自豪地穿着新制服走在家乡的街道上。”

毕业后，渊田成为了一名飞行军官，“战争教义问答”成了他思想体系的总和。1941年，他已经积累了一万小时的飞行经验。他记得1941年9月24日那天，第一航空舰队航空参谋源田实（Minoru Genda）指挥官把他叫到九州岛南端

的鹿儿岛，对他说：“不要惊慌，渊田，如果我们袭击珍珠港，我们希望你领航我们的空军！”日本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相信，战争的命运取决于珍珠港袭击的成败。

渊田回忆说：“当源田实带我登上赤城号，与第一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大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开会时，我的心还在激动地怦怦直跳。”不过，他却对作战细节表示抗议：“珍珠港的平均水深只有32英尺，无法用鱼雷攻击。”但是源田实坚持认为，如果能在这么浅的水域找到一种鱼雷击沉船只的方法，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因为水

下鱼雷比空中轰炸造成的伤害更大。

最终，渊田想出了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加快了训练的步伐，但这很难，因为我们不想让美国观察员注意到我们的任何不当行为。11月初，我解决了鱼雷问题。我们给鱼雷加了更多的尾翼，计划把它们从五十二英尺的高度扔下去，而不是通常的三百英尺或以上。”

12月7日早上6点，听取了最后的简报后，渊田叫士兵们按计划起飞。15分钟后，183架战斗轰炸机和鱼雷机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从6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升空。这是总共359架战机

中的第一波，渊田乘坐的是指挥官的飞机，机尾有红黄相间的条纹。此时，他们的方位在瓦胡岛和珍珠港正北230英里。

在浓密的云层中飞行了45分钟后，渊田打开无线电测向仪，听到了火奴鲁鲁电台的广播。

“当我听一个轻音乐节目时，我调整了仪器，发现我们偏离了方向5度。调整后，我听到播音员在播报天气预报。总体来说，天气很好，能见度良好。我们不可能要求更好的天气了。”

7点40分，渊田发出了袭击的信号。俯冲轰炸机飞到4000米高空，水平轰炸机就挂在云层下面。7点49分，渊田的通讯员打出了密码“突！突！突！”，通知整个中队投入攻击。7点55分，俯冲轰炸机袭击了希卡姆空军基地、福特岛和惠勒空军基地。7点57分，鱼雷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港口的战舰。8点整，战斗机排成一列纵队扫描空军基地。8点05分，水平轰炸机开始向战列舰投下炸弹。

此时，火奴鲁鲁广播电台仍在播报正常的节目。渊田回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低头俯视，机场升起了黑色的烟云，一股巨大的深红色烟柱从亚利桑那号战舰上升到一千英尺高的空中。它的弹药库爆炸了。田纳西号着火了。我在马里兰号上空投了炸弹。后面的飞机也这样做，直接命中。犹他州号在西边的福特岛倾覆。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我成功地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主力。”

12月26日，渊田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并以海



1941年12月7日上午7点40分，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空中攻击队。

军中佐的身份破格向昭和天皇汇报战果。“我在随后的四年里过得很充实。我是一名最爱国、最忠诚的祖国战士。”他之后参加了南方作战和印度洋作战，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战争中。

就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渊田同意了政府的一项自杀式计划，由他本人领导一队士兵，

“让我们的飞机在关岛的简易机场降

落。自杀中队的每个人都要带着炸弹跑到最近的美国飞机上，把炸弹绑在飞机的机翼上，并试图在炸弹爆炸前逃走。

每一个参与者几乎都是必死无疑的。”但就在实施自杀行动之前，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日本随后在8月14日宣布投降。

为什么我还活着？

随着战争的结束，渊田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这并非易事。渊田没有像许多军官那样自杀，相反，他把妻子和孩子搬到亲戚的农场，靠自己在地里种的东西养活他们。每当渊田想到自己的过去，就忍不住自问：“为什么我还活着，而我周围的人却在战争中像苍蝇一样死去了？渐渐地，我开始相信，有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在支持着我。我的闷闷不乐开始被一种感恩的感觉驱散了。”

在战争中，渊田多次面对死亡，但都化险为夷。第一次面临死亡，是他和他的飞行员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进行侦察。因为他们的战斗机不像大型飞机那样配备自导系统，所以很容易迷航。有一次他们只剩下十分钟的燃料，当时正在离水面500米的高度飞行。渊田让飞行员尽量把飞机拉高，直到燃料用完。

在2700米的高度，引擎熄火了。渊田用望远镜扫视海面。

“我看到一艘中国船只，我命令飞行员把它作为参照物。一架飞机通常滑翔的长度是其高度的四倍。我们几乎就在中国船旁边坠海。……中国船的船长救了我们。”

两年后，在爪哇群岛的战役中渊田的飞机严重受损，燃料从

机翼油箱泄漏。他们不得不迫降在丛林中，一名飞行员遇难。“奇迹般地，我们剩下的人可以活动了。……我们知道大海离我们并不很远。一旦到了海岸，我们获救的机会就会大得多。”他们晚上把自己固定在树枝上，躲避在黑暗中觅食的猛兽，白天徒步穿过丛林。结果走了三天后，他们在丛林里发现了一架飞机，走近一看。“原来就是我们自己坠落的那架！”

他们放弃了活着出去的希望，一个个虚弱地躺下等死。“就在这时，我看到另一个方向有



渊田从没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唯一值得信赖的。

一个很深的山谷。我的内心似乎在说，来吧。我起身，其他人跟在后面，我们朝山谷走去。”在那里，一个当地人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海岸。没过多久，他们被救了。救他的人竟然又是上次救他的那艘中国船的船长！

还有一次，在中途岛战役期间，渊田在赤城号航空母舰上。刚做完阑尾切除术的他，只能躺在吊床上。美国飞机开始扫射时，“两枚炸弹击中了甲板，甲板上仍装满了飞机。他们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另一颗炸弹炸掉了我所在的船舷，我被震到海里去了！我的两条腿都受了伤，但我设法浮了起来。大约二十分钟后，一艘驱逐舰载走了我，而那艘被炸的船沉入了太平洋海底。”

渊田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但是宗教在他的思想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从没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唯一值得信赖的。但回想起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历，他说：“我开始为自己以前不信有神的想法感到羞愧。”

小女孩的故事触动了我

随着战争的结束，国民的观念完全改变。日本走上了重建国家的道路。渐渐地，渊田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其他国家的情况如何，日本人生存、繁荣并再次在光明下找到一席之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和平的原则。但我那具有军事专长的头脑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中看到了可能发生第二次、甚至更大的珍珠港事件的危险。”为了

警告自己国家人民，渊田决定写一本《不再珍珠港战役》的书，但是他始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只要各国继续相互对立，唯一的最终后果可能就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正当他苦苦思索解决出路，1947年春天，他在归国士兵的名单上，找到了一位战友金崎一夫

(Kazuo Kanegasaki) 的名字。金崎一

夫是中途岛战役的幸存者，在海

上漂流13天后被美国人救起

来。这批总共34人，其中许

多人都尝试自杀，因为他

们以被俘为辱。后来美国

海军动员了日本社区的牧

师、社工，才劝服了他们不

要自杀。金崎一夫告诉渊

田，美军对他们没有任何暴

行，这反而让他的心灵和精神都

很痛苦。他随后讲出了一个故事，成

为改变渊田一生的转折点。

金崎一夫所在的战俘营里有一位叫佩吉·科

维尔 (Peggy Covell) 的美国女孩，她来做义工

帮助他们。金崎一夫说：“她如此温柔、充满爱

心、尽职尽责地照顾我们的病人，感动了我们所

所有人的心。女孩来到战俘营大约三个星期后，有

一个囚犯问她：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她出乎

意料的答案：因为我的父母被日军杀害了。我们

非常惊讶，我们从小被教导的道德准则是，杀害

父母的凶手会成为不可调和的仇敌！”



Peggy Covell

小女孩佩吉·科维尔的赦免之爱是日本文化里所没有的。

这个18岁的女孩告诉他们，战争开始时，她的父母是菲律宾群岛的宣教士。日本人登陆后，

在山里发现了宣教士，指责他们是间谍，要处死他们。宣教士坚持说，我们不是间谍，但如果一

定要杀我们，让我们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读经、祷告。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佩吉的父母安静地

读经、祈祷，然后被处死。直到战争结束，女孩才知道父母的命运。

起初，她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然而渐渐地，另一种

态度占据了她的心。“我想，我父母被杀之前一

定为刽子手请求上帝的宽恕。我的仇恨被圣灵引

导，变成了对敌人的爱。”佩吉的赦免之爱是日本文化

里所没有的，日本战士的信条不仅允许复仇，而且要求复仇。佩吉对

日本战俘的爱深深触动了渊田。

传扬爱的战士

1948年10月初，渊田在涩谷火车站收到了一份福音小册子，上面有篇文章《我曾是日本的

俘虏》，作者德沙哲 (Jacob De Shazer) 中士是轰炸东京的美国空军杜立德中队的一员。

德沙哲在文章中说，他对日本人的仇恨产生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偷袭的那个早晨。

他毅然从军，成为1942年4月18日轰炸东京的

美国B-25轰炸机投弹手。不幸的是，轰炸机因

燃料不足，迫降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他被俘三年四个月，险些丧命。期间不但受尽凌虐，他还

眼看着三位队友被枪决、一位病死狱中。这让他对日本守卫恨之入骨，一心想报复甚至成为他活

下去的理由。有一天，他翻开从其他美军战俘手中辗转而来的一本圣经，当他读到“父啊，赦免

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内心突然被光照。因着这段话，德沙哲改变了报复的

想法。战争结束后，德沙哲被释放回到美国后，进入神学院就读。毕业后，他作为宣教士重返日本。

这篇文章促使渊田很想读一读圣经。1949年9月，当渊田读到《路加福音》23章，感动德沙

哲的那段经文同样击中了他——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为那些处死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渊田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回忆道：“突然，我明白了那个父

母被杀的美国女孩的故事。她的父母的祈祷一定是祈求上帝饶恕那些将要斩首他们的人。这个小

女孩对日本人的热爱一定是她父母祈祷的结果。

我立刻决定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

在那本福音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联络人提摩太·皮耶施 (Timothy Pietsch) 的

联系方式，他当时在袖珍圣经联盟 (Pocket Testament League) 工作。渊田联络对方，并

加入了他们的工作。一位同工告诉他，承认基督意味着要在人面前承认。听了这话，渊田有些犹

独家
策划

豫。作为曾经的军事将领，他觉得很难公开承认自己的归信。“尽管有挣扎，但上帝帮助我做了决定。我站在带有扩音器的宣传车上，在大阪最繁忙的街道上传福音。我对人群说：‘我是领导空袭珍珠港的渊田美津雄。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心和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了。’人群几乎立刻惊呼起来。”

接下来几天，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从享有盛名的战士成了传扬爱的战士》《从“战争教义问答”到爱圣经》。渊田说：“我得救仅仅一个月，当然仍在基督徒生命长进的初期，但我心中大有喜乐，我喜欢读圣经，跪下祈祷，心中十分平安。我也相信在以前未得救时，神暗中引导我，赐福给我。神给我看得见救是依靠加略山十字架上的宝血，我相信圣经所启示的一切。我要为主做见证，向众人述说奇妙的真理。”他的见证感动了许多日本人，他的妻儿也成为神的儿女。

1950年渊田与德沙哲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渊田曾当过日本众议院议员，政府也曾力邀他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但他婉拒了。1952年10月，在皮耶施的陪同下，渊田与德沙哲一起来到美国。渊田后来在西雅图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福音协会 (captain fuchida evangelical association)。最终，这位向美国投送炸弹的人，成了向美国人做见证、带人信主、投送圣经的牧师，直到1976年5月30日安息主怀。



1966年，渊田回访珍珠港



渊田回忆道：“我还记得，我带着悔改的心去美国时的激动心情。我必须承认，我经常担心我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因为我是领导突袭珍珠港的人。然而，恰恰相反，我却受到

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今天的日本正站在十字路口。我确信日本的道路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走向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唯一能使整个世界和平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在轰炸珍珠港之前，我被派去训练五百人，为期两个月。我记得，我为这次袭击做了全力以赴的准备。如今，我立志竭尽全力训练基督徒成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让他们活在仁爱、喜乐、和平当中。” ■

本文参考了以下书目、维基百科等资料，一并致谢
[From Pearl Harbor To Calvary](#)
[God's Samurai Lead Pilotat Pearl Harbor](#)
[Christian History Institute](#)

[=> 播放音频](#)

Marvin Olasky

我和我家

《世界》前主编马文： 为什么我和父亲的关系是零？

你是否有一个既在身边又故意不在身边的父亲？

他是否从未得到妻子和孩子的尊重？

马文在今年获奖的新书《父亲的挽歌》中，将他记者的调查天赋对准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父亲，

“如果你对你和父亲的关系感到惋惜，我建议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试着去了解他。”

■ 文/浩青

2022年3月1日，以主编的身份主持美国基督教著名期刊《世界》杂志28年、著书28本的马文·奥拉斯基 (Marvin Olasky) 退休后，正式加入美国智库发现研究所，担任科学与文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参与创建并担任世界新闻学院院长马文，被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称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最重要的思想家”。

值得一提的是，马文在其今年获奖的新书《父亲的挽歌》(Lament for a Father) 中，第一次公开谈及他曾有一位对他不那么富有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冷漠的父亲。马文在书中把他的研究和调查天赋如同显微镜一样对准了这个他不喜欢、让他失望的人。父亲伊莱 (Eli Olasky) 毕业于哈佛大学，原本是个才华横溢、有学术抱负的人，但二战结束退伍回国后，却成了一个脸上再也没有笑容的男人。

那些消失的细节

《梦幻成真》是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一部电影。影片最后，主人公问自己的父亲，“你想玩会球吗？”父亲显然不感兴趣。或许正是这一幕，吸引马文看了许多遍。马文的记忆中，父亲陪他玩球的快乐场面只发生过一次，然后父亲就转身回到房间，再也没有和马文玩过棒球。

看似一件小事，但年少的马文在那天感到的伤害却延续到以后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和电影中的儿子感同身受：我和父亲的关系是零。当马文把这段经历写进专栏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写道：“对失去的一切深感遗憾，父亲从没抽出时间和我一起玩过任何游戏。”另一个人说：“我知道当父亲既在身边又故意不在身边时，那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们最终开始寻找那位天父。”

在担任主编的最后一年，马文试图在书里弄明白为什么他的父

亲会那样做。父亲出生在美国一个相对贫穷的犹太家庭，但他却是爷爷奶奶的骄傲。爷爷甚至买了五份1940年6月20日的《波士顿环球报》，因为那一天是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报纸上列出了包括他儿子在内所有毕业生的名字。

马文在哈佛大学的记录中发现，入学时父亲是一名医学院预科生，后来因为兴趣原因转到人类学专业，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生院特别录取的二十人之一，师从人类学系主任胡顿（E.A.Hooton）教授。

胡顿告诉伊莱，要获得硕士学位，必须学习基础知识，学会如何测量头部、鼻子和臀部，以了解人的种族差异。但伊莱对身体人类学不感兴趣，也不热衷参加胡顿在家里举行下午茶会。

1941年初，有学者公开批评胡顿，说他已经成为法西斯组织的代言人。后来伊莱也开始怀疑胡顿的身体人类学背后隐藏着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半年后，伊莱收到校方的信，不建议他继续留在哈佛。被无辜波及的伊莱心情沮丧，在家里呆了几个星期后，同意和父亲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直到他想出自己要做什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25岁的伊莱入伍，加入了陆军航空队。马文在书里描述说：“军队生活很艰苦，没有隐私，几乎每天都吃猪肉。日复一日，我的父亲做着他不喜欢做的事，但他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是一名神射手，也是一名降落伞装配工。1944年3月14日，他乘坐路易斯·巴斯德号前往英国，以支持诺曼

底登陆日的士兵空降。”

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伊莱所在部队的活动更频繁，因为有数十万被释放的囚犯和流离失所的人需要被送回家。马文在调查中联系到美国空军历史研究所，得到了更多细节，他父亲所在的部队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运送的人中包括许许多多集中营的幸存者。

“在犹太家庭长大，并在德语方面获得过很高的成绩，我的父亲理所当然地选择到距离他驻扎的地方不远的德国集中营去帮忙。在集中营里，他可能会看到幸存者在一堆堆残缺不全、瘦骨嶙峋的尸体中蹒跚而行。德国士兵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烧死或埋葬。他可能看到了堆满骨灰的巨大火化炉的地板。在一些营地里，成千上万的尸体像木头一样堆积在一起，等待着扔进火炉。一些小建筑里有装着心脏、手指和眼睛的甲醛罐。看到这样的恐怖场景，对我父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亲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马文没有答案，因为父亲从未向家人谈过这些事。马文只能从其他士兵的叙述中推测当时的情形。一个名叫哈里·赫德（Harry Herder）的美国士兵回忆集中营对他的影响时说：“50多年前，我经历了一系列我永远无法从脑海中摆脱的经历。它们在我的脑海中消退，然后，每到春天，总会有一些小的触发器触发它们，我会再次沉浸在这些经历中。”

战后的故事并不是说有125万犹太人活了下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马文认为，父亲的情况可能是患上了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妻子和孩子都不尊重他

已经退伍回国的伊莱考虑是否要利用以前的学分，重新申请哈佛研究生院的入学资格。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政府会支付他的学费。1946年3月，一位闪族语和历史教授同意录取伊莱。进入哈佛研究生院后，伊莱认识了马文的母亲艾达·格林（Ida Green）。

当时父亲一边读书，一边在以复兴犹太民族文化为宗旨的希伯来师范学院（Hebrew Teachers College）教授希伯来语。毕业后他继续留在那里任教，并在十年后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母亲保存了当时刊登这则消息的几份报纸，文章的标题很抢眼——“哈佛人伊莱将成为希伯来师范学院的校长”“肯尼迪的同学伊莱成为希伯来师范学院的校长”。

然而，随着婚姻生活的深入，马文的母亲开始对丈夫心生失望。马文的印象中，他六岁的时候已经能察觉到父母婚姻不和谐迹象。“九岁的哥哥教我下棋，父亲坐在椅子上读小说，三个男人安静得像一个修道院。母亲大步走进房间发出尖叫：‘懒鬼！一点雄心壮志都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房子呢？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呢？’接着，我爸爸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后来，母亲给马文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母亲的妈妈也就是马文的外婆，因极度抑郁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外公对孩子也非常严厉。马文的母亲有时会向马文抱怨，在她20岁之前从未拥有过一只泰迪熊、一个生日派对，甚至连一张自己的床都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爱了，怎么会有人对我有不同的期待呢？”

1956年，是马文的父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母亲不想庆祝。马文说：“母亲的挫折感与日俱增：公寓很小，从来没有钱去其他地方玩。我想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和她坐在一起，谈论他在德国看到的尸体和将死的人，谈论留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祖父母、表亲和其他亲戚身上发生的事情。相反，父亲试图推理：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公寓了，我们有食物、暖气和衣服，应当学会知足了。”

有时，父亲会引用一位犹太拉比的话——“忧郁的根源是骄傲。骄傲的人认为世界欠他荣誉和尊重，他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认为人们瞧不起他、冷落他。结果，他总是心情忧郁；而谦卑的人会欣然接受一切。”

马文回忆：“当父亲向母亲抛出这样的句子时，母亲就向他扔玻璃杯之类的。她觉得他智商高，决断力却很低。母亲尖叫着说：‘我可不想变成我妈妈那样。’父亲于是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在那里看书。这更加激怒了母亲。”

对马文的母亲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她放弃对丈夫期望的十年，后来，她转而把希望寄托在马文和哥哥身上，但她很快就陷入了失望。因为马文的哥哥成了尼采和他的无神论的崇拜者，而马文当时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宗教只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上帝除了作为一个想象中的超级父亲之外，根本就不存在。“而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打算不再需要父亲了。我父亲想让我在成年礼之后，每周去希伯来学院上两个晚上的夜校，但我拒绝了。”

有一次，马文带着嘲讽的语气问父亲：上帝在哪里？如果犹太教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为什么要关心犹太人的文化遗产？父亲把犹太教当作



当年希伯来师范学院的学生

一种文明，而不是宗教。当马文继续追问一些问题时，父亲会告诉他《塔木德》的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但马文冷笑着回应：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父亲抬手扇了马文一巴掌。马文回忆：“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扇了我一巴掌。从那以后，我和他很少说话。”

1966年，马文正在读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同时在《波士顿环球报》当记者。就在马文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失去了他的校长工作。马文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问。不幸的是，……妻子和孩子都不尊重他。”

为什么我对了解父母没有兴趣？

另一次并不愉快的经历，发生在1976年马文第一次带女友苏珊回家见父母的时候。对父亲来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位未来的儿媳妇是不是犹太人？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止于此，苏珊还是福特公司一位中层经理的女儿，而福特公司的创办人亨利·福特是众所周知的反犹人士。美国犹太人称福特的思想是“反移民、反工会、反酒和反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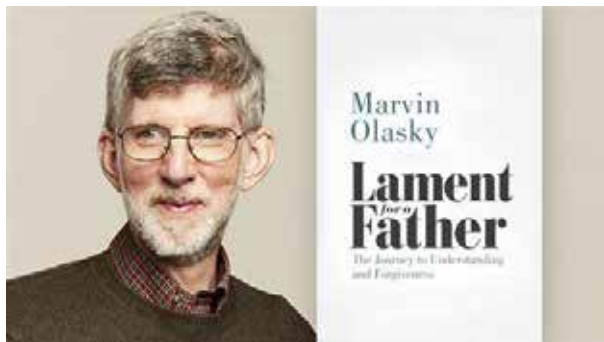
1930年代对美国的犹太人来说是危险时期。19世纪末美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数百万犹太新移民，这也造成了美国原有白人的恐慌。天主教神职人员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在全美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中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波士顿市长柯利宣称波士顿是最强大的支持考夫林的城市。

父亲伊莱生活的马尔登市，当时共有一万五千名犹太人，占该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距离父亲任教的学校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就有多达500人参加亲纳粹的聚会。一些街区尤其危险，因为会有流氓团伙经常殴打犹太青少年。

而这些对于马文相当陌生。“我从来没有像我父亲在希伯来师范学院那样，每天都要经历穿越敌人领土的恐惧。我从来没有被反犹分子打过，也没有在大学里受到歧视。”因此他很难理解，为什么父亲那么在意未来的儿媳是否是犹太人。

尽管父亲很不开心，但他还是和母亲一起去参加了马文的婚礼。第二年，马文和妻子决志归信基督教的经历，再次令父亲感到受挫。马文说：“从1978年到1984年，我们互相访问，偶尔写信或打电话，但从没有心灵上的相遇。……直到1984年12月父亲因膀胱癌去世。”

马文后悔没有更积极地向父亲讲述自己悔改信主的见证。“我不确定他对他的婚姻、事业和孩子满意吗？我知道他没有复活的盼望。我父亲在哈佛学到的东西削弱了他早期对上帝的信仰，我应该责怪哈佛吗？我应该责备自己没有做一个更好的儿子，后来没有把好消息传得更美吗？神的主权并不排除我们个人的责任，所以可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种什么，收什么’。如果我的母亲支持他，而不是失望和责备，父亲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有所不同，他的生活肯定更愉快些。我感恩我有一个支持我的妻子，我很遗憾我的



马文获奖新书 "Lament for a Father"

父亲没有得到那种满足和帮助。寡居24年的母亲有时会说，她只是想帮助她的丈夫。”

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马文意识到自己误解了一些事情。“我父亲对做一个好父亲有自己的定义，他讨厌他的父亲要求他当医生的压力，所以从不强迫我。他没有儿童车，但我从小就有一辆。他在大萧条时期的贫困中长大，但他确保他的家人有一个家，从不挨饿。我母亲对什么是好母亲也有自己的定义，她确保我们一天三餐不挨饿。我和哥哥拥有了母亲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自己的床和玩具。……我们上了大学，享受也滥用了他们提供的自由，我从未为此感谢过父亲，也从未感谢过他和母亲为我提供的物质享受。父亲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从未说起过他的二战经历。我像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也没有追问。他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敬意。”

“如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将他在清扫第三帝国废墟时看到的可怕细节植入我的脑海，那会怎样？为了防止悲观主义的病毒传播，

一个人在心理上要独自承受许多，而这显然需要付出代价。我的父母、母亲的父母，许多人都受了伤。但没有什么创伤是深到祂不能医治的。”

马文带领读者了解父亲的世界，并向我们展示走进父母的过去如何带来医治与和解。随着他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父亲，心中的痛苦被同情所取代，怨恨逐渐被饶恕所取代。

马文说：“我希望能读到我故事的人能明白：既然我想要别人饶恕我的过错，我就需要饶恕别人的过错。如果你还对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感到惋惜，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去做我没有做过的事：在你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试着去了解你的父亲，不要接受最终的否定。如果父亲不愿意说出来，至少问问他的父母或祖父母。以我写这本书的经验，即使看起来已经很晚，也并不会太晚。”

“为什么我对了解我的父母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无论童年还是成年，我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从来没想过去了解他们。链条把一代又一代绑在一起，而我就是这个链条的一部分。但在恩典和怜悯中，链条会被敲碎。那些看到奇迹转变的人，就会欢呼：‘我曾经真是苦啊，然而如今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信靠的时候，就可以正视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糟糕，但却比自己所渴望的更被爱。” ■

本文参考了以下书目、维基百科等资料，一并致谢
Lament for a Father
DiscoveryInstitute
WORLD Magazine



留住双胞胎，我一步一步归向神

老大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9个月大就要手术；怀老二的时候，指标又不正常。

经历这些后，不想再要孩子的我却意外怀孕。丈夫常年在外地，养育孩子的压力全在我自己肩上，

如果生下来，日子怎么过？我萌生了堕胎的想法。谁知检查后却发现：竟然是双胞胎！

■ 文/郭昉 编辑/小杨

2016年9月，女儿的出生让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里。作为新手爸妈，我俩待女儿如同珍宝，怎么看也看不够。我笨手笨脚地照顾她一天天长，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

宝宝五个多月时咳嗽流鼻涕，我第一次带她去看医生。眼看着医生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我心里升起一股不详的预感。终于，医生开了口：

“孩子是普通的感冒，吃点药就好了。不过孩子的心脏似乎有问题，初步考虑为先天性心脏病，

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先天性心脏病？我顿时感觉头要炸开，腿脚发软。

女儿确诊先心病

回家的路上，医生的话一直在我脑中回荡。女儿正在怀中睡得香甜，我不禁眼泪婆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孕期做了那么多检查都没发现问题，家族中也从未有人得过这个病。想到医生也没有确切地说一定是先天性心脏病，也许是他误诊了呢？

夜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活跃起来，辗转反侧间我拿起手机不停查询先心病，结果越查越睡不着。当时丈夫远在外地工作，如果这是虚惊一场岂不让他跟着白白担忧，几番思虑后我决定先不告诉他。心烦意乱中熬到天亮，一大早我便叫上公婆带孩子去了当地的三甲医院做心脏彩超。

等待的时间显得极其漫长。终于轮到我们的时，医生要求必须把孩子哄到深度睡眠，以配合较长的检查时间。我使出浑身解数哄睡，女儿却特别精神，检查顺序一再延后，直到临近下班。

我急，医生也急，无奈只好打了麻药。孩子进入彩超室，我在外面等待，一遍遍地向上帝祈求，希望只是虚惊一场。

可惜，检查结果是孩子的心脏室间隔缺损9毫米，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医生看我哭得泪流满面就安慰道：“幼儿先心病很常见，而且她只是单纯的室间隔缺损，并不复杂，还有自愈的可能。”随后医生告知三个月后再来复查，如果缺口变小就无需手术了。这番话让我擦干眼泪决定精心护理孩子，寄希望在她的自愈上。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劝他暂时不要请假回来，等三个月后根据复查情况再决定不迟。

三个月后，事实摆在面前：女儿的室间隔缺口不但没有变小，反而增大到11毫米。我一想到要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动手术，就痛哭不已。丈夫知道结果后反而挺镇定，他安慰我说，至少这种病很常见，手术能治就是好事，我们只需联系好可靠的医院做手术，孩子很快就可以重新恢复健康。话虽如此，我却像钻进牛角尖一样想不通。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得这种病？我开始责怪上帝。

一个月后，孩子住进了省人民医院。到了这里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先心病的孩子，而且缺口的位置各不相同。突然我开始庆幸女儿仅仅是简单的室间隔缺损。我从容应对术前的各种要求，因为要空腹，孩子饿得大哭我强忍着没有喂奶；抽血时她又疼哭了我也没有流泪，我憋着一口气强装镇定。直到把孩子交到护士手里，看着她不停挥舞着小手，我终于忍不住痛哭。小



小的女儿要在陌生的环境里独自承受这么大的手术，她会害怕的吧？

手术预计两小时，不知道我和丈夫是怎么熬过来的。等待中不时听到有医生紧急通知其他家属签署病危通知书，偶尔传来绝望的哭喊声，恐惧在整个空间蔓延。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两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并没有如期结束，我慌了，开始胡思乱想，心跳得仿佛要爆炸。我忍不下去了，对丈夫说：“这里好像地狱！我受不了这样等着，我要出去透透气。”我迅速跑到卫生间，跪在地上大哭：“神啊，只要手术顺利，只要孩子能恢复健康，我愿意一命换一命。”刚祷告完，就听到了通知让家长去接孩子，我连忙赶回去。

医生表示手术很顺利，孩子在ICU观察24小时再转普通病房。女儿被推出来时还睡着，浑身插满了管子，我心如刀绞，却不再那么害怕。我觉得主听了我的祷告，“我的孩子一定会重新恢

复健康，像原来一样活泼可爱，对不对？”心底传来一个声音：“是的，不要害怕！”

顺利转入普通病房后，母亲和妹妹都来医院探望。孩子的事一直牵挂着她们的的心，特别是妹妹还做了禁食祷告。想到大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主动亲近主，祂其实一直在等我回转。直到困难来临，我才在担惊受怕中求告祂。可是神会原谅我吗？妹妹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

“神是慈爱的神，比地上的父母更爱我们。”靠着这句话，我重新找回了信心。

一周后女儿顺利出院，伤口恢复得很好。一个月后复查时，医生夸奖我们护理得很不错，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后来无论是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女儿每次的复查都很理想。

通过这件事，我们夫妻的感情更深了，和婆婆关系也越来越好。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主里和睦更开心的呢！如今六岁的女儿聪明可爱，在她稚嫩天真的画作里，我看到了神对我们一家人的爱。

也许世上真有一位神

2019年暑假，我带着不到三岁的女儿去妹妹家。没多久我就开始犯困，浑身无力，我以为身体出了问题。女儿忽然指着我的肚子说：“妈妈，你肚子里有个宝宝。”这不可能吧？谁知上班的妹妹也突然打来电话：“姐，你是不是怀孕了？”当晚妹妹买来验孕棒一测，果然我又怀孕了。可是我和丈夫并没做好准备要二胎，联想到

女儿先心病的经历，我们忧心不已。

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本想确认是否怀孕，结果却出了新问题。医生说我的孕酮指数只有7.9，远远低于25的正常标准，可能孩子留不住。我有点害怕，但还是跟医生说：“顺其自然，最好留下来。”医生要求我必须马上保胎。

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我需要尽快返家工作。我相信神赐我孩子，神必保守。一周后我们回了家，加上一些事情的耽搁，又过了两周才去复查。医生眉头紧皱，责问我为何不尽早来医院。随后他开了B超检查单。

医生的话让我心中忍不住忧虑，万一孩子出什么意外岂不是我的罪过？检查中，孩子的心跳声突然响起，“扑通扑通”铿锵有力，就在那一刻我不再害怕：“感谢主，你是信实的主。”拿到B超结果后医生也很惊讶，说孩子发育很好，不需要保胎，我心里涌出无比的喜悦和感恩。

接下来的各项产检一路绿灯，直到胎儿26周时，疫情的爆发阻断了后续检查，等情况允许能去医院时，距离4月12日的预产期仅剩一个月。丈夫和公公早已返工去了外地，家里只有婆婆、我以及三岁多的女儿。本来丈夫打算4月1日回家照顾我，时间刚好来得及。3月28日他突然打电话说：“万一你产期提前了，身边不能没有人照应啊！你妹妹不是还没返岗吗，让她提早过来照顾你吧！”就是这样一个决定，让我再次知道神在时时看顾。

接到丈夫电话后的次日，我刚把妹妹接到



家里，当天夜里凌晨2点多我就破了羊水，急忙打120，把熟睡的女儿交托给妹妹，救护车带着我和婆婆到了医院。3月30日，我平安生下儿子，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妹妹及时赶到，我该如何面对产期提前的情况？当时丈夫还未信主，我问他：“你是怎么想到让妹妹来咱们家的？”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又说：“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在保护你。”

意外而来的双胞胎

一女一儿让我觉得人生圆满，不想再要孩子了。哪知道2022年初莫名其妙我又怀孕了，验孕棒上两条醒目的红线让人崩溃透顶。丈夫也怀疑是不是搞错了，让我去医院确认一下。这一检查不要紧，结果简直超出了我的承受力——我竟然怀了双胞胎，而且已经将近3个月了。好奇怪，妊娠反应是休眠了吗？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在得知我已有两个孩子后，医生也建议：

“如果真不想要就尽快手术，否则超过三个月再处理对身体非常不好。”我一下懵掉了，梦游一般回了家。两条小生命此刻就在我的肚子里，这实在叫人坐立难安。信主的我当然知道生命的意义，可此时我却深深苦恼。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丈夫长年异地分居，虽然公婆对我很好，但养育孩子的辛苦几乎全压在我一人身上，再有两个孩子日子怎么过？想来想去，我决定打掉孩子。

妹妹知道后很着急，一边劝我不要匆忙决定，同时紧急联系了《境界》的主编沈颖姊妹，寻求代祷和帮助。双方亲友对我堕胎的决定，反应各不相同：公婆希望留下孩子，我母亲和弟弟则赞成堕胎。我丈夫也希望留下孩子，我想或许是他太少参与育儿、不能理解养育之苦吧。全家人前后开了三次家庭会议，最终也无法决定。

这时，沈颖姊妹托妹妹转给我几篇关于保护胎儿生命文章，看到那些真实的见证，我的心意发生了转变。其实我并不是真想堕胎，只是一想到要再次经历生养的痛苦就难免动摇。左右为难时妹妹突然发来信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妨去《圣经》里找找答案。”

我打开《圣经》，翻到了耶稣对于婚姻的教导：“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我，原来真正让我不敢面对和害怕的是我和丈夫长年异地分居，我无法承受没有丈夫在家的生活，如果他能和我一起承担育儿的责任，四个孩子好像也不是太难的事。明白了这一点，我向丈夫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他也同

意要尽早解决异地的问题。我母亲和弟弟听了之后，也转而支持留下孩子。此时我才明白，他们一开始的反对是心疼我太辛苦。全家人在孩子的问题上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异地分居问题。丈夫的工作和工程相关，一般每两年就要随着项目更换驻地城市。我是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虽然稳定但工资少，丈夫的收入是供应家庭的重要部分。疫情当下，无论哪一方贸然辞掉工作都不明智。

祷告到生产前一天

在《境界》的网络祷告会上，弟兄姊妹每天都为我祷告。有一次沈颖姊妹提名为我丈夫祷告，忽然对我说：“你看，他的名字谐音就像两个‘留’字，不是让你留一个，而是留两个！”这奇妙的劝慰何其美好。

大家的爱和鼓舞让我不断品尝到恩典的滋味，也加深了我对神的认识。祂太了解我了，深知道我的软弱，如果这次我只怀了一个孩子，可能早就毫不犹豫打掉了，但两个实在难以决断，由此显露出家庭的根源性问题，引导我们去寻找解决办法，让夫妻真正“成为一体”。

回想以前我标榜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属灵生活。神一次次在我遇到困难时来寻找我，我却不知感恩，反而利用神对我的爱任性妄为。我醒悟过来，并在《境界》同工的带领下做了回转向主的祷告，和弟兄姊妹一起查经、祷告，经历了灵命复兴。

我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勇敢踏出第一步，和学校请了假，决定去到丈夫身边。当时丈夫对新驻地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为他刚去一个月，就被单位调到另一个城市。我有些犹豫，此时妹妹发来信息，说如果是神的旨意，祂一定会带领，夫妻合一是最重要的。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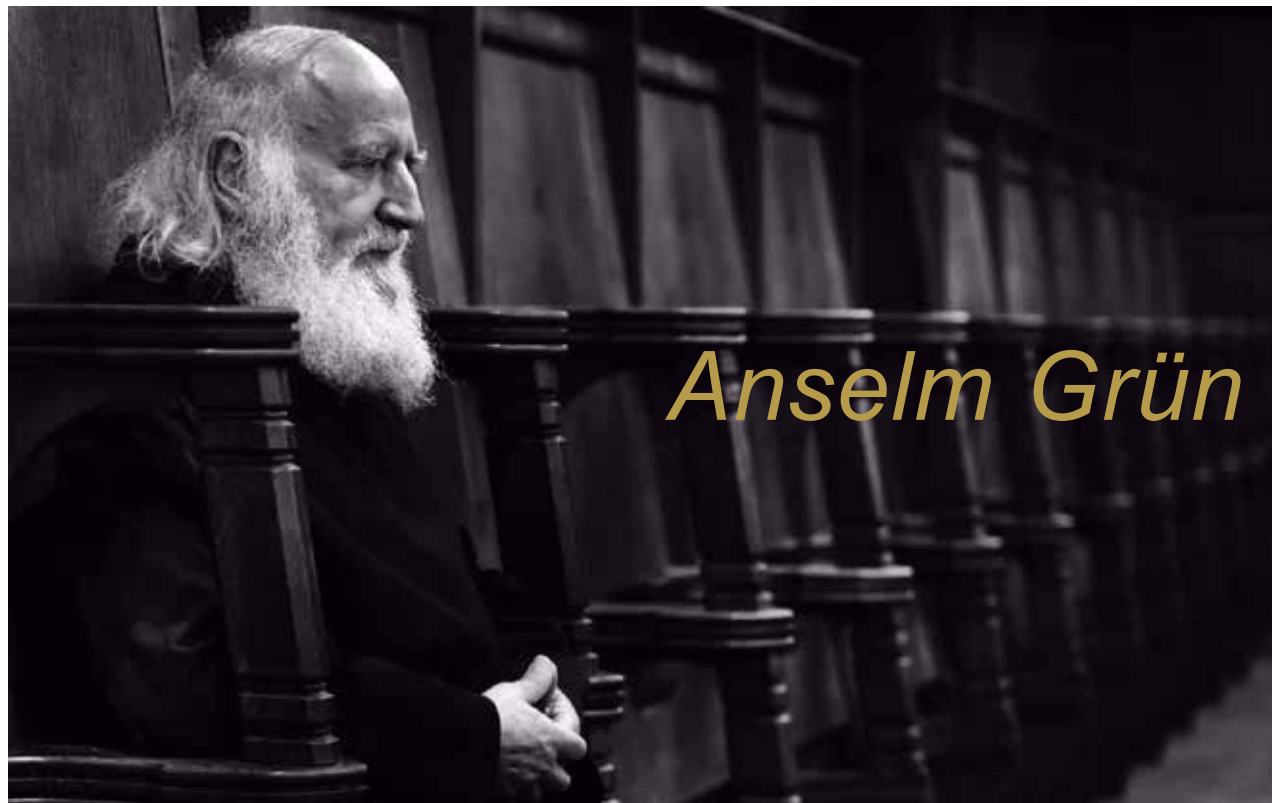
我的心定下来，告知丈夫自己的安排，接下来的事情超乎想象地顺利。丈夫托当地同事帮忙租到了海景房，再通过员工福利申请，每月只需几百元房租。中介是一位本地妈妈，对环境非常熟悉，经她介绍得知附近就有医院和幼儿园，

甚至连生产的医院和路线都告诉了我！于是我顺利去医院产检，女儿也顺利入园上学。原本丈夫被调到外地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当单位得知我们的情况，提前1个月将丈夫调回来，我们一家得以团聚。

弟兄姐妹在祷告房间里一路见证神对我的带领。到了孕晚期，因为是双胞胎，身体疲累，特别容易犯困，大约有3周的时间因为睡得早没能参加祷告会。后来有一晚我很有精神，和大家一起祷告到11点。结束了还意犹未尽，又跟母亲和妹妹视频电话，交流祷告会上的收获、生孩子的准备，直到12点多。

谁知第二天（2022年10月5日）早晨6点突然开始阵痛，到医院一检查，宫口全开，直接顺产。老大生的挺顺利，老二是臀位，医生吓得直接在产房里叫起来。因为产期突然提前，等在外面的丈夫也没通知家人，听见医生叫喊，心里没底才想起往家族群里发出代祷信息，很快老二也顺利出生。现在两个宝宝各项指标都很健康，我心里充满了感恩。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诗篇》127篇是我在怀孕生养中经历神的真实写照。未来的路仍然有许多不确定，该怎么走我并不知道，但此时的我不再焦虑，因为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主、信实的主！ ■



你是否还在逃避冲突？

家庭中的冲突、职场中的冲突、作为信徒在信仰群体中的冲突，常常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三种冲突。遗憾的是许多人对冲突要么否认、掩盖，要么因为处理不慎陷入困境。耶稣也曾面对许多冲突，门徒们争权夺利，法利赛人要把他逼入死角，他的解决办法今天依然有效吗？

=> [播放音频](#)

■ 文/古伦 (Anselm Grün)

生活中一定存在着冲突，人们在个人成长中也会经历到冲突及其解决。各种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也未必不好，如果没有冲突，反倒是冷漠和倦怠的征兆。对许多人而言，三个领域里发生的冲突特别重要：家庭中的冲突、职场中的冲突、作为信徒在信仰群体中的冲突。

当冲突发生，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避免冲突、息事宁人。我们越是为群体树立高大的理想，例如高举和谐、团结、友爱的口号，就越容易导致否认冲突的存在，越想用道德化的说辞来压抑冲突，因为冲突会让人质疑我们的理想。于是否认、逃避、掩盖、忽视冲突就成为常态。

一些无力面对冲突或害怕冲突的人，其成长过程中通常很少得到父亲的支持，因此他们宁愿避开充满紧张的情况。一些人无法接受人性里面生来就有的各种对立面，所以就将自己的对立面向外投射，陷入与他人的对抗。

而一位妻子最恼火的就是，每当她与丈夫发生冲突，丈夫就独自走进书房去祷告默想，以表面的敬虔来逃避面对问题，无声地指责妻子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让她觉得问题全在自己身上。

冲突背后那些未实现的梦想

以下五个先决条件，可以创造解决好冲突的氛围。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不要对冲突下任何评断。我们不要一上来就问：谁有理，谁没有

理？相反地，我们应该冷静地正视冲突，不要把它视为人身攻击。如果我以一种充满责备的态度处理冲突，仿佛这个冲突根本不应该发生，那么我不但没有解决冲突，反而会使它变得更激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满怀谦卑地接受它，并在其中看到挑战。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我们应给予每位当事人有权保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在冲突中主张自己的意见，并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不要带着“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应该像我这样想”的态度去面对冲突。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去正视冲突并不是容易。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站在对的一方，而且总以为只要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立场就可以了。

让一个冲突得到好的结果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是：仔细聆听别人想说什么。在他的意见后面是否隐藏着一个未实现的梦想？他是對自己还是对团体感到失望，因为团体没有实现他的梦想？还是这个冲突代表其他的意思，例如：这是他在抗议别人对待他的方式？在冲突背后隐藏着他的家庭或周围环境里未获解决的问题吗？在聆听过程中，我们不评断，而只是尝试去了解触动对方的是什么。

第四个先决条件是：询问对方，他如何看自己的立场？如何解释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会有什么后果？我的提问不是要将他逼到角落，而是透过这种方式表明我认真对待他，促使他自己更清楚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立场。

第五个先决条件很重要：我们要追根究底地问自己，我的立场真的够客观吗？还是我的愿望里也涌流着没有实现的梦想、压抑的需求、心里压抑的冲突等等？对我而言，这个冲突代表什么？我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在于寻求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吗？还是在于贯彻自己的权力？我们需要彻底审视自己的动机。在我看来，隐藏在冲突背后的因素，未实现的梦想尤其重要。我之所以与这个团体陷入冲突，是因为它并没有实现我对一个理想团体的梦想。我之所以和另一个人陷入冲突，是因为对方使我面对自己未实现的梦想。他敢于活出我不允许自己去做的事，或者我一直渴望却从未让自己拥有的事。

这样，我就不会将冲突评价为负面的，相反，冲突让我看到，我太少活出自己的人生梦想。接下来的重点并不在于将自己的梦想强加于人，而是去思考，我如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让它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祝福。

化解争权夺利的冲突

耶稣的门徒中也曾发生冲突。当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来到耶稣跟前，求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在耶稣的王国里坐在最重要的位子上，其他门徒都很生气。

但耶稣并不以调停争执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而是立下另一种原则——“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借着打掉不合理的请求的基础，耶稣指出

门徒该如何相处的新路。

面对教会里的权力和地位之争，耶稣向有意争夺权位的门徒提出一个问题——“我将要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谁能坐最大的位置，决定权在于上帝。耶稣王国里的位子不是权力的表征，而是代表着谁比较接近耶稣，预备好像耶稣一样走上为人受苦舍命之路。



耶稣的话消除了争权夺利的基础。然而，今天在教会内仍然存在争权夺利的情况，并诱发出许多冲突。有些人想要胜过别人，表现得比别人好，支配别人，有最大的影响力。居上位者常常举出一些神学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但事实上，这些都涉及“权力需求”的问题，他们将教会视为一个满足自己“被肯定”的心理需求的地方。问题是，他们常常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有这种需求，将这份需求隐藏在服事的动机背后。

教会里的权力斗争通常很少被提及。人们以耶稣为借口，实际上进行的却是权力的斗争，做违反耶稣精神的事情。解决这类冲突的一个好方法是，诚实并谦卑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需

求。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我也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权力需求。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背后隐藏的是希望促成某些事的渴望。重点在于，运用权力是为了服务人群，而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伟大和成就。

耶稣解决门徒冲突的方式对世俗的公司亦有启示。在公司里也常常有权力斗争的情形，例如：一位主管借着不断干涉和批评另一个部门来施展自己的权力，对权力的需求隐藏在表面客观的说辞背后：他只是为了公司的好处着想。事实上，他在为自己的好处着想，想要拥有权力。

人们也会利用与上司的关系来使自己受人瞩目，利用一些不公平的手段想像门徒一样把自己安排在领导的身边。这种做法很容易让那些凭自己的能力奋斗的人感到愤怒。这时我们必须深思，领导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领导不是高举自己，矮化别人，而是成为仆人式的领袖为别人服务，唤起生命，尽力协助他们发挥潜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领袖也意味着准备进入苦难，预备好面对各种困难的情况和冲突。

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

耶稣的对手总想把他逼到角落，诱使他用自陷险境的方法解决冲突，并在公开场所羞辱他。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要不要纳税，如果耶稣回答要纳税，他会失去虔敬犹太人的支持，因为犹太人从心里反对纳税给罗马皇帝。如果耶稣公开回答不要纳税，希律的党羽就可以马上逮捕他。



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这个看似无法解决、进退两难的冲突，却被耶稣看穿了。他没有被诱到陷阱里，而是主动出击，借着提出一个问题来回答对手，赢回主动权，赢回宽敞的呼吸空间。他让他们看着手上的钱币，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凯撒能造的不过是钱币，人却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因此人完完全全属于上帝。耶稣改变了视角，将整件事移到另一个层次上。当行淫的女人被带到耶稣跟前问他如何处置时，

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耶稣回答不要用石头打死女人，他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如果他同意死刑，他便与不允许犹太人处死刑的罗马人为敌。群众也会因为他的严苛而失望，这不符合耶稣平时所宣讲的福音。

耶稣并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蹲在地上在沙里写字，为自己和其他人赢得时间和思考的空间，以便想象和接受一种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当耶稣站起来，他颠覆了这个冲突中的角色分配：“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他法利赛人带入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里。一方面他们想要用石头砸死这个女人，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人是没犯过罪的。于是形势立刻扭转，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了。

这两个案例都涉及无法解决的冲突。耶稣以不受制于人的方式解决了冲突。有时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反对者想利用冲突攻击我们。在这类情况下，我们需要像耶稣这样的自主权来脱离陷阱，不让自己被套进某个角色里。重点在于我们要采取主动，将问题丢回给对方，不然就提出一个对方必须回答的问题。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赢得时间，使对方面对自我辩解的窘境。因着对方被自己的论点困住，会揭露出对方的原本企图。

我们需要保持谨慎，以便坚守自己，保持内心自由。不要马上回答别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是让自己有时间先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看看里面浮起什么样的感觉。短暂地休息一下并祷告，

从我们的内心深处通常会浮现能帮助我们脱离困境的想法。

爱是最有创意的解决方式

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人常以为这话甚难，其实，耶稣是给我们指明一条借着爱克服敌意，为冲突找到最具创意的解决方法之路，避免使冲突中的另一方成为我们的敌人。

有三种行为方式可以表达出这种爱。一是为伤害、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借着祷告，我保护自己免于别人的伤害。而且在祷告中，我对他发展出新的看法。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敌人，而是一个自己也需要协助的人，一个非常渴望能与自己达到和谐一致的人。

例如当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因为父母的偏爱而产生冲突，祷告可以触发我们的同理心，帮助我们与自己心目中理想父母的形象告别，看到他们也是孤单、匮乏、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把自己未实现的人生梦想投射在子女身上的人。理解了父母的行为，冲突就可以平息下来。

第二种方式：我应该善待那些对我不好的人，即使他们不公平地对待我，我也要好好对待他们。借此我为他们开启一个能够在其中思考自己的行为并最后改变的空间。

例如你在公司里推行一项新的做法，激起员工的反对。许多带领者因为不擅于处理类似

的冲突而一败涂地。以祷告的心来到神面前安静自己，往往可以开启我们的眼，帮助我们重新树立信心，不把员工美化过去、拒绝改变的做法视为对自己的批评；这些可能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接受新事物。他们需要带领者多给一些时间，倾听他们的意见，愿意与他们同行，然后以信心再次给出决定。

第三种行为方式：我们应该祝福那些说我坏话的人。祝福的意思是：说好话，愿美好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练习：心中想着一个伤害过我说我坏话、与我陷入冲突的人，然后举起双手做出祝福的手势，让上帝的祝福透过我的双手涌到这个人身上。

做过这个练习的人说，他们体会到这种祝福就像一层保护膜，保护自己免于来自别人的负面辐射。而且这种祝福是主动的行为，他们脱离了受害者的角色，主动对伤害做出反应。于是，他们不再以对方的负面行为论断他，可以用不同的态度与对方相遇，放掉对方的负面形象，给对方发现自己内心美善和改变的机会。

在耶稣看来，“爱”实际上是一种充满创意的解决方法，它引领人在冲突中找到方法脱离毫无出路的死角。当我陷入一个使人激愤的冲突中时，如果能够一再提醒自己：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也爱我的对手，这是很好的一件



事。于是我会自己试着把他们当作耶稣的兄弟姐妹去爱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冲突对手不再是让人愤恨的敌人，而是一同被包含在上帝的爱之内。这常常能使敌对的情况瓦解，使我们能够彼此相处。

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耶稣的创意在今天依然能够发挥作用。一家公司所属的工厂遭遇火灾，原本他们要生产一批零件交货。工人觉得工厂被烧是一个休息的好机会。这是他们对老板的反应，因为这位老板平时只注意利润数据而没有和工人建立关系。老板一方面有义务准时交货，另一方面，工厂被烧毁必然会导致延误，他劝说的言词反而引起工人激烈的反对。

于是一位工程师出面去跟工人说话，告诉他们公司和自己所处的困境：按合同他们必须按时交货。他问这些工人：“你们能想出任何方法来完成这些零件吗？你们想一想，有没有看到任何的可能性？”工人们感受到他的尊重和善意。他的正面态度使在场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思考可以怎么做，结果他们最终能够准时交货。事实上，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别人是否爱我们。被爱的感觉，让人们同心找出创意的解决方法。■

（《克服冲突心境界——以灵性突破人性的冲突管理策略》古伦神父 Anselm Grün 著 郑玉英 译南与北文化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内容有删改）

加勒特： 我曾是一个 迷上色情的牧师



Garrett Kell

男
人
与
性

当加勒特向会众承认他深陷性罪之中，有人哭泣有人叫喊；有人眼神比剑还锐利；有人拥抱他；还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的罪。接下来，他的狗被毒死，十几个家庭离开教会，他遭遇汽油爆炸，被严重烧伤。他趴在地毯上大喊：

“神啊，我已经承认了所有的罪，我还能做什么？”

■ 文/木羽

加勒特·凯尔 (Garrett Kell)，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德尔雷浸会教会 (Del ray baptist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和妻子卡丽有六个孩子。

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一阵冰凉的感受让加勒特记忆犹新。那时他刚进入一间神学院学习，却仍然对色情上瘾。“早上我学完《圣经》回到家，一连几个小时看色情杂志，一页接一页泡在罪恶的享受里。后来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想我将永远这样。罪已经耗尽了我所有在基督里获得自由的希望。”

但他并不甘心认输。渴望自由的加勒特想尽一切办法摆脱色情，他试着洗冷水澡，增加运动。他专门去听那些关于圣洁的鼓舞人心的讲

道，搜寻一些带有神能力和应许的经文，但都无济于事。他把羞愧深埋在心底。

之后，他经历了巨大的撕裂之痛，表面上他在教会的服事蒸蒸日上，背后隐藏的黑暗秘密却无人倾诉。

一边讲道，一边挣扎

加勒特在西弗吉尼亚州长大。第一次接触色情品的时候，他只有9岁。朋友从父亲那里偷来的皱巴巴的色情杂志唤起了他的好奇心。从那天开始，他的“渴望只增不减”。

21岁时，加勒特受洗成为基督徒。等到25岁他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刚成立不久格雷厄姆的圣经教会邀请他去讲道，他们希望看到神改变

他们所在的德州小镇。于是加勒特成为这间新教会的牧师。

“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传道人，但我尽可能地把圣经讲清楚。我们一起欢笑、哭泣。在那几年里，一切都很顺利。教会人数的增长，让我认为神愿意忽略我隐藏的罪。”加勒特回忆自己在做牧师的头三年里，偷偷地在性罪中翻滚、挣扎。他知道自己罪使神伤心，但他的忏悔更多的是为了掩盖他的罪，而不是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

“每两三个月，我就会沉迷于大量的色情作品。随之而来的是悲伤，私下忏悔我是多么憎恨罪恶、多么爱耶稣，以及下定决心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我感觉自己就像《士师记》里兜兜转转的以色列人，在犯罪、悲伤、哭泣、平安之间循环往复。我和许多朋友模糊地分享了自己的情况，我承认我‘在与圣洁的事情作斗争’，但没有具体说明我做了多少或多久做一次。我的骄傲和对人类的恐惧使我不敢诚实地说出我的黑暗有多深。每次我忏悔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以为我可以自己熬过去。毕竟我是一个牧师，我以为因为我爱耶稣，我就能克服性罪，但我做不到。”

2006年底，神介入加勒特的生命。他开始和现在的妻子卡丽约会。卡丽知道他曾陷在性罪中，依然接纳和鼓励他。与此同时，加勒特和朋友里德开始计划在新泽西建一间教会。在飞往新泽西前，加勒特觉得同工之间应该彼此坦



Del ray baptist church

白，于是他详细写下了自己的挣扎史。没想到当他和里德在咖啡店见面时，里德流着泪对他说：

“弟兄，我爱你，但看了你的信后，我觉得我们不能继续合作。老实说，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做牧师。”从来没有人这样跟他说话，他遇到的大多数人都看重他的恩赐而宁愿忽视他的挣扎。

里德的提醒，让加勒特感到是时候公开自己的性罪了。他把信发给了教会的长老们，在信的开头他写道：“我的生活和事工都在你们手中，告诉我该怎么做。”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加勒特说：“2007年是我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年，我的罪使教会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都是爱基督的人，只希望基督在他们的家乡被显大。但我却把一堆我和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烂摊子塞到他们手里。更糟糕的是，不知怎么的，这

封信的内容传到了其他人那里。”

结果，谣言迅速传播，各种各样的猜测蜂拥而来。长老们建议加勒特在会上公开忏悔。“当时我们还没有实行会员制，因此任何想要参加的人都可以来。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人，甚至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的人都来了。当晚，当我坐在讲台上时，时间过得很慢。我最大的恐惧正在变成现实，但我对此心存感激。生活在谎言中是令人厌倦的，因为总是害怕有人发现我的搜索记录，魔鬼用可耻的提醒勒索我的心，我假装没事，其实并不好过。”

在会场上的一小时里，加勒特当众讲述了自己的罪。讲完后，一些人哭泣，一些人叫喊。有些人盯着加勒特看，眼神比剑还锐利。一些人拥抱他，一些人选择走开，再也没跟他说过话。

第二天，教会接到了没能来参会的人打来的电话，要求加一场。于是加勒特不得不又做了一遍。接下来几个月里，除了许多的私下会面、干预和交谈“我的狗被人毒死了，多位长老辞职，至少十几个家庭离开教会。我在婚礼前50天遭遇汽油爆炸的事故，身体的12%被严重烧伤。”

当未婚妻卡丽打电话给医院询问，院方回答：“他烧伤得很严重，但他会没事的。上帝肯定知道如何给我们应得的，不是吗？”原来他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当地的医院里。尖锐的言语虽然伤人，但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罪恶的选择影响了其他人的信仰更痛苦了。许多人能够原谅并继续前进，有些人觉得不能再坐在下面听道，他们担

心碰到的传道人和加勒特一样是个骗子。

人生最糟糕也是最好的一年

加勒特伪善的形象被拉进神的释放之光中。正是通过这种释放，加勒特学会了以一种他以前以为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方式去信靠主。“我把控制权交给了神和其他人。长久以来，我试图通过掩盖我的罪来控制我的世界，但神呼召我降服。在那些日子里，我无能为力，只能张开双手，让祂以祂的完美方式，与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过程打交道。”

几个月后，有人鼓励加勒特离开，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但他觉得除非教会解雇他，否则因为是他的罪造成了混乱，他应该留下来承受后果。加勒特记得有一天他脸朝下趴在卧室的地毯上，大声说：“神啊，我已经承认了我所犯的所有罪。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那一刻，虽然没有任何声音响起，但他感觉到神告诉他：“现在，我要开始使用你了。”当加勒特愿意公开自己的罪，许多人也开始承认自己隐藏的罪。神使用他的悔改促动了其他人的认罪。

之后，加勒特继续在格雷厄姆教会做了两年牧师。面对发生的一切，加勒特感慨地说：“我不寒而栗地想，如果神没有揭露我的罪，没有像那样打击我，将会发生什么？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也是最好的一年。”

最好的一年意味着他生命的改变。但他也意识到，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曾多次处于

当性使丈夫和妻子结合在一起时，它是一种祝福，可以巩固他们的盟约之爱。然而，当性被滥用时，它伤害了我们。它训练我们以变态的方式去看待人，并且变得冷漠。有时候我们不会立刻感觉到伤害，但最终伤害会变得明显。

激烈的战斗中，我和你一样清楚，读圣经不像吃药或喝精神浓缩咖啡，简单地读几句经文并不能神奇地杀死诱惑我们正处于一场属灵的战斗中。当肉体被控制时，性欲望会诱惑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做各种无意义的事情来满足它，追求虚幻的快感，甚至毁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信徒若不靠圣灵行走，也会被情欲的冲动所征服，而过后却要承担后果。”

一名偶尔通过社交软件勾搭其他女性的年轻男子对加勒特说：“我很孤独，所以我聊天，然后我们见面。每次要发生关系时，我感到被肯定、渴望和特别。但每次事情一结束，我都感到麻木、没有安全感，比开始前更空虚。”

加勒特亲身体会到，色情是撒旦的门徒。“当性使丈夫和妻子结合在一起时，它是一种祝福，可以巩固他们的盟约之爱。然而，当性被滥用时，它伤害了我们。它训练我们以变态的方式去看待人，并且变得冷漠。有时候我们不会立刻感觉到伤害，但最终伤害会变得明显。”

有一次，一位牧者在讲道里提到，神学院的一位牧师陷入了严重的性犯罪，被取消神职资格，家庭也毁于一旦。思想性罪所带来的后果，对加勒特帮助很大。“你可以想象自己把长老召集在一起，坐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你是如何背叛了他们的信任。看着他们失望的脸，感受他们破碎的心，听听他们的想法，想想他们会怎么告诉会众。再想象一下会众的困惑，以及这将如何影响那些经常听你说耶稣比其他一切都好的人。想象基督的名将如何在你的群体内外因你而被嘲笑，这将有助于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后果。”

追求纯洁是一场终生的战斗

从格雷厄姆教会离开后，加勒特来到他目前所在的教会担任主任牧师。看到人们的挣扎，有过属灵争战经历的加勒特在教会中建立了一个纯洁小组。人们可以在小组中袒露自己的挣扎，彼此提醒和鼓励。“教会成员要彼此相爱，互相帮助，长久与罪作斗争。”当教会成员愿意敞开自己、真实分享的时候，内在的生命就不断成长，开始脱离罪的缠累。

除了在教会的服事，加勒特也通过演讲、写作、在网上与人交流并回复邮件来帮助读者胜过性罪。他说，一个敢于认罪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认罪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悔改。“我是自愿承认自己的罪，还是被逼说出来的？我是因神的灵忧伤，还是因环境所迫？如果我降服于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我会自由地说出我的挣扎。

持续的不诚实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

加勒特说，永远不要因任何罪恶而感到舒适。“通过点击性感的广告或搜索诱人的图片，我们使圣灵忧伤，并喂养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让思绪徘徊，目光游离，我们的肉体就强壮了。”小罪是大罪的伪装，任何被允许留在生命中不被对付的罪都会成为灵魂的转移癌。与性罪的斗争是终生的。虽然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死去，但它可能会被饿死。我们需要包围罪恶，切断它的每一条补给路线。

面对性罪的得胜，并不意味着试探会马上消失。加勒特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合理的期望。

“我要分享的并不是速成之法。没有什么神奇的药丸能让你变得立刻纯洁。”加勒特的经验是，首先要向神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我们需要神的介入，把我们从诱惑者的毒液中解救出来。无需精心准备，只要用信心祷告就可以了。

加勒特强调禁食的重要性。“禁食祷告是打击性罪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罪就是自我放纵。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对某件事说‘不’，是为了对专注与神在一起的时间说‘是’。通过告诉我们的身体拒绝它渴望的东西，我们重新意识到我们真正依赖的是神。”

第二条经验是约瑟的经验，遇到试探立刻逃离。不给自己机会和主人的妻子单独在一起，否则他可能抵挡不住诱惑。“罪想让你相信，在搜索引擎上再点击一次，或者在沙发上多待一分钟，或者再进行一轮不合适的对话，都是可以控

**我知道抵抗罪并非易事，
尤其是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
但神承诺会帮助你。
通过在争战中紧紧抓住神，
你会发现性罪永远无法提供的真正快乐。
世俗的欢愉不能满足一颗为更深层、
更持久的欢愉而生的心。**

制的。但我们拖得越久，决心就越弱。立刻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摆脱诱惑你的东西，例如马上删除带有情色的应用程序，立刻关闭带有诱惑图片的手机。”

第三是寻求他人帮助。当我们面对试探和挣扎时，需要一个真正了解我们的人。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一起祷告、不断悔改和相信耶稣。加勒特一直在和两组弟兄进行短信对话，在追求圣洁上互相劝诫和代祷。妻子卡丽对他的帮助很大，妻子知道他最好的一面，也知道他最坏的一面，但她仍然爱他。妻子不断的饶恕使加勒特看到神在基督里对他的爱。“妻子领我到恩典的无底之井，帮助我喝耶稣应许给像我这样的罪人的水。”

如果你能向另一个信徒认罪，就撕开了虚伪的面具，就能呼吸到诚实的空气。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软弱、诱惑和罪恶模式，那么我们就处于危险之中。

最后一点，是制定一个长远计划，就像设置许多铁丝网一样来避免性罪的试探。例如，你可以自问：“我如何培养在耶稣里的盼望和喜乐？我最容易屈服于什么罪？如果撒旦要引诱我，它会怎么做呢？如果我要找到罪，我会怎么找到它？我怎样简化自己的电子设备，让某些方面的犯罪成为不可能？我是否有需要取消的订阅？我有没有需要删除的电话号码？我什么时候最容易受到诱惑？我如何为这些时刻做准备？我最容易相信的谎言是什么？我能用圣经的哪些段落来反驳谎言、抵挡诱惑？当我受到诱惑时，我可以给谁打电话？”

加勒特说：“世界把快乐描绘成昙花一现的激情，从一个情人到另一个情人，从一个幻想到另一个幻想。但这种快乐真的能让人满足吗？还是说它实际上加深了我们的不满？谁会点击一张色情图片，然后满意地停下来？谁会幻想几秒钟，然后就心满意足地停下来？色情作品的短暂欲火或婚前性行为的激情，最终只会偷走你所寻找的快乐。我知道抵抗罪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但神承诺会帮助你。通过在争战中紧紧抓住神，你会发现性罪永远无法提供的真正快乐。世俗的欢愉不能满足一颗为更深层、更持久的欢愉而生的心。” ■

本文参考了以下书目、网络等资料，一并致谢
Pure in Heart: Sexual Sin and the Promises of God
The gospel coalition
Desiring God
The ethics &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贝克特： 在时尚圈，我不再假装自己 是骄傲的同性恋

男人与性

Becket Cook



我放弃自己不喜欢的医学专业，
来到好莱坞成为演员、作家
和颇为成功的布景设计师。

在洛杉矶我不再需要掩饰自己的性取向，
我和四个男人有过认真而热烈的关系，
每次我以为对面就是那个能拯救我的人。
直到有一天一股温暖和力量的洪流流过我的全身，
我完全不知所措，像婴儿一样啜泣。

■ 文/淮风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洛杉矶骄傲大游行”连续两年被取消之后，今年6月再次在好莱坞大道举行。在洛杉矶生活了多年的好莱坞布景设计师贝克特·库克 (Becket Cook) 对此并不陌生。

他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十年，每年6月，无论那一年我们住在哪里，我和朋友们都不会错过在洛杉矶、旧金山或纽约举行的同性恋骄傲游行。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在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参与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当我看着这些‘色彩缤纷’的人走过时，我真的感到多年来的疏离感消失了。我很高兴能成为改变世界对我们个人认识的一份子。”

但是2009年的一天，他的生活受到了挑战。“我开始思考是什么让我认定自己是同性恋。在那一天，听到福音，我被圣灵改变，立刻解开了这个虚假的身份，但在2009年那快乐的一天到来之前，这是一条

漫长的道路。”

那个夜晚确实影响了我

贝克特在德州的达拉斯出生并长大，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我们有两个住家女佣，还有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我和弟弟彼得只相隔11个月，但我们形影不离。八九岁的时候，邻居孩子邀请我们去他家，趁他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看一眼他父亲收藏的《花花公子》杂志。”

十岁的时候，贝克特在好朋友菲利普家里过夜，遭遇到一生最可怕的时刻之一。“半夜，我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奇怪感觉惊醒：菲利普的父亲正在性侵我。我能闻到他呼吸中的酒味，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鼓起勇气的——这很冒险——但我拒绝让他再这样对我，在我的反抗下，他终于离开了。我再也没去过那栋房子。我决定永远不告诉我的父母这件事。我知道如果我爸爸知道了，他可能会杀了那个人。”

成年后的贝克特谈起痛苦的往事时说：“现在我明白了那个痛苦的夜晚是如何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性取向。我并不是说所有小时候被性骚扰过的人最后都会成为同性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从小被猥亵，但性取向并没有被影响。我确信的是，那个夜晚确实影响了同性对我的吸引力。”

“在父母看来，我是一个无忧无虑、讨人喜欢的儿子。只要我在学校表现良好，和他们一起去教会，一切就很好。但是我感觉不到与神的个

人联系，祂不是我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我越是深入了解我正在发展的性别身份，我对神的兴趣就越少。”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贝克特和一个叫杰克的同班同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一天晚上，他们第一次走进了一家时髦的夜总会。在那扇华丽的黑漆大门后面，他们目睹了人类的各种疯狂混合：变装皇后、同性恋。贝克特沉浸在这种氛围中，立刻就被吸引了。这次经历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贝克特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夜晚。

他回忆说：“我发现了一个人人都像我的世界，我渴望这种深切的归属感。我根本不需要隐藏自己，我终于自由了。虽然当时我对男人的渴望是非常真实的，但我仍然认为这是暂时而不是长期的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以为这些吸引力最终会消失，我会娶一个女人，组建一个传统的家庭。我其实并不太担心。但就目前而言，我对自己新发现和正在进行的冒险感到兴奋。我专注于享受当下，过着让人兴奋的双重生活。”



顺利进入大学医学专业就读的贝克特，大一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叫马丁的大二学生，继续他在高中的性冒险。当马丁决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贝克特却吓坏了。他根本没准备好出柜。最终这段同性关系不欢而散。

好莱坞的新奇与困惑

毕业后，贝克特决定转行进入他真正喜欢的艺术领域工作。“我开车带上所有的东西前往好莱坞，追求我想追求的事。我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疯狂的冒险，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好奇。”他高中时认识的好朋友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就住在洛杉矶。她不但慷慨地让贝克特住在她家里，还帮助贝克特在新世界里找到了方向。她把贝克特带进了她的朋友圈。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艺术家、电影制作人、作家和演员。

贝克特惊喜地发现：“洛杉矶是我的老家达拉斯的完美解药。思想、种族和性取向的多样性在这座城市受到尊重。我感觉到完全的自由，无论是在性欲上还是在创造力上。在洛杉矶我不需要隐藏我的同性恋倾向。如果我对自己的性取向还有任何挥之不去的羞耻感的话，洛杉矶已经帮我消除了。我觉得做自己很自由，我可以向人们公开我和男友的关系。”

但是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困惑。“在洛杉矶的这些年里，我和四个男人有过一系列认真而热烈的关系，但是每段关系都只持续了大约两年，并且有着相同的故事情节。前六个月完全幸福，后六

个月幸福程度略低。第一年结束时，关系开始衰退，浪漫时期结束，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现了。之后，这种关系就会演变成争斗、嫉妒和反感。

到第二年年底，一切就结束了。一遍又一遍都是同样的事。这个循环的有趣之处在于，每建立一段新的关系，我都会重燃希望，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每一次我都在想，这个人就是那个拯救我的人，他将为我的存在带来意义。但我只是不断回到原点，犯同样的错误。我慢慢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

事业上，贝克特先在好莱坞成为一名演员兼作家，随后几年在时尚界作为布景设计师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与众多明星和超模合作，周游世界为《时尚》(Vogue)和《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杂志设计照片。

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情形：“我参加格莱美奖，参加金球奖的派对，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的舞会。我曾与《公园与游憩》的尼克·奥弗曼演对手戏，这部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我参加了《赫芬顿邮报》

(Huffington Post)的创始人在家中举办的鸡尾酒会。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很高兴我的作品得到了摄影师、客户的积极回应。新事业蒸蒸日上，工作机会和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到面前。”

“我去全世界好玩的地方拍摄，玩得很开心。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在思想和心灵深处，潜伏着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渴望。尽管有许多美妙和激动人心的经历，我仍然觉得缺少一些东西，



每建立一段新的关系，我都会重燃希望，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

每一次我都在想，这个人就是那个拯救我的人，他将为我的存在带来意义。但我只是不断回到原点，犯同样的错误。我慢慢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

对此我无法解释。问题反复出现：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来寻找，而所有的寻找都将我带回到同一个地方：没有答案。”

贝克特清晰地记下自己在一个俱乐部晚宴上的感受，他写道：“我和著名的好莱坞时尚造型师、真人秀明星瑞秋·佐伊 (Rachel Zoe) 以及她的丈夫罗杰坐在一张小桌旁喝着香槟。几步之外就是舞池，里面挤满了时尚界的名媛，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在几个小时的社交后，我环顾四周，在美丽的人海中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空虚感。在一个超时髦的时尚派对上，我却感觉内心如死一般。有那么一刻，我的身体充满了完全的恐慌。我想，如果这些事物都不再适合我了，那还有什么适合我呢？我见过很多名人，去过很多地方，接下来的五、六十年里我要做什么？我看不到出路。”

我刚刚重新出生了一次

六个月后，2009年在银湖 (Silver Lake) 一家咖啡店的一次偶然相遇，带给贝克特一直寻找的终极答案，他的焦虑得以缓解。

当时，他和好友瑞安刚在海滩旁边他们最喜欢的一家低调但价格昂贵的餐厅吃完早餐，然后开车来到银湖一间手工咖啡店准备消磨掉慵懒的一天。无意间，贝克特注意到“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士走过我们的桌子，一手端着咖啡，另一只手拿着一本大的精装书，书脊上写着《罗马

书注释》。虽然瑞安和我成年之后都没有参加过教会，但我们知道这本书与圣经有关。我们竟然在银湖——洛杉矶最自由、最进步的地方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圈子里，上帝是从来不被提及的，如果有人在谈话中提到宗教，总是带着轻蔑和怀疑。”

贝克特好奇地与这位男士打招呼，原来他叫科林，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准备去为旁边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讲解圣经。“我告诉他，我在天主教家庭长大，但对《圣经》的细节有点不清楚。我问他很多问题，他的回答出奇地周到。”于是，贝克特鼓起勇气，问出了他脑海中最大的难题：“同性恋呢，你的教会对此持什么立场？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罪？”

科林的回答并没有拐弯抹角，他说他和他的教会都认为同性恋确实是一种罪。出乎意料的是，他还承认自己也曾同性的吸引上挣扎过，但后来得到了解决。贝克特对他怀有一种奇怪的敬意，因为他相信某种东西，并有勇气坚持它，尤其是像那样在洛杉矶不受欢迎的东西。他的诚实和大胆令人耳目一新。贝克特原本在自己的后现代世界里接触到的所有观点都是主观的，现在却被暗示存在着一种不被人的喜好所左右的客观真理。他深受震撼。临别前，科林邀请贝克特周末去他的教会，贝克特当场接受了邀请。

周日走进教会，讲台上的牧师就是在咖啡店里遇到的科林。接下来关于《罗马书》第七章的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袭来。

一股强烈的温暖、情感和力量的洪流流过我的全身。

当时我不明白，但现在我相信那是圣灵。

讲道彻底改变了贝克特。他回忆说：“那天，我听到了基督教响亮而清晰的信息——我们的创造主是一位圣洁、善良、慈爱的上帝。人类却因为骄傲而拒绝了祂。基督以公义圣洁的生命为我的羞耻和破碎披上了衣裳。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给予或做的，我只需要接受神的救恩。”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袭来。一股强烈的温暖、情感和力量的洪流流过我的全身。当时我不明白，但现在我相信那是圣灵。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深刻的时刻。我完全不知所措，失控地嚎啕大哭。这是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哭泣，一种非常深的、干呕的啜泣，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婴儿的哭声。因

为我刚刚重新出生了一次。”

性取向不再能定义我的身份

在与上帝惊人的邂逅之后，贝克特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追求同性关系了。他意识到，这是对完美设计的扭曲。他想起几年前，他和一位男友住在峡谷公寓的时候，有人送给了他一本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他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但当他读到作者不认同同性恋的章节时，他把书扔到卧室的角落，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他又记起一年前的一件怪事，他和交往了两年的男友丹尼尔住在一起。丹尼尔是一个很酷的流行乐队的音乐家。每次演出回来，贝克特都去机场接他。但这次刚从英国回来的丹尼尔，却在机场提出分手，这令贝克特有些不可思议。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我们默默地开车回家。一到公寓，他就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前，我们拥抱并开始哭泣。我们都不想放手，就好像我们都不希望这事发生一样。但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现在回顾，我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在里面。神介入这段关系，消除了我信主的最后障碍。我非常感激。”

信主之后，原本让他感觉无聊和乏味的圣经，突然生动起来，成了世界上最吸引他的书。贝克特每周都参加教会的服事和圣经学习，开始收听数百个牧师的讲道播客。讲道忽然间变得比电影更吸引人。一周后，他直接取消了有线电视的订阅。“当电视公司的人问我为什么取消，我

回答说，这是我不需要的消遣。我渴望真相太久了。许多以前喜欢的杂志上的重要、渊博而深刻的文章，现在却显得微不足道和肤浅。我只想沉浸在圣经、讲道和敬拜音乐中。”工作的时候，贝克特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分享福音。“我告诉在场每个人关于耶稣的事，并把我的见证分享给每个愿意听的人。我不再把工作仅仅看作赚钱的手段，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消息要分享，我要分享它！和我一起拍摄的几个人都认识了基督。”当然有些朋友并不想了解他的信仰，也不想被他改变，但他们仍然想与贝克特继续做朋友。

2014年初，贝克特申请就读拜欧拉大学 (Biola University) 的塔博特神学院，并于2017年底毕业。现在他经常在教会和大学就同性恋问题发表演讲，帮助有需要的人。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知道身处LGBT群体中被基督徒边缘化是什么感觉，我也知道在基督里得胜是什么感觉。我曾经过着一个人自认为是同性恋者的生活，现在因为福音的力量在基督里被更新。定义我身份的不再是我的性取向，而是基督，圣灵赋予我能力活出一个值得活出的生命。

我不用再假装自己是个骄傲的同性恋了。我可以在不可动摇的喜悦中得安息，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被国王选中和保护。我选择以圣经的方式生活，并为荣耀祂而活。”

常有为自己的性取向挣扎的人来寻求贝克特的帮助。有些人在他的帮助下，摆脱同性之罪；有些人还在继续挣扎。他都愿意陪伴他们，



Biola University

我选择以圣经的方式生活，并为荣耀祂而活。

耐心为他们祷告。贝克特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首先，内心深处要知道，同性恋生活与圣经的教导不符，如果没有真理上的更新和督促，人就会厌倦与自己的欲望作斗争，回到同性之罪中。固定的聚会、每日的读经、恒久的祷告，都非常必要，可以让真理扎根心中，时刻提醒自己圣徒的身份。当属灵感觉变得迟钝，我们就会无视圣经的警告信号，陷得更深。所以每天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非常重要，持续自己的心态对罪是死的，对神是活的。

其次，贝克特说：“神在我生命中安置了一群了不起的基督徒，让我感到振奋和无比的幸运。我经常收到简简单单的一句“今天为你祷告”或其他鼓励的短信。”贝克特的嫂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认为同性恋是罪，但并没有用谴责和定罪的姿态对待贝克特，而是在漫长的二十年中为他祷告。“这些年来，她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无条件地爱我，不停地为我祷告！就是这样。当我把信主受洗的事告诉哥哥和嫂子时，他们喜极而泣。”在行走天路、与罪争战的旅途上，群体和家人朋友的支持很重要。■

本文参考了以下图书、网络等资料，一并致谢
A Change of Affection. Boundless. CBN News
Becket Cook. The Gospel Coalition

职场

如何走过失业和创业的最低谷时刻？



我曾长时间找工作、失业并创业，最难的是面对每天的等待。
 在创业低谷时无资金、无销售渠道、无现成产品，甚至供货商也没有。
 凭信心，我告诉第一个客户我没有投产的资金，
 没想到对方直接把几百万美金的预付款打过来，
 我真实经历了什么叫“在旷野中开道路”。

■ 访谈嘉宾/黄约瑟

硕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是美国一家油田技术与供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应邀在各地工商群体中分享。

■ 采访/刘霞

如何熬过难堪的失业？

记者：很多年轻人在寻找新的工作方向时，不确定什么更适合自己的，比较迷茫。
 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黄约瑟：无论就读于名校还是其他学校，硕士还是博士，找工作几乎是大家都要面对的。我的建议是先保证生存，找到一份工作落脚下来。不要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不要不断挑三拣四、和别人攀比。

我2001年就读于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申请伯克利是因为它位于加州硅谷附近，并且它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听说毕业了很好找工作。2002年的暑假我试着去找一份暑期的实习工作，但到处碰壁。当时有个机会是学校宿舍管理的一份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做粉刷房间、维修房子、和在紧急情况下要马上处理的工作）。我不是很想去，觉得不体面。这份

工作其中一个要求是能举起50磅，有十几个人在申请。其中还有得过奥赛金牌的同学。但正是这个工作打破了我的骄傲和面子，并对后面自己创业有很多帮助：无论工作大小，当出问题时，一定要负起责任并及时去处理，而不能推诿。

记者：在你创业之前也曾经经历过难堪的长时间地找工作，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黄约瑟：我至少学了两门功课：第一是学会信靠和等待。从2001年入学，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在2005年十月份才找到第一份全职的工作。找工作最难的就是面对每天的等待，人在那种境地是很痛苦的。那时候经常读大卫写的诗篇，能深深理解大卫的心情，从深处向上求告：我到底还要等多久？在漫长的等待当中，锻炼了我忍耐的品格。我也理解了什么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第二是学会诚实和顺服。我从2003年伯克利毕业后，一直在发简历，凭着自己的努力却没什么结果，后来被光照，有感动要挤掉简历里的水分。其实美国社会有一定的诚信度，很少有人逐项去确认简历的真实性。我心想如果简历不加点水分，怎么找得着工作呢？那两年的时间我就像雅各一样一直在和上帝摔跤，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后来我终于降服了，把简历里面所有的水分都挤掉了，然后发在Yahoo的网站上，也不想花时间再去找工作了。没想到才过一个月，一个猎头公司就以一个不错的职位主动来

找我，后来是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我又忍不住想，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顺服？

漫长的等待，如何对付怀疑？

记者：在等待的过程中，有没有怀疑过走的路是否对，通过什么方式调整自己？

黄约瑟：在创业最低谷中我对自己有过怀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对我所选择的信仰没有怀疑。回想起来当时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是绝不放弃信仰，而是紧紧抓住，在低谷时我也是这样紧紧抓住。我不知道门什么时候打开，但我认定——“你们要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记者：你是怎么走出创业低谷的？

黄约瑟：我刚开始创业时，没有资金、没有销售渠道、没有现成的产品，甚至连供货商也没有。我做的是石油天然气的行业，资金和技术要求的门槛比较高。等待了将近一年，终于有一两个客户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但订单量微乎其微。这时有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主动找到我们，要采购一千多万美元我们的产品。但这个行业的资金投入很大，即使客户下了订单，也需要几百万美元的投入，而当时我们的账上只有一两万美元。凭着信心，我诚实地告诉对方我们没有资金，那位经理就问我，如何才能合作。我说唯一的办法是你们先预付部分款项。这种要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没想到对方很爽快，直接把

几百万美金的预付款打到我的账上。我和妻子都很难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真实地经历了什么叫“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

记者：新人进入职场经常会被派去做一些琐碎且不起眼的活儿，于是心中多少有些不甘甚至抱怨，希望可以做更重要的工作。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黄约瑟：刚入职的时候重复做一些琐碎不起眼的事，或说无聊的工作，其实很常见，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要做好心理准备。

现实中，其实没有很多特别重要的工作等着我们完成，通常我们都在做一些琐碎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些事做好。做这些不仅是一个锻炼品格的过程，也慢慢赢得老板、同事、客户等周遭人的信任，为以后的机会打下基础。况且我们真正的老板是在天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为了眼前的老板和地上一份薪水而做。

打小报告，不如夸赞对手？

记者：职场上经常需要团队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人常会为了自己做多做少、做高做低心气难平；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容易三三两两抱团吐槽老板。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调整心态呢？

黄约瑟：犹太人的先祖之一约瑟17岁被卖，直到30岁见法老，整整13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被卖作奴隶，当波提乏的管家，被波提乏的妻子诱

感诬告关进监狱，又在监狱中给酒政和膳长解梦，酒政出狱后又忘掉了自己曾经承诺解救他。我们不知道在经历这些时约瑟有没有抱怨，但是我们知道约瑟每到一个地方，都给周围人带来祝福。约瑟确实处在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中，但是他坚持下来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品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现实中，老板交代一些琐碎的事情也很常见，但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界限，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对于一个大学研究生，如果老板让我帮他接送一下他的孩子，可以认为是老板信任我，我可以去做，但如果老板让我去做违法的事，我会拒绝。

遇到不公平的情况，尽量不要参与团队成员的抱团吐槽中，可以在公司之外的支持群体中分享。如果确实是老板的性格，他对所有人都很刻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就不是针对你自己的。另外，当团队成员向你抱怨的时候，你可以趁此机会对他进行心理劝导，也让人看出你是不一样的。

记者：很多员工都愿意用各种办法讨老板喜欢，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黄约瑟：老板也是我们的邻居，需要我们关爱，要尽量建立好的关系，但动机不是为了自己得好处，不能通过溜须拍马来讨好老板。老板不只是我们的邻居，他有一定的权柄，需要我们敬重。高质量完成老板交办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会赢得上司的信任，这是很大的祝福。

我出国之前在国内工作过几年，当时有一个新加坡籍的老板，品德有一定问题，但回想起来我当时做的也不对。我认为这个人没有水平，品德不行，就不敬重他。从我的经历来看，尽量不要在背后说你的老板；如果实在没办法和老板相处，可以想办法另找工作。可能有的老板和上司做了些肮脏龌龊的事情，但我们被放在这些人的手下，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要学到自己当学的功课。

记者：职场中如何面对勾心斗角甚至陷害自己的同事？

黄约瑟：坦率讲，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如果是我的话，会尽量避免在激烈的情绪下和对方交谈，最好找个合适的机会面对面交谈。比如当他做了什么比较正面的事情时，可以主动称赞他，并提出向他学习。这种在背后耍手段的人通常想得到利益或是缺乏安全感，因此要找到机会和他建立关系，打消敌对的情绪。我们可以巧妙地跟对方说明自己的信仰，我不会做损害你的事情，这是我的底线。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要记得为周围的人，为你的仇敌举手祝福。这些人被放进我们的生命中，是要让我们操练品格。

当别人发现你真的不会伤害他，通常会转变对你的态度，这样你就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你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他甚至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比如在商界，大家都在卖产品，我会诚

实地对潜在客户说，某某的产品和服务都很好，我习惯夸赞竞争对手，而不是贬低对手。如果你能真正出于真心称赞对手、不说坏话，客户会很奇怪。当大家都拼得头破血流时，客户甚至会觉得你既然有这个心胸去称赞自己的对手，至少说明你有这个自信，你的产品和服务应该会更好。

如果你在老板面前真心地夸赞同事，老板可能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天天在打小报告，另一方却在夸赞对方。老板一定会明白愿意夸赞对方的人一定和别人不一样。

记者：如何管理好金钱，你是否有经验可以分享？

黄约瑟：管理财富确实非常重要，我也在学习中。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抱着赌博和一夜暴富的心态。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只是财富的管家。如果利用好钱的话，钱是很好的仆人，但钱是很差的主人，当钱成为我们的主人时，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记者：作为管理者，你会因为员工和自己有相同的价值观或信仰，而对他们区别对待吗？

黄约瑟：我会尽量公平，不会带有倾向性。我们真的要警惕，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做出好见证而绊倒其他人。我们如果在职场真能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员工，影响力会非常大，当人们看到这样的好行为，就会靠近我们，询问我们如此做的缘由。■

当医生不收红包，换来的是什么？

职场

医生以爱心著称，基督徒以爱为记号，
我作为基督徒医生应该爱上加爱。
然而在需要的时候，我一点爱也没有拿出来。
神给我一个测试，结果我却是不及格。
神藉着被撞死的妇人、得艾滋病自杀的病人、
因结核而截肢的病人，
让我学习爱，体会到比救人身体更开心的喜乐。

■ 口述/柳医生

■ 采访/展清

我学医是因为我的外婆，她跟我们一起生活。外婆当时生了肺炎，在农村的话，年纪比较大了，就连去看病的机会也没有了。外婆去世那天是大年三十，我非常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决定要做医生。正好那一年我高三，就选择读医。

因为不愿洗碗，我被逼进教会

正是在外婆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迫切想寻找心灵的依靠，但一直没有找到。2004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那时她是一个迷途的基督徒。她初三时信主，主要因为她是留守儿童，当她生病后，家族里边许多拜佛的家人就给她求了一些符和偏方，还把符烧掉让她喝下去，她非常痛苦。一个同学给她传福音，她读完福音单张就说我要相信上帝。于是学了几首赞美诗，简单学会了怎么祷告，但后来她再也没有去过教会。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她跟我说：“我是信上帝的，你愿不愿意和我交往？”我欣然答应，因为我发现她其实跟我没有有什么区别，只是个挂名基督徒。2005年我们确定关系，一年后结婚，并有了孩子。

2008年我们回到妻子所在的南方城市工作。妻子找到当地的教会聚会，而我只是做自己

的事，从来不去。她经常为我祷告，但我并不知道祷告的意义。我说你信你的，我不干扰你，但是我不去教会。

紧接着问题出现了，她是学声乐舞蹈的，10月下旬帮教会编排圣诞节舞蹈的时候，经常吃完饭就去教会练舞了。我做医生上班很忙，总是被留在家里洗碗可有点让人吃不消。我说：“你这样子的话，那我也去教会，我去听道好了。”结果听了两次以后，心门被渐渐打开，参加了慕道班的学习，心里有感动要受洗。我跟妻子打趣说：“你看你，碗都不洗。我是由于不想洗碗才被逼进教会的。”

教会有同工问我，“你有经历上帝吗？”我说我信上帝，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还是理性层面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做好一些，比如说药物不乱开，红包尽量不收，但当时偶尔还会收；再比如说要对人尽心之类的。对方建议我要写一个立志的愿望，基督徒只有先破碎自己，才能经历更新的生命。于是，我写了一个愿望贴在家里：愿上帝破碎老我，成就新我。

在我里面没有爱

2013年9月的一个主日，聚会结束后一走上马路，我就发现一个大概50岁的女性被撞死了。她的女儿就在那哭，她的老公很无助地站在旁边。周围很多人。

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让我去救她。我心想，既然有声音提醒我，那我就去。当我去查看的时

候，她已经被撞一小时了，瞳孔散大，没有脉搏，生命迹象已经没有了。但只有一点，她的体温跟我几乎一样。如果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体温是凉的。我心里有一个意念，体温正常，有可能还没有完全死。

我准备救她的时候，我又问旁边的人：“她为什么没有被送去医院？120怎么没来？”他们说，20分钟之前救护车就来过了，不过医护人员判断她已经死掉了，所以又走了。此时，我心里出来一个负面的意念，万一我把她救活了，120的医生护士肯定会受到惩罚。另外，她已经一个小时了都没人救，肯定放弃更加容易，救的困难更大。

我心里开始打鼓，我对死者家人说：“对不起，确实已经一个小时了，也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真的没有办法，对不起，我也很抱歉。”当我说完，刚一转身，又有声音说：“你要救他！”我心里变得刚硬，执意走了。但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来很想救她，但是消极的意念出来以后，我更容易选择放弃。

回到家，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心神恍惚而失落。过了一个礼拜，我去问急诊科主任，如果病人感觉好像没有生命迹象，但体温是正常的，要不要救？他说救一下也可以。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灰溜溜地走了。

我心里有点崩溃，好像圣灵在责备我：你完全没有爱！我很排斥：为什么说我没有爱？就是因为没救那个人吗？这时圣灵提醒我：如果是你

的妈妈，你救不救？我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我以前以为自己很有爱，原来是虚的。

医生以爱心著称，基督徒也是以爱为记号的，我作为基督徒医生应该是爱上加爱，爱心理应是最重要的。但在需要的时候，我一点爱都没有拿出来，我选择了逃避。

我心里想：别人称呼你医生呀博士呀，你感觉教会对你非常好，医院对你非常好，人家找你几乎都是让你帮忙，很少是你叫别人帮忙。你好像变成了一颗闪亮的星，别人都捧着，结果你就会建造自己的巴别塔。虽然别人有困难，你也很愿意帮助。但是当神给你一个测试，结果你却不及格。

我马上跪下来祷告，第一是求神赦免我的亏欠，圣灵感动我去救人，我却推却了。第二个，我在神面前立志，既然我没有爱，我要去寻找爱。谁是爱呢？神就是爱，所以我对神说，我要依靠你，从现在开始从零做起，要重新建立爱。以前的爱是自己的，是有限的，现在需要从神而来的爱。等我祷告完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安慰，当我发现自己真的一无所所有，我才看见上帝的丰富。

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艾滋病人

没过多久，有一次我值班，突然来了一个残疾人患者。他开残疾车度日，结果被一个大货车顶翻了，导致股骨骨折。到病房后，我发现他腿上、额头上的伤口都没有缝。这些应该在楼下就

已经处理好了，我就说再推回去缝。刚说完，我的怜悯就出来了，我说推回去太痛了，我来缝。

因为在病房很少缝针，我不小心被针扎了一下，当时也没太在意。过了二十分钟，患者的哥哥跑过来说：“医生，我弟弟是艾滋病。”我说没事的，你先回去吧。其实他不知道我的手已经扎了。我把他送出办公室，赶紧关上门挤血，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没有血出来。我就拿碘伏消毒。那天值班比较累，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第二天我去保健科，他们得知情况后对我说，你这叫职业暴露。听完，我心里有些发沉。回到家，我跟妻子说了情况。她没说什么，过了五分钟，我再一看她，她两行眼泪哗哗直流：“你万一感染了艾滋病，我和孩子怎么办？”我也想象出很多画面，比如说真的得了艾滋病，我可能就不能给病人开刀做手术了，可能到医院做文职或者自己背个包走了。越想越难受，我也哭了起来。

接下来，我和妻子一起祷告。第一晚的祷告内容是：神啊，你千万不能让我们感染，我们也是你的孩子，你要赐下怜悯医治我们。但是没多久，我们两个人心里同时有一个感动：我只是被扎了一下，有可能感染而且可能性其实不大，但是那个患者已经感染了，已经是艾滋病了，他岂不更可怜？

我们当时想，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我们要求上帝医治我，就是在要挟上帝必须照我说的去做。这时候才明白过来，上帝是主人，我

们是仆人，我们应该听从上帝的旨意，把主权交给上帝。再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医治不医治，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如果真的得艾滋病了，那我就去做艾滋病人的事工。

我和妻子发现我们求的都是自己，完全没有想到那个病人，他其实是在完全的黑暗中。残疾又骨折，还是艾滋病，家里的人也遗弃他。我们就为他能够认识上帝来祷告。

他哥哥转运他的时候，手上沾了他的血，吓得全身发抖：“我抱了他，手上有血，血里有艾滋病病毒。”他爸爸问我，“医生你那么好，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这孩子没有痛苦地死掉？”我心里一惊，气愤地说：“你是他爸爸，怎么能叫他死？你也怕被他传染吗？”他回答说：“我不光是我，我家里还有十几口。”我说医生绝不会做这个事。

我和妻子以及小组里的人都为他们一家祷告。我对他爸爸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向他传福音，可不可以？”他摆手说：“你传吧。”我就赶紧通知教会，让弟兄姐妹过来传福音。他很愿意悔改，因为他已经没有路了，村子里也不接受他。他爸爸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先做手术。

他出院时，我送了他一本圣经、一千块钱。我留了电话给他，让他有时间打电话给我。后来我们经常通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后来，因为我很忙，就让他有事发短信，我们就用短信联络。没过多久，他说他觉得自己的艾滋病越来越重了，心理压力很大。

有一次他说：“我要死了，我可能活不下去了。”我安慰他：“没有那么重，你放心。”我一直鼓励他。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当地的信徒去探望他时，发现他自杀了，身边放着一本圣经。

探望的姐妹哭着告诉我：“他对你很依赖，他对你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她越说我越难过，就觉得又欠了一个大大的债。他是我的病人当中第一个信主的朋友，感觉好像自己照顾大的孩子死掉了。我非常困惑，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在我身边出现？我传福音给他，他也愿意信，到最后为什么又这样死掉？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心里常常愧疚难过。

直到有一天，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如果有一个弟兄生病了，全教会的人都为他祷告，结果他还是死了。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弟兄姊妹的祷告蒙不蒙神纪念？他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解释说，这是他和神的关系，生命掌握在神的手里，无论他有没有痊愈，上帝都纪念我们的祷告。听完分享，我有一些释怀，不然的话，我的包袱太重了：第一个被撞的人我没救，这个病人救是救了，但没能救到底。

爱能让患者相信那位真实的神

2016年，我遇到了一个女患者。她有很复杂的肺结核感染，感染导致整个腿部都是脓肿。我说情况很严重，甚至有可能要截肢。她很自信地说她不会截肢的。但治疗之后发现，她手术后高烧不退，而且她的结核是耐药的，后来又发现她



二十年前有癫痫病史，高烧又诱发了癫痫。

她花了30多万，一点果效都没有，从ICU里出来还是高烧。她选择放弃西医，可是中医最好的药都吃了，也是无效。一年后她又找到我说：“我觉得这么多医生当中，只有你还是可以帮我的。”我建议她先来看一下，当时她体重也就六七十斤的样子，腿痛得很厉害。我说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截肢。没想到，这次她竟然很快就同意了。主任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很顺利，术后由我来治疗。我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为她祷告。

治到最后，她没有钱了，病情也不是很好。这时，圣灵感动我为她存钱。有同事提议，可以用众筹的方式筹款。几天后，我就以医生的名义为她在网上众筹。大家纷纷慷慨相助，不到两天，10万的治疗费用就筹到了。

我继续向她传福音。那是她最黑暗的时候，

腿是不痛了，但她头痛得很厉害。我说：“你不要再坚持了，你要信上帝。”她的心终于软下来，对我说：“要不你让教会的信徒过来一下。”最终，她接受了福音。

恩典真的超乎想象。最后，只用了5000元病就全好了。假肢安装对她帮助很大，但需要在城里住两个月，我就问她愿不愿意趁机去聚会，她答应了。于是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提早过去接她，连续接了六个礼拜，这对她的生命成长很有帮助。等她康复后再来医院的时候，我就带她到病房转了一圈，我们的医生护士看到她都欢呼雀跃，还惊叹地说：“你怎么都这么好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科室的一个荣耀。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当神介入做工的时候，就出现了和好。第一，她跟家人和好，本来家人都对她的放弃希望了；第二，医生跟病人间的和好。第三，就是医生、护士之间的和好，本来我们

都没有那么团结，但因为她的治疗，大家真的是很齐心绑在了一起。

她以前常说一句话：“我是柳医生在垃圾桶边上捡回来的，没有医生要我，但是柳医生一直没有放弃我。”每次说到这里，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我对她说：“你是很宝贵的，虽然我开始不愿意接收你，因为你的情况太难了，我确实担不起。但是我后来愿意的时候，上帝也帮助我，我是靠着上帝的爱来医治你的。你的到来也让我经历福音的恩典，这个恩典本来是轮不到我的，但你让我经历那种收割的喜悦。你要知道，你是神眼中的宝贝，你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别人不能替代的。”

在工作中我逐渐体会到，当患者跟医护的关系越来越好，这就为我们预备了传福音的机会。有一个病人就直接问我：“柳医生你是不是信佛的？”我说：“我是基督徒，信上帝的。”他接着说：“你这么忙碌，还这么喜乐，我就要你那种信仰。”于是，我就帮他联系了教会。

还有一个病人，坚决要送我红包。我说我不收，我是基督徒。等他病好了之后，他来找我说，他也要信上帝。我心想，当医生的红包不收之后，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就是传福音的机会和果效，爱能让患者相信那位真实的神。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会为你铺路，让你经常尝到这种因福音而带人悔改、领人归主的喜乐，那种比救人身上的疾病更开心的喜乐。■

=> 播放音频

■ 执笔/新光

■ 翻译/董芳 青歌 白文磊 Tina LuciaD

被《外交政策》杂志誉为全球最佳思想家之一的麦尔坎·葛拉威尔 (Malcolm Gladwell)，曾入选《时代》周刊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2000年，他的首部著作《引爆趋势》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迄今为止，他的七本著作每本问世都会成为文化热点，并长期盘踞在亚马逊书店的畅销榜上。他本人也在2011年被授予加拿大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

在个人简介中，他并不隐藏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能领会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和逻辑”，只是“我长时间以来很难看到上帝的大能”。他觉得上帝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不相关。

被喧嚷的物质追求分了心

葛拉威尔在一个宗教氛围浓烈的家庭中长大，妈妈乔伊斯是一位牙买加黑人。外公和外婆是牙买加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高中毕业以后，乔伊斯来到伦敦大学学习心理学，并与父亲葛里翰 (Graham Gladwell) 相遇、相恋、结婚。

父亲葛里翰是白人，跨种族婚姻当时被视为异类，因此祖父母强烈反对这门婚

事。多年以后，一天下午，一个英国本地小男孩冲着乔伊斯大喊“黑鬼”，再一次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在自传中，她记下自己当时转向上帝，从祷告中寻求力量来应对。

1969年，葛拉威尔六岁的时候，父母举家搬到加拿大，住在安大略省的门诺派社区，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父亲在滑铁卢大学任教直到退休。2017年葛里翰去世，讣告中提到他精通三样事情：圣经、数学和园艺。

葛拉威尔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敬虔又有学术氛围的家庭中长大。“我全家都是门诺派教会的一部分，父母每天早上都花时间读经和祷告，我的两个兄弟都很虔诚，嫂子是一位牧师。在我的大家庭中，每个人都去过神学院，做过传道人。”葛拉威尔说，“我是家中唯一离开加拿大的人，也是唯一离开教会的人。”

随着年纪渐长，葛拉威尔离家来到美国，与信仰也渐行渐远。这不是说他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他从不隐藏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信仰也是他作品中观点的来源。问题是上帝即使存在，也与他个人的生活越来越无关。他渐渐变得越来越实用和功利，“被喧嚷的物质追求所吸引而分了心”，在生活里无非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各种决定。

直到2013年，在写作自己的新书

全球最佳思想家

葛拉威尔

弱者也能与
巨人战斗

文化

Malcolm Gladwell



《大卫与歌利亚：弱者、异类，与巨人战斗的艺术》(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的过程中，他被自己笔下的故事所蕴含的力量所震撼。“写这本书完全出乎意料的效果，就是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信仰。”



不服从纳粹的勇气

当时，为了写作，葛拉威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资料中。与以往不同，他希望自己这次不再从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去理解世界，不再只是给读者某种理论上的行为规范或成功指南，他希望可以更加具体，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个体以及他们在个人性的危机中如何做出抉择。

书中带给葛拉威尔最大震撼的是两个故事。安德烈·托克梅 (André Trocmé) 是法国中南部小镇勒尚邦的胡格诺派牧师。二战期间，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星期天，托克梅在主日的讲道中说，如果纳粹德国让勒尚邦的居民做任何他们认为有悖于福音的事情，他们不会照做。因此，当地学童拒绝按照新政府的指令每天早上向法西斯致敬。占领者要求教师签署效忠政权的誓言，但负责运营学校的托克梅指示员工不要签。

不久之后，逃离纳粹的犹太难民听说了勒尚邦，他们开始逃往当地寻求帮助。托克梅和小

镇的居民收留他们，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藏身之所，并冒着极大危险把他们悄悄运出边境。这无疑是对纳粹的公然违逆。

托克梅和勒尚邦基督徒的故事让葛拉威尔深受触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纳粹作战，他们的方式是站起来对所有犹太难民说：‘到我们的小镇来，我们会把你当作我们自己的兄弟对待。’很少有法国人肯像他们一样真正做到为犹太人冒生命的危险。”

惊叹之余，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托克梅与当地居民为何会有这种爱邻舍以及对抗强权的力量，也很少有人能在危难中跟随他们做出类似的选择。在葛拉威尔看来，这是因为勒尚邦人是一群经历并且明白了能力源泉的人。

在回顾了胡格诺派基督徒在法国的历史后，葛拉威尔说，“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政权的无情迫害，胡格诺派的牧师们被绞死和折磨，他们的妻子被送进监狱，他们的孩子被带走。他们学会了如何躲在森林里，如何逃往瑞士，如何秘密地敬拜服侍。经历了一百年最严重的迫害，他们发现了什么？答案是，对上帝的信仰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可以抵抗军队、枪支和政权制定的法律。”

战后很多人问托克梅是如何做出如此勇敢的决定，他的回答很简单——“这不需要做决定。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相信我们都是兄

弟？你是不是认为告发犹太人不公义的？如果你相信，那我们就必须尽自己的力量。”

托克梅以及勒尚邦居民的抉择，对于已经逐渐习惯了计算利弊得失的葛拉威尔无异于一次思想上的醍醐灌顶。“虽然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但我一直看重可以量化的、有形有体的东西。我认为我无法做到胡格诺派在勒尚邦所做的事情。我会首先数一数两边的士兵和枪支的数量，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么做太危险了’。”基于功利的计算在纳粹统治下的法国只能产生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真正勇敢的行为一定需要比纳粹的军队更加强大的能力。

“收留犹太人的不是法国的特权阶层和富人，而是社会边缘和普通人。”葛拉威尔动情地说，“强者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强大，弱者也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软弱。”

从哪里得到宽恕的能力？

在勒尚邦镇，这种比纳粹更强大的能力掌握在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居民手中。而在加拿大温尼伯市(Winnipeg)，这种能力掌握在一个失去女儿的悲伤母亲手中。

三十多年前，威尔玛·德克森 (Wilma Derksen) 十几岁的女儿坎迪丝 (Candace)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失踪了。警方随即展开该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七周后，坎迪丝的尸体在离家四分之一英里的一个小屋中被发现，手脚被捆住，冻死在里面。这显然是一起性侵、

绑架和谋杀案件。

在坎迪丝的葬礼上，由于失踪案已经满城皆知，因此几乎全省所有媒体都来到了现场。有记者问德克森一家：“对杀害坎迪丝的凶手你们作何感想？”父亲克里夫（Cliff Derksen）说：

“我们想知道这个人或这伙人是谁，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分享爱，他们生命中似乎缺失了这样的爱。”母亲威尔玛继续说道：“我们之前主要关心的是找到坎迪丝，现在已经找到了她。我不能说已经原谅这个人，我们在生活中都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或者有过这样做的冲动。”

在葛拉威尔眼中，威尔玛头顶并没有圣人或英雄的光环，她说话简单而平静，和葛拉威尔的家人一样，她也是门诺派教徒，因为在苏联曾遭遇过严重的迫害，他们的父辈逃到了加拿大。威尔玛从小在信仰的教育下长大，父母和老师会教导信仰群体以往被迫害的历史。“除了报复以外，我受到的教育另有一种处理不公的方法：就是饶恕，然后往前看。”

然而饶恕并不容易，甚至是最难的事。威尔玛说她曾一度与愤怒和报复的欲望作斗争。最终警方花了二十多年才追查到凶手。2011年，德克森一家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凶手格兰特（Mark Grant）。威尔玛泣不成声地回忆起当天的场景，看着被告席上的凶手，“我意识到女儿坎迪丝当时经历了什么。性有不同的形式，而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快乐来自于把坎迪丝绑起来看着她受苦，他的快乐来自于折磨她……对我来

说，这比欲望和强奸更糟糕，你知道吗？这是完全非人性的，我能理解性欲失控，但这种行为是极为可怕的。”

没有见到凶手时，原谅似乎是容易的，但看着凶手讲述自己如何作案，“你怎么能原谅这样的人呢？我心里涌出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为什么不直接死呢？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同时，我极力克制这些想法，这是不健康的，这是报复。”但另有一个声音在她心里想起，“我不是圣人，我不能总是宽恕别人，这是你最不想做的事。”最终，格兰特被判25年不得假释，这一结果令德克森一家感到满意。

不过，十年后案件上诉，这次格兰特被判无罪。威尔玛感到无比震惊：“我没听错吧？无罪释放吗？真的吗？”“然后非常缓慢地，我开始感受自己里面有自由的涌动，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负担从我的肩膀上被卸下来了！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宽恕，就是我不再为一个罪犯接受怎样的审判而负责。对我来说，宽恕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也不意味着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坎迪丝的谋杀案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宽恕是一种新鲜的、持续的、永远存在的思想状态，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饶恕的最妙之处在于人里面的平安并不取决于是否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案件的法律制度，人已经与自己同上帝和好。”威尔玛在邮件中说。威尔玛的宽恕之旅让葛拉威尔的世界再次颠倒。“我想知道德克森一家如何能有说出这

些话的力量，他们从哪里得到宽恕的能力？”

故事背后的故事

“在历史书中读到信仰赋予人力量的故事是一回事，而在一个普通民宅的后院遇到一个做了极为了不起之事的普通人，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会。”葛拉威尔说，“当我坐在威尔玛家的后院，我看到了圣灵的大能，从那一刻开始，我被完全地改变，再也不同于过去了。”

这些普通人的信仰故事让葛拉威尔从小耳熟能详的圣经有了新的意义，这也是他为何将自己的书起名叫“大卫和歌利亚”的原因。“大卫和歌利亚”可能是圣经里最有名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非利士人派出一个最强大的战士巨人歌利亚前来挑战。可惜的是，以色列军队中无人敢于应战，因为歌利亚太强大、太可怕。当时只是一个牧羊少年的大卫，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放进袋子里，然后带着牧羊人的



David and Goliath

杖就走上了战场。他用机弦甩出一颗石子，打中歌利亚两眼之间，巨人仆倒在地。

葛拉威尔对这个故事的解释与众不同。人们往往强调双方的实力悬殊，理论上大卫获胜是不可能的，但葛拉威尔认为大卫的“机弦”是一种改变战争规则的新式武器。不过，葛拉威尔从中得到的启发与基督教传统并没有太大差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巨人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障碍并不像它们乍看起来那样不可逾越、令人沮丧和有压倒性。仔细观察，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事实：巨人可以被杀死，特别是对于那些心中有圣灵的、属神的人。”

由于信仰的力量，那些看上去不起眼、没有优势的人比他们实际看起来更强大，这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托克梅的故事以及德克森一家的故事的共同之处，这也是葛拉威尔在书中想要进入的故事。

不过，让这些故事之所以成立的根源，是耶稣的故事。葛拉威尔意识到耶稣的故事才是这一切故事的能力之源，“他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人物之一。他生于最卑微的家庭，一生从未担任过公职，也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可供他支配，他一文不名，没有什么权势。尽管如此，他成就了什么？历史上还有任何人比祂更加伟大吗？”

理解信仰需要阅历

回归信仰之后的生活，并不需要每天都面

对与巨人争战的危机时刻，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我们需要在其中做出各种各样的道德抉择。

因此，在《大卫与歌利亚》创作完成之后，葛拉威尔将精力放在关注日常的伦理生活方面。他发现，人们的伦理道德通常是被一套化约的“原则”支配的，这些原则或许包括人权、自由、种族平等。对基督徒来说，这些原则被称为“律法”。我们通过这些原则以不变应万变地回应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议题。不过，我们越是深入问题的细节，越会发现曾经根据原则进行的道德判断并不那么可信。

葛拉威尔关注到耶稣会曾经使用过的道德决疑法，该方法由圣伊纳爵于五百年前提出。与用一套宽泛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相反，该方法从细节开始，然后从细节到普遍。葛拉威尔发现这一道德推理方法如今在医学领域有复兴之势，这意味着医生不需要用一套原则来对待一个病人，比如“我支持病人的自主权”或者“我尊重这个病人的隐私权”，这些普遍原则可能无法为病人提供真实帮助，相反，在追求这些普遍目标之前，我要先弄清楚病人的生活、心灵和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此，葛拉威尔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修正主义历史”中，深入探索圣依纳爵留下的属灵传统，尝试决疑法在今天可能被应用的方式。葛拉威尔认为在道德议题中，“不是先从原则开始，然后再看案例，而是先看你的案例，然后回顾原



门诺派的婚礼

则。在我对面前的问题做出任何一般性的结论之前，我需要首先彻底弄清楚问题，需要倾听和深入理解。”

今年夏天，葛拉威尔参加了一场门诺派的婚礼，信仰的迷人之处再次吸引了他。在婚礼上，新郎新娘穿上围裙，为宾客们端上食物。这一场景让葛拉威尔想到圣经中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这种基督徒在世界生活的方式太美了，谦逊、简单、不做作。”

谈到自己来到美国之后对信仰的偏离，葛拉威尔说包含偏离与回归的信仰之旅对他是有意义的。“如果我25岁年纪轻轻就去参加这个婚礼，看见新郎新娘穿着围裙，我会觉得他们很好笑，但现在我被这副场景所感动。欣赏和理解信仰，有时需要时间和阅历的。”而上帝，永远是最有耐心的那一位。■

本文参考了华盛顿邮报、Netcomcyprus、犹他州新闻网，及乔伊斯自传和《大卫与歌利亚》，一并致谢

=> 播放音频

■ 文/展清

美国当地时间3月27日晚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曾执导《钢琴课》的简·坎皮恩，凭借《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 拿到最佳导演奖，她本人也成为首位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的女导演。此前，该片已在年初的第79届金球奖评选中获得最佳导演奖。

《犬之力》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菲尔和弟弟乔治共同拥有蒙大拿河谷中最大的农场。兄弟俩性格截然相反，哥哥菲尔是聪明而霸气的领袖；弟弟乔治则心善、温柔。弟弟在哥哥身边总是小心翼翼，因害怕被人嘲笑而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当弟弟秘密迎娶了当地一位寡妇萝丝的时候，愤怒而震惊的哥哥为了毁掉他们的婚姻，无情地打压弟弟和弟媳，想尽一切办法嘲讽、羞辱萝丝。

然而此时的观众，对于电影为什么叫《犬之力》这个名字，仍然摸不着头脑。

那些暗黑的细节

与乔治结婚后，萝丝像干渴的玫瑰一样枯萎，在菲尔可怕的精神压力之下开始酗酒，变得颓废。菲尔的邪恶作为，像芒刺一样隐秘而顽固地扎在萝丝的心里。萝丝瘦

弱的儿子彼得被菲尔当做一枚棋子来控制萝丝。见到儿子与菲尔骑马外出，萝丝便担心他会儿子图谋不轨，立即崩溃地哭起来。

菲尔擅于通过贬低他人来建立自己的力量：他轻蔑地当众烧掉彼得精心制作的纸花；一言不发地用班卓琴完美地弹奏出萝丝磕磕绊绊才能弹完的钢琴曲目；他躲在房间里从窗户吹口哨，让萝丝知道他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影片的最后时刻，《犬之力》片名的含义才变得清晰起来。当菲尔病死后，彼得坐在床上读旧约《诗篇》第22篇，在第20节诗人写道，“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这就是“犬之力”的出处。

在同一首诗写道，“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它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仿佛描述的就是萝丝和儿子彼得被公开羞辱、辖制、攻击的场景，让他们质疑自己的价值，感觉自己像虫一样。

电影从一开始就能看出，彼得很爱自己的母亲萝丝，不希望她被人欺凌。等到菲尔死后，彼得读完《诗篇》22篇后，从他的房间里看着母亲萝丝和继父乔治深情相拥而

《犬之力》
听到我们心中的
犬吠

文化

BENEDICT CUMBERBATCH

KIRSTEN DUNST

JESSE PLEMONS

KODI SMIT-MCPHEE

THE
POWER
OF THE
DOG

A FILM BY
ACADEMY AWARD® WINNER
JANE CAMPION

露出微笑，他们终于脱离了“犬类”的攻击。

其实此前在菲尔与彼得外出的一幕场景中，彼得粗暴地拧断了受伤的兔子的脖子，从中可以窥见这个表面安静阴柔的男孩，心里潜藏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剧情最大的反转是，医生在葬礼透露菲尔死于导致病牛死亡的炭疽病，可是菲尔平时总是叮嘱大家远离病死的牛。

观众至此恍然大悟，原来正是作为医学生的彼得凭借自己的知识，在农场外找到病死的牛，戴手套剥下牛皮，利用菲尔对他已经产生的好感，让菲尔帮助制作皮绳。手部受伤的菲尔在连夜制作皮绳的过程中感染了炭疽病毒，很快病发身亡。菲尔到死都不知道彼得就是杀人凶手。原来不只菲尔是恶人，外表温顺体贴的彼得心中隐藏的恶更令人心惊胆颤。

传统认为，以色列人的国王大卫是《诗篇》22篇的作者，他在这首诗中刻画了自己被恶势力打压的巨大痛苦，想要脱离犬类的攻击。也正如大卫的人生故事一样，剧情随后也出现了反转，当他因为贪恋拔示巴的美色而用计陷害其丈夫乌利亚，置勇敢忠心的乌利亚于敌人围攻之中，喋血沙场，力战而死，这个写诗的大卫是否也成了围攻勇士的恶犬？其情欲之旺盛，手段之狠毒，令人印象深刻，更惊讶领袖的这些暗黑细节竟然被如实记录下来，供无数后人发出自己的感慨。

这恰恰是富有人性的表现

犬吠声声，原来不只来自身外，也来自身

内，来自人的里面。心是我们最隐秘的地方，是我们的欲望、意志和自我存在的地方，也是其他人很难发现的地方。我们很难单从外表去判断谁是恶人。

回想在婚姻里自己与妻子激烈的碰撞，争吵的时候一旦我非要自己吵赢，思维和意志就好像被另一个自己主宰，原来恶在心中发动嚣张起来，连自己都感到可怕。当我一口咬定对方的错，就陷入激烈的互相指责。家庭空间中弥漫的恶，就像墙体挥发出损害健康的甲醛。身处第一犯罪现场，隐约感知一种邪恶和黑暗交织的快感，丑陋自私的自我形象显露无疑。这样的日子，无论输赢都让人感觉和世界末日无异。

当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吵过后，常感到后悔不迭，也会叹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恶呢？”或许你也曾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在生活中我们对外笑脸常挂，对内则是说翻脸就翻脸；在外面有多么光彩照人，回家就有多么昏天黑地。并不是面对外人时没有真实的恶意潜伏奔流在我们心里，而是它们没有发作出来，因为我们顾忌后果可能无法承受，我们在精心评估为恶的代价。恶真实盘在人的心中，伺机发动。担任过牛津大学校长的约翰·欧文早就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对任何一种恶免疫，每一种恶的种子都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

律师寇尔森曾担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级顾问，直接参与了“水门事件”，丑闻曝光后也因此入狱。他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总统的顾问团

里有四位科学派（ChristianScience）的信徒，其中就包括幕僚长哈德森。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过着正派的生活，但其信念系统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其实本没有所谓的罪或恶势力，它们其实并不存在，除非我们自己容让它们侵入我们的思想。”寇尔森认为这个很少被人注意的细节，却和丑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恶的轻忽，让人失去了警觉和抵抗力。

研究纳粹之恶的作家欧文·路茨尔（ErwinLutzer）发现，希特勒的身上充满矛盾之处。“在他生活于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存积干面包喂养松鼠和小鸟，而且在他上台后几个月内就签署了三份保护动物的法案；不过，当他看到欧洲的伟大城市陷入火海中的画面却欣喜若狂，对华沙和伦敦的轰炸尤其让他狂喜，他因指挥官没能放火焚烧巴黎而恼怒。他可能在与孩子们谈话时轻轻啜泣，而同时对另一处集中营的完工倍感兴奋。”

而且，“希特勒有帮手，成百万的帮手，不管他们被分派的任务如何令人厌恶，他们都遵命照办”。路茨尔不认为这是丧失人性的表现，恰恰相反，“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连同希特勒本人，都太富有人性了。只要我们读读今天有关波斯尼亚、南斯拉夫的暴行或者我们邻居的孩子被勒死的头条新闻，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原本的人性并不太美妙。当条件适合时，被抑制的邪恶常常会爆发出来。当限制被拿掉后，当人们绝

望时，以及当权力的归属悬而未决时，人们的心灵状态就会向所有的人赤裸裸地敞开。如果我们以为纳粹德国再也不会重现，那我们就太天真了。”

就在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出生于乌克兰的女星米拉库妮斯 (MilaKunis) 在致辞中提到，“那些在难以想象的黑暗中找到力量继续战斗的人令人敬畏”。随后主办方以片刻的默哀表达对正处在被伤害和被侵犯之中的乌克兰民众表示支持，并恳请全球观众提供人道援助。

文化

救我们脱离心中的狂吠

值得警醒的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不仅仅是脱离别人的恶，也需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恶。耶鲁大学教授沃弗 (MiroslavVolf) 认为，我们在看到他人之恶的同时，也需要正视自己的恶，因为人很容易忽略自己的恶。

沃弗说：“不可否认的原则是：当你遭受的不公正斗争越激烈，你就会对自己造成的不公正视而不见。”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维权的义士却家暴自己的妻子，并且堂而皇之地要求受害人为了正义的事业必须隐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存在于信仰群体外部环境的逼迫，成为人们容忍群体内部辖制与虐待的理由。

因此沃弗指出，不管是集体性的恶，还是个人性的恶；不管我们要处理的是国际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邪恶都必须首先被点名和面

对。绝不能逃避邪恶的问题，假装事情其实没那么糟，或者主动用“情有可原”或“他们在下一步大棋”为恶开脱，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或公众人物时更是如此。有时人们以为自己在为了一国一族“下一盘大棋”，为了一项伟大的使命，甚至是为了上帝“下一盘大棋”，最终却今生与来世满盘皆输。

正如《诗篇》22篇的作者大卫的罪行，先要被先知拿单当面指责曝光之后，才有机会幡然悔悟，不再继续将自己的错误合理化或隐藏。大卫当然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但他同时体会到被赦免的平安和摆脱罪恶的自由，并写下了《诗篇》中的忏悔诗，警戒后人。真实，被光照得改变的前提。也只有当恶行和行恶的人被揭露表明出来，我们才得以谈及拥抱那个深刻伤害我们的人。

在这个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堕落世界里，很多事情让人感到沮丧和愤怒。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攻击和朋友的背叛，从人性自然涌起想要报复的冲动。当真相显露，另一项挑战就摆在人们面前，我们如何回应罪恶？是像电影中的彼得一样，苦心孤诣地谋划反击，还是像历史上另一个彼得一样“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的，好使你们承受福气”？

2005年的一部老片子《双面翻译》中，女主角薇亚幼年遭遇家人被炸惨死，当男主问她是否怨恨埋地雷的凶手时，她娓娓道出非洲故乡库

族人的一种“溺亡仪式”：当有人被杀，无论是蓄谋还是意外，受害者的家人将会追悼一年。然后族人在湖边彻夜聚会，黎明时分凶手被绑起来放进小船，等船划到湖心就把凶手丢进水里。由于凶手的手脚已被捆住，所以无法游泳求生。而此时受害者的家属面临两种选择，是任由凶手溺亡，还是去救他？

选择让凶手溺亡、以牙还牙似是最直接的反应、最公平的原则。但库族人却相信，家属若选择让凶手溺亡，虽然仇恨得报，但复仇者的余生将会在哀悼中度过。反之，如果他们愿意伸出援手，自己心中的悲伤才能得到释放，因为报复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悲伤，唯有饶恕才能终止悲痛。

学者赖特 (N.T.Wright) 认为：“饶恕表示我们的心已经决定，不再让所发生的恶行，决定我们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才是饶恕的真义。饶恕很困难：难以实行、难以接受，但是它一旦真的发生，就难以摧毁。真实的饶恕一旦展现，便坚定不移，绝不像没骨气的容忍。”

我们都是需要被饶恕的人，唯有饶恕才能带来和好。当我与妻子争吵，看到自己内心的恶并愿意正视的时候，就更容易顺服内心提醒的声音，因为不配得到恩典的我，已经被饶恕了。这股由上注入的医治的力量，能让人真正放下心中的苦毒和仇恨，可以自由地爱人，恸哭着说“我愿意饶恕你”，不再被困在罪恶循环、彼此激发、一同沦落的陷阱。■

=> 播放音频

■ 文/希幔

近日由吴彦姝、奚美娟领衔主演的电影《妈妈！》获得了广泛关注，吴彦姝更是凭借在片中饰演85岁的妈妈，照顾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65岁的女儿，摘得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影后。

故事发生在杭州，妈妈蒋玉芝（吴彦姝饰）和女儿冯济真（奚美娟饰）都已退休在家。原本是女儿每天为母亲做饭，准备好母亲的药，带母亲去医院体检。然而女儿的大脑出现萎缩，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医生缓缓告诉她：“这种病会缓慢起病，逐渐加重，你会出现幻听、幻视、记忆力下降等认知功能减退的症状，最终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能力和你的社会功能……”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痴呆症患者最多的国家，其中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425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记忆减退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常见的症状。影片将故事设定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知识分子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当社会上更多人面临失忆的危险，人们能做的似乎只是凭借本能叫出一声“妈妈”。就像

电影结尾，潮水即将来临，妈妈像对待孩童一般重新教女儿走路，两人相互拥抱，女儿轻声呼唤。画面最终定格在妈妈紧扶着女儿轮椅的背影。

时代的车轮曾经轧头而过的真相发出刺耳的沉默，大屏幕上，母女相依为命、温情呵护。散场后的观众，大脑似乎也经历了某个瞬间的断片，然后带着各自收获的搜索关键词，回到家中陪年迈的父母吃上一餐饭；夜凉如水，独自坐在电脑前，企图救赎记忆。

当知识分子失去记忆

影片中，当女儿发现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后失魂落魄，一个人去西湖边痛哭。她有很多不安和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她无法再照顾母亲。趁着自己症状还不严重，她把母亲送进条件不错的养老院，把财产都转移到妈妈名下。

面对女儿的病，妈妈心痛地说：“我多希望得这个病的是我！”她安慰女儿：“生活不是按下了暂停键，说不定我们比以前沉闷的交流更有趣，就像我们又重新认识了一次。”女儿的病刺激出母亲最后的斗志。她说：“每位妈妈都是母狼，我虽然老了一点，但是我的耐力不差，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小孩。真有一天，你不会阅读了，不认识路了，就让我做你的眼

文化

电影《妈妈！》 失去记忆， 就等于失去灵魂？

睛和腿脚。”

年迈的妈妈，开始健身、瑜伽、举哑铃、劈叉，只为了活久一点照顾女儿。母女角色开始转换，妈妈给女儿做饭、洗澡。当女儿内急眼看就要尿裤子，不会开自家大门密码锁的妈妈，直接砸碎玻璃翻窗进屋开门。但还是晚了一步，湿漉漉的裤子让女儿觉得羞耻，哭起来。妈妈连忙说：“不怕不怕。妈妈在呢，不怕。”

只是女儿犯病的时候，讲话很刺耳。当找不到父亲的日记时，女儿气愤地对妈妈说：“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东西，你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把日记放哪儿了？给我闪开，别挡道！”

尽管女儿的失忆逐渐严重，但显然父亲的日记仍然是她非常看重的东西。而一个民族的生存记忆，在母女的亲情呵护中暴露出尖锐的细节。原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考古学家，母亲教授诗歌文学，一家三口也曾其乐融融、浪漫温馨。然而在影片有意含糊处理的某个特殊年代，在那段恨不得遗忘的“荒唐的岁月”里，全国的知识分子都遭遇了巨大的冲击。

电影中，女儿对眼前已不认识的妈妈说：“你是个好人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很小的时候，杀过一个人，我没有用刀，可他死得很惨，他跳湖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审判我，但我心里知道，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打开，让他回家，喝到热水，对他笑一笑，他就不至于这样了。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以为他是个大坏蛋，可这个大坏蛋是我，该死的是我，可我还活着，

我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惩罚。”

年少无知的女儿像不同年代里许多相似的年轻人一样，被洗脑要与父亲划清界限，才罔顾亲情做出了蠢事。此后女儿一直过着克制甚至清苦的生活，做义工，保释陷害她的女孩，也始终没有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似乎想要以此赎罪。这也是她晚年执着于出版父亲日记的原因。在她的内心深处，这是一段漫长的自我审判与自我救赎。

电影中，多次出现女儿在幻听幻视中看到父亲的画面。她被父亲爱过，但是因为伤害过父亲，心里充满愧疚。幻觉中，她看到爸爸妈妈与几位朋友在家里欢笑聊天，女儿急忙回厨房拿点心给爸爸吃，然而回头转身之间只看到妈妈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睡觉。另一次幻觉中，爸爸在院子里抽烟，女儿拼命想要为父亲打开门，可怎么也打不开，破门后却发现父亲不见了踪影。

除了幻听，童年的美好像深刻的烙印一再闪现。即便失忆，刻在心版上被爱的记忆却仍然在。父爱成了她生命中无法解开的死结和痛处。因为自己的错，女儿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而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整个社会就能获得一批廉价零件一样的劳工，别有用心的只要做出一点点模仿爱的举动就可以在人群中呼风唤雨。

一直看在眼里的妈妈说出了在女儿健康时无法说出的话：“这么多年了，该放过自己了。”女儿伤心地说：“要是他能活过来，我死了都愿

意。我一直在等他，等人的滋味好难受。”逝者无法复生接受负疚者的道歉。那些被错与罪日夜噬心的人，最希望听到一声“我原谅你”。可是谁能对他们说出这句恩言呢？罪若不得赦免，生存就沦为苟活，失忆或许成为人们潜意识里期待的解脱。

认不出对方，却可以彼此相爱

除了父亲的爱，女儿也很在意妈妈的爱。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家人成为病人生命最后一站的全部依托。她问妈妈：“你会忘了我吧？”妈妈说：“不会。”妈妈反问道：“你会忘了我吗？”女儿说：“我不知道。我好像就记得我妈妈。”其实女儿已忘记了就在身边的妈妈。

不小心摔了胳膊后，女儿问妈妈：“我的病还会好起来吗？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妈妈安慰说：“不会，我一直在，我一直在。”女儿又问：“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妈妈说：“没有，你怎么样，妈妈都爱你。”面对记忆渐渐衰退的女儿，妈妈的话充满安慰又充满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一天比一天糊涂。就算妈妈是母狼，也无法最终保护孩子。

研究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的美国医生本杰明·马斯特 (Benjamin Mast) 坦率地承认，目前人们可以高度准确地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但却不能很好地治疗它，不能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新兴的药物、脑部扫描和脊髓穿刺都不能帮助人们的记忆。

面对患者记忆的丧失，他不得不追问：“失去记忆意味着什么？”随后他发现，“智慧、理性和口才等特征越来越多地定义了人的身份。这使得阿尔茨海默病更具威胁性，因为患者会失去定义身份的上述能力。”爱和情感关系、信任关系理应成为构成身份与人格的重要部分，而不是过于重视认知能力和活动能力。最大的恩赐是爱。即使人们失去记忆，认不出对方，无法思考，却仍然可以彼此相爱。这种爱和人们所信赖的关系，将支撑起我们的存在。塑造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行为，特别是我们反复做的事情。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很难记住最近发生的事情，负责将新信息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以供日后提取的大脑系统已经受损，好像文件没有被妥善归档，以后就无法取回。这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很不利。但幸运的是，人们对故事的记忆、程序记忆和情感记忆受病情的影响较小。

马斯特的研究发现，“在大脑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信仰群体中的日常活动，例如小组学习、唱诗，都可以帮助患者回忆起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些在爱的群体中进行的活动提供了一种持久和更深的联系。即使是这些简短的记忆形式也提醒我们，我们被一份超越的爱所爱着，并提供人去爱的机会。不管我们看起来有多虚弱，这种爱是一种超自然的礼物，是无法从我们身上拿走的。”马斯特认为，信仰群体独特的记忆实践是他们带给现代老龄化社会的礼物。



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实

当发现妈妈有了阿尔茨海默病常有的失忆幻视、粗鲁待人等症状后，《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肯·亚伯拉罕 (Ken Abraham) 在《当父母成了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沮丧地写道：“妈妈不再是原来的妈妈了。”但是很快肯就发现，妈妈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那么糟糕，尽管她的能力有下降，但当她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参加活动时，她“几乎就像我一直认识的那位母亲”。

肯特别记下了妈妈85岁生日那天的情形。那天的生日会，80多位朋友应邀而来。妈妈健康时一直参与司琴的服事，家人计划安排客人喊出他们的要求，让妈妈再次演奏，“没有事先排练，也没有事先通知”。“哦，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弹。”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摸索着键盘。当有人选

了一首《奇异恩典》，妈妈的手指竟然熟练地在键盘上弹奏起来。

“妈妈凭记忆弹奏每首诗歌，她也和我们一起唱歌词，经常是唱和声的部分。见证这一切真的很奇妙，妈妈不记得那天是什么日子了，却仍能记住那些经典的诗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有人问‘你弹累了吗？’妈妈回答‘亲爱的，你们能唱多久，我就能弹多久。’”众人又笑又唱两个多小时，唱了几十首歌。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

“这样的聚会，帮助妈妈唤起了深层次的记忆，让妈妈想起自己是谁的儿女，似乎绕过了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的认知障碍。她可能不记得吃药，但她记得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事，那些与家人一起唱诗敬拜的时刻。”肯被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他在书中写道：记忆和灵魂并非同样的东西，失去记忆的老人不等于失去灵魂。有时，这群正在失去记忆的人只是无法表达他们并没有忘记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事实。

回到电影《妈妈！》中，导演杨荔钠借助知识分子的身份设定，沿着“记忆”的线索回溯历史的深处，让观众看到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细胞所遭遇的创伤。当爱的内核运转乏力，家就难免消失解体的命运。

茫茫神州，时间滚滚流逝，多少失忆的儿女在生命消逝前的日子，仍然活在渴望被爱的幻听幻视之中，活在过犯得不到原谅的纠结煎熬之中。他们的生命，是否同样需要听到一首歌，安慰每一个即使失忆却仍然不安的灵魂？ ■

=> [播放音频](#)



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巴罗斯，现今成为一名反人口贩卖的专家，

他清楚地看到：人贩子原来离我们并不远，

他在自己家乡为饱受摧残的未成年女孩建立了一个“恩典避难所”。

他深知，当人口贩卖的罪行发生在根深蒂固于当地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婚姻里时，

受害人往往没有得到及时的识别，更无法得到急需的支持。

巴罗斯：原来人贩子就在隔壁！

文/展清

近日，人口贩卖问题引起民众极大关注。事实上，人口贩卖一直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联合国人权专家委员会成员莱伊纳尔特 (DaliaLeinarte) 表示，“人口贩卖是基于性别的犯罪，与性剥削紧密相连。”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和女童成为主要受害者，其中未成年女性占有被发现受害者的30%，以性剥削为犯罪目的的贩卖约占59%。

2020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报告，名为“人口贩卖与婚姻的相互联系”，报告

称，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女孩被迫或被骗与比她们大得多的男子结婚的现象，陷入向这些男子提供性和家务劳动的悲惨处境，其中有的女孩年龄仅有12岁。

曾是妇产科医生的杰弗瑞·巴罗斯 (Jeffrey Barrows) 了解到相关信息后，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当时他以为这些问题只是出现在泰国、利比里亚之类人口贩卖严重的国家。直到一次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原来人贩子离我们不远

200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巴罗斯在电话里

和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1865年于英国创立的有信仰背景的国际慈善公益组织) 打击性交易的国际团队成员亚当·弗瑞尔 (Adam Freer) 热烈交流着。“弗瑞尔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想了解更多，想知道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如何帮助那些被困在性奴役中的年轻女孩。当时我以为绝大多数被奴役的女性都生活在柬埔寨和泰国等地。”没想到弗瑞尔告诉他：“你所在的俄亥俄州就有大约一到两千名被贩卖的女孩！”

巴罗斯惊愕到不敢相信，原来人口贩卖就在隔壁，人贩子离自己并不远。弗瑞尔还告诉他，大多数权威人士要么不知道这个问题，要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些女性。当巴罗斯问到“她们需要什么帮助”时，弗瑞尔毫不犹豫地回答：“她们需要一个专门的康复机构，让她们得到帮助，生活恢复正常。”巴罗斯接着问：“俄亥俄州有这样的康复机构吗？”弗瑞尔回答：“没有。离你最近的机构在亚特兰大。”巴罗斯再次感到震惊，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清楚的感动出现在他的心中，就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对他说：在俄亥俄州为18岁以下被贩卖的女孩建立一个家！这个家就叫“恩典避难所” (Gracehaven)。

巴罗斯了解到，当时全美国只有45张专门为未成年人的性交易受害者提供的康复床位。这进一步让他相信有必要让“恩典避难所”尽快运作起来。2008年初，他召集了一个团队组成董事会，筹集资金购买了一套占地10英亩的房子，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房屋翻新工作，

包括为女孩们准备五间卧室、一个全新的厨房、餐厅和客厅，以及一个用作教室的大房间。唯一的主要障碍是从俄亥俄州获得经营未成年人康复设施的许可证。

随着了解的深入，巴罗斯发现，在美国近88%的受害妇女和女童在被贩卖时曾进入医疗保健机构，遇到过医疗专业人员，但却很少被发现，因为只有不到3%的医疗保健人员接受过人口贩卖方面的培训，拥有相关的常识。作为一名医生，他开始在全国各地演讲，与另一家名为“正义希望”（HopeforJustice）的非营利组织合作，负责医疗人员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识别明显的性创伤、精神创伤、多种性传播感染等。

此前，巴罗斯作为有宗教信仰的医生，曾是著名机构CMA（Christi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顾问，与美国国务院贩卖人口办公室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包括列明受害者的保健需要、培训相关人员识别潜在的受害者等。许多已经被曝光的事件揭示出，当人口贩卖的罪行发生在根深蒂固于当地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婚姻里时，受害者往往没有得到及时的识别，也没有得到她们需要的支持，辨认和调查更加复杂。

全球范围内大多数以婚姻为目的的贩卖案件都涉及年轻的女性，许多人来自弱势家庭。而所谓的“婚姻”可以由家庭成员、婚礼代理或经纪人安排，通常是为了经济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新娘实际上是被绑架了。被困在这些强迫“婚姻”中的妇女和女童面临暴力、虐待、行动

限制，以及与父母和朋友孤立的处境。这类贩运中只有一小部分案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定罪的案件很少。

查明和保护受害者，并起诉相关责任人，是减少这类罪行的直接办法。巴罗斯更建议：“每一家大型医院都应该为人口贩卖受害者制定应对方案，就像为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制定应对方案一样。”



恩典避难所（Grace Haven）

“你们有点不一样”

据专家估计，美国有数十万妇女和女孩被卖作性剥削，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公民。皮条客主导的卖淫是所有形式的人口贩卖中最残暴的一种。在“恩典避难所”接受康复治疗的雪莉就是一名受害者。在俄亥俄州的乡村小镇长大的雪莉，在五年的时间里被一个皮条客和她自己的家人贩卖到一处又一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伤害和虐待。

和许多被虐待的女孩一样，雪莉身上纹着施暴者的名字，这些纹身提醒雪莉，她不属于自己。即使在她已经摆脱了辖制之后，纹身仍然让

她困在噩梦中无法继续前进。“每次我洗澡或试图审视自己的身体时，我都会想起我曾遭受的暴力和剥削。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每天看着那些伤疤，看着自己身上的名字，只会让你沮丧。你开始怀疑，除了那些纹身显示的你，你还能成为别的什么人吗？”

一个叫“幸存者墨水”（SurvivorsInk）的草根项目，帮助受害者把纹身变成希望的记号，用充满生命和希望的图案覆盖那些邪恶的标志，帮助受害的女孩想到她们如今已经摆脱了虐待，成为被爱和被接纳的人。

刚来到“恩典避难所”时，雪莉很安静，不跟任何人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开始和其他女孩成为朋友，一起玩篮球、游泳，听嘻哈乐，上吉他课。原本自我形象非常低的她在学校表现很好，获得了足够的学分跳级。她还在继续接受治疗，帮助她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她说她在家乡的小镇上感到不安全，她想留在靠近“恩典避难所”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支持系统。现在的雪莉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业，她的梦想是在执法部门工作，帮助像自己一样受到伤害的女孩。

创立“幸存者墨水”的同样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女孩詹弗妮。詹弗妮曾在童年虐待、街头卖淫和吸毒中幸存下来，皮条客给她打上“烙印”，用纹身表示对她的“所有权”。经过18个月的康复治疗，詹弗妮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建立了这间机构，为受害的女孩提供帮助。

15岁时被贩卖的简，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告诉她，遭遇这些是她自己的错。简的愤怒表现在激烈的语言和暴力行为中，这些行为使她不断惹麻烦，出现在少年法庭上。在“恩典避难所”的两年时间里，她开始更多地讲述自己的苦难——多年的性虐待、身体虐待、被贩卖和强奸。当简开始明白“恩典避难所”真的别无企图，只是无条件地支持她时，她开始了缓慢却坚定的改变。她有了自己的公寓，她邀请避难所里的每个人来家里。她说：“我想与那些无论如都支持我的人一起庆祝。”

另一个女孩凡妮莎，用了将近五个月才敞开心扉。有一天，凡妮莎装作若无其事地对“恩典避难所”的工作人员凯丽说：“我有一项秘密技能，能让任何人走开。我会很刻薄、忘恩负义，让任何人放弃和我在一起。但不是你，我不能让你离开我，而且不只是你，包括这里的所有人员。你们有点不一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我。”现在，凡妮莎越来越乐意公开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经常和同工讨论有关灵性的问题，并决定要委身于群体之中。

巴罗斯说，像雪莉、简、凡妮莎这样的女孩依然存在于很多地方，她们迫切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个真实可见的“离不开”的人，作为桥梁让她们感受到那份看不见的爱。

找到那一只迷失在家门外的小羊

“大多数的国际受害者都来自非常贫穷的

地区和家庭，她们可能没有受到家庭的虐待，但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因此成为人贩子的猎物。而美国多数的未成年受害者都来自受虐待或被忽视的家庭，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专门的康复场所，因为参与性交易的女孩与人贩子有着创伤性联结。”

巴罗斯看到，美国目前为未成年受害者提供的庇护所严重不足。即使执法部门找到一个陷入性剥削的女孩，也没有安置她的地方。通常的选择是一个对相关问题缺乏了解的普通教养院或青少年拘留所，最后这些女孩往往会回到人贩子那里。巴罗斯目前的大部分工作是为女孩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家，替代她们原来生长的虐待环境。

这些女孩在低自尊和精神创伤中长大，“当她们离家出走后，被那些擅长操纵她们的人贩子带走。他们准确地知道女孩们想要听的话，并在开始阶段哄骗女孩爱上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创伤性联结，也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许多国家，性交易中被发现的未成年人通常会被当作罪犯对待，被逮捕并被送进少管所。瑞典在十几年前进行司法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法律允许执法人员不必逮捕卖淫或受性剥削的女性，而是去彻底追查那些嫖娼的人和人贩子，提高对贩卖一方的打击和惩罚力度，结果瑞典的卖淫率下降了80%以上。

巴罗斯希望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采用瑞典模式，让未成年人被发现从事商业性交易时可以被适当地视为受害者，而不是罪犯。在他和其

他参与者的呼吁下，俄亥俄州2014年重新组建了一个人口贩卖委员会，并修改法案将人口贩卖改为一级重罪，并改善了对受害者的照顾。

对于国际范围内的人口贩卖问题，巴罗斯坦承情况的严重，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当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他很难激励对方改变法律，但他还是希望能够互相分享经验，促使人们修改法律并认真执行，否则腐败将使贩卖活动在一些国家继续猖獗。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当头。”巴罗斯认为，记载在犹太文化经典旧约中的这句话，很早就列举了人类社会最容易受到剥削的三种人群：生活在异乡的人、没有父母的儿童、没有保护的妇女。这些人也一直是最容易遭受人口贩卖伤害的群体，今天仍然如此。

巴罗斯说：“为受伤害的女孩提供康复治疗，很多时候意味着我们整天都在化解危机，也意味着在进行没有答案的对话，我们只需要倾听她们的痛苦。这也意味着第15次说服一个女孩，逃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时甚至需要熬夜到凌晨3点来帮助她们。我们领受呼召去做这件事，为我们的女孩们祈祷，让她们真正知道自己是多么被爱被珍惜。她们就是牧人甘愿离开九十九只去寻找的那一只迷失在家门外的小羊。”

本文参考了以下书目、网络等资料，一并致谢
 Medical Mission.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Sojourners. The Guardian. Gracehaven

=> [播放音频](#)



这里有曾经叛逆离家、吸毒贩毒的问题少年，这里有在美国社会寻找自我价值的华裔二代，这里有成长为专业才俊的青年医生，他们都曾不约而同亲自踏上非洲的土地，并且一来再来，去到当地偏僻的乡村甚至麻风村。

回美国的路上，一个孩子对父亲说：“我绝不会再抱怨了。”

此间的少年，为何要去非洲？

文/木小易

九年前，在美国正准备去读医学院的华裔男孩Jimmy，在父亲徐俊医生的建议下第一次去到非洲。经过了10天的非洲当地生活后，在返程的路上，Jimmy说了一句让父亲终身难忘的话：“I'll never ever, never ever complain again.”（我绝不会再抱怨了）

正是儿子的这句话，坚定了徐医生想要带更多青少年去非洲体验一下的决心。徐医生是非洲哭泣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这间慈善机构自2013年正式运作以来，陆续邀请一些青少年踏

上西非的土地，亲身体验这片土地的贫穷与混乱，见证希望与改变。

300双穿过的球鞋

回忆起带儿子第一次去非洲的情形，徐俊至今仍记忆犹新，“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来到一个他在美国难以想象的贫穷的地方，脸上满是那种震惊的神情。但他很快适应下来，按着大人的安排参与工作。”

每天早上，团队里的年轻人会早起，替长辈做早餐、午餐，甚至晚餐，因为白天医疗队要外

出服务的地方不一定有吃饭的地方。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他们会围坐在桌子前，按照医嘱把当地居民通常所需的药物进行处理。

“考虑到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为了让病人一眼就知道如何服药，我们会把药物按照颜色、数量等进行分装，这个工作量很大很繁琐，但孩子们会尽心去做，甚至有时候忙到夜里12点以后。”

Joshua是2019年首次参与其中的，他的父亲李医生是徐俊的同事和好友，也是非洲哭泣基金会的理事之一。

Joshua喜欢踢足球，他把这个爱好也带到了非洲，没想到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募捐球鞋。这让父辈们感受到年轻一辈新鲜的创意影响力。

他们服务的主要地方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历史上曾是奴隶贸易最大的转运站，如今这里成了西非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但2020年的人均年GDP只有1356美元。当地的教育水平低下，许多孩子几乎都没上过学。医疗条件也极其缺乏。

徐医生和同工们在当地建起了公益诊所，成年人来看病的时候，跟着家长一起来的孩子只能被留在外面空旷的空地上。Joshua就召集孩子们一起学英语，或者踢球。“怎么他们都光着脚呢？”经过询问，Joshua得知这里的孩子几乎没有正经的球鞋可穿，因为鞋子太贵，只好穿着拖鞋或者赤脚踢球。



乞讨的男孩



分装药品



总统志愿服务奖



尼尔森牧师和儿子安德鲁

国际

回到美国以后，Joshua提出了募捐球鞋的想法，同去非洲的七八个伙伴迅速响应，联合发起了募捐行动。募捐要求清晰明了：鞋子要八九成新，号码不作限制，捐赠之前请洗刷干净。标准明确后，大家开始分工合作，线上线下齐头并进。

线下工作主要是制作海报，然后在街道或学校张贴，并进行宣讲。一双球鞋对于美国孩子算不得什么，有同学对此提出质疑和不解。Joshua和同伴们就分享他们在非洲的见闻，耐心解释发起活动的初心，这为他们赢得了许多同学的支持。擅长网络技术的Gary就是听到倡议后，主动要求担纲线上工作的。他设计宣传网页，开通募捐通道，整理邮件、收据等，让活动的影响力借助互联网持续扩大。

募捐从2019年开始，到2022年3月团队再次出发前往西非前结束。一众青少年齐心协力，竟然吸引了多个城市的几百个家庭关注，最后募集

到300多双球鞋。如今，这些球鞋已经送到了塞内加尔孩子们的手中。看到非洲的同龄人也能穿上像样的鞋子，自由地奔跑、踢球，每个参与的孩子都觉得自己的努力很值得。

非洲哭泣基金会拥有给志愿者验证义工服务时间的正式资格。Joshua的义工服务时间达到了他所在青少年评选阶段的最高标准——100个小时，因此他获得了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全美最高荣誉的义工服务奖项——“总统志愿服务奖”（PVSA）。当收到证书、奖牌和由白宫发出的有总统签名的贺信时，Joshua觉得特别自豪，比他考试获得好成绩、参加乐队演出更有成就感。

问题少年摆脱问题

基金会的董事尼尔森牧师，每年都会带着收集来的旧衣物、书籍、计算机，以及总计上百万美元的捐款，去到西非建学校、打井、修路、

开拓教会和基地。他不但要牧养教会、培养当地同工，还兼顾后勤、司机等工作，他也把他自己的儿子安德鲁带到了团队当中。

原本这个家庭已经放弃了要孩子的希望，但妻子却在被诊断患上不孕症后第六个月怀孕。尼尔森夫妇对神充满感恩，小安德鲁也被父母视为宝贝，自小在父亲所在的教会长大。到了高中，安德鲁接触了一些品德不端的朋友，搬到外面朋友家去住，决定再不去教会，与父亲的关系也变得僵硬起来。这帮人带着安德鲁吸毒贩毒，一开始他因为害怕拒绝了，可是随后因为经济需要，他下决心要成为学校里最大的毒品提供者。

他直接找毒贩进货，然后直销给同学。因为不经过中间人倒手，所以他赚了不少钱，引起了同伙的妒忌。某次他像往常一样拿到毒品，出来后突然被十几个男孩包围。他们身量高大，而且带着刀。正在这个当口，毒贩的太太突然走出门

来看到这一幕，大吼一声：“你们在干什么？都滚开！”大家四散而逃，安德鲁因此躲过一劫。

有一天，尼尔森牧师正在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上台告诉他，“你家出事了，你必须回去。”回去后，尼尔森发现自己的家被一群警察包围着，过了一会儿儿子安德鲁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警车。原来警察在安德鲁的房间里找到了半磅可卡因。因为孩子还未成年，警察允许安德鲁被保释回家。

忙于服事的尼尔森这才意识到，儿子的情况竟然已经落到犯罪的地步。这次被捕的经历让安德鲁决心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在父亲的带领下，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再也没有吸过一次毒。教会重新接纳他，陪伴他成长。安德鲁还跟着父亲去非洲，前往莫桑比克和宣教士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属灵培训。

2016年以来，安德鲁多次自己前往塞内加尔、莫桑比克等地做义工，并成为青少年团队的负责人，组织和带领大家开展各项服事。在徐医生看来，“安德鲁是其中改变最大的青少年。”

在付出中体会价值感

如今，Jimmy已经成长为一位专业的医生，除了父亲的影响，更多的是被想要用医术服事非洲的志向所激励。

“像头疼脑热、拉肚子这些常见病的医疗常识，都可以帮助到那里的人，更何况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的确，塞内加尔的人均寿命不超

过50岁，婴儿的平均死亡率高达50%。

许多家庭会把男童送往麻利埠。麻利埠是一个分布在西非各国的伊斯兰教育机构，专门为贫穷家庭5岁以上的孩子提供“免费代养和教育”。实际上，他们却强迫这些孩子外出乞讨，如果有人不能完成当天乞讨的金额就会被关起来，期间不提供食物或任何其他看护。

麻利埠利用孩子积累巨大的财富，再用金钱和宗教来操纵官员，以至于政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甚至与其勾结谋利。2013年当地就发生了至少9名孩子丧命的惨案，虽然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民怨，但最终麻利埠的负责人却被宣判无罪释放。

“记得有一次我们驶过一条公路，竟然在路上看到一个庄园，而所有的汽车都必须绕道才能继续通行。当地的朋友说，这是一位麻利埠大佬的家，他占住这块土地，没人敢惹他。”徐医生对记者说。

而等到孩子们长到青春期，不肯凡事听命，麻利埠就不愿再继续管束他们，而是把他们赶出去，任凭这些既不识字，也没有谋生技能的青少年涌入社会，为生存偷盗抢劫，成为社会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有鉴于此，基金会决心在当地建立职业技术学校，针对实际需要开设文化班、建筑工程班、农业班、烹饪班、缝纫班等等，帮助年轻人掌握可以谋生的一技之长。

几年的时间里，技术学校收到了来自世界各

地爱心人士的支持。除了捐款捐物，还有人帮助设计、提供建材、免费远航运输。徐医生说：“涓涓细流不断涌入，汇聚成江海。我们的信心也如同一粒芥菜种，开始很小，慢慢却长成了参天大树。终于从这块空地上凭空‘长出了’一所技术学校。”如今，已经有三届学生顺利毕业，服务社会。

学校里所有的项目，青少年都可以全程参与，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也是他们被吸引去了三四次还想再去的原因。这些在美国社会里寻找自我认同的青少年，藉着力所能及的付出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受疫情影响，最近一次非洲之行直到今年3月才成行。徐俊带领十几位青少年，运送价值80万美元的药物、孩子们捐献的球鞋、两部电脑和5部手机，抵达当地的偏远乡村包括麻风村，也给技术学校的同学们送去礼物。

“如果我们只是给孩子留下钱财照顾他们的生存，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爱孩子，不是给他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衣食住行，不是把他们安置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不经风雨，而是培养他们有一颗爱人的心，一颗愿意为别人的生命而奉献自己的心。生命的意义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即使生命短暂，如果心中充满爱，刹那就可以与永恒相连。”徐医生欣慰地说：“时至今日，许多参与非洲之旅的年轻人，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故事。他们感受到自己不但可以被神改变，更能被神所用！” ■

多年来， 为何只有他们 能从邪教出来

信仰
反思

这个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之一
曾拥有数百万会众和自己的电视、
广播及出版公司；
领袖乘私人飞机与各国元首会谈，
要求会众高度忠诚，
污名化每个敢于质疑或离开的人。

然而，改变却在创会领袖离世后发生。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异端如此彻底地归正。”
《今日基督教》杂志如此评论。

■ 文/择光

[=> 播放音频](#)

“在我们心中，警察，就连美国总统都没权力管我们。沃伦·杰夫斯就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先知，你怎能让人凌驾于上帝之上？”在Netflix于6月8日最新上线的纪录片《乖乖听话：邪教里的祷告与服从》里，一位被“耶稣基督后期圣徒原教旨教会”（FLDS）成功洗脑的年轻女性讲述着自己甘愿被虐待的原因。

沃伦·杰夫斯（Warren Jeffs）是这个庞大的邪教组织的领袖，教派的创立者是他的父亲。1986年该教派离开摩门教自立门户，恢复了摩门教“一夫多妻”的教义。当2008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时，该组织性虐待、身心虐待的丑闻才被公诸于世。沃伦·杰夫斯与至少78位女性结婚，其中24位尚未成年。

2011年，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外加20年。《乖乖听话》即是对这一组织的深度调查，其中包含了此前从未曝光的一些资料画面，探究邪教组织运转的真相，以及为何人们一旦被邪教洗脑就难以挣脱的原因。

另一个与美国邪教组织有关的故事，起点同样是1986年，特卡奇（Joseph W. Tkach）继任当时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之一“普世上帝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 简称WCG）领袖，但最终他却带领该组织重回正统。该教派

最高峰时全球拥有数百万会众。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异端教派如此彻底地转向正统基督信仰。”《今日基督教》杂志如此评论这次历史性的转变。

困在黑白迷宫中无处可逃

“普世上帝教会”是一个持原教旨主义的教派。创办者阿姆斯特朗是一个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广告人。1920年代，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并通过阅读《圣经》发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教义。1930年代，他创办广播和杂志，用当时这些新媒体方式广泛传播他的新发现。

到1950-60年代，阿姆斯特朗的广播节目在北美、拉美、澳洲、非洲、英国等地已经有大量听众。他本人也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成功的“跨国宗教公司”的CEO，经营着国际广播、电视和出版公司，拥有三所大学，乘坐私人飞机全球穿梭，与各国元首会谈。1979年，这位非官方的“世界和平大使”曾经飞赴北京，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会面。对一个失意的广告文案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成功的翻转了。

不过，很多曾在该教派长大的人逐渐感受到它的邪教特质。国际宗教研究协会（ICSA）执行理事兰格尼（Michael D. Langone）博士的研究



认为，邪教群体通常具有以下特征：领袖无可置疑的权威；怀疑权威会受到惩罚；成员被规定如何思考、行动和感受，包括该穿什么，该住在哪，该嫁给谁；将自己的群体视为担负拯救全人类的特殊使命，将领袖视为承担这一使命的关键人物；有一种“我们vs他们”的心态；领袖利用羞愧和负罪感影响或控制成员；要求成员切断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或者从根本上改变成员加入之前的人生方向和角色；群体专注于引进新成员和赚钱；当你离开时，会害怕来自他人的攻击。

上述特征在普世上帝教会中多有体现。阿姆斯特朗认为自己的教派是近两千年以来唯一真正的上帝的教会，他本人拥有上帝末世使徒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他权威的人很可能会被开除；他热衷于对末世灾难的预言，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拒绝相信耶稣是上帝。

弗莱娅·布朗 (FleurBrown) 从小在该教派长大，她回忆说：“小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有时间完成高中学业、结婚或有自己的孩子。我们距离全球饥荒、瘟疫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总是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到时候，我们这些‘选民’会被带到中东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呆三年半的时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弗莱娅发现，“他们侵占你所有的时间，不鼓励你在教派之外与家人、朋友呆在一起，禁止你与外人分享教内的秘密。一旦你加入，他们就不再允许质疑。”通常，邪教包装得都很漂亮，它为女性提供了情感安慰、安全感和内在支持，而为男性提供了地位、纪律和

确定性。不过，人们为此要付出的是对领袖和教派绝对的忠诚。

阿姆斯特朗声称人可以通过遵守律法而变成上帝，因此，他关注《旧约》的条例，特别看重旧约的节日和安息日，将不遵守礼拜六为安息日的教会称为假教会，将圣诞节、复活节视为异教节日；会友要将自己收入的30%缴纳给教会。他巨细无遗地规定者会友的行为，使教会陷入高度的律法主义——教会成员不允许投票、参军、再婚、就医、化妆、甚至不允许庆祝生日，若不这样做，就是假信徒。

由于被禁止与群体之外的人约会，弗莱娅总是梦见自己与哥哥结婚，也常常做一个噩梦——她被困在黑白迷宫中，无处可逃。

“我们是牧者，不是警察”

普世上帝教会的转变始于阿姆斯特朗的离世，教会的领导权被转移给特卡奇 (Joseph W. Tkach)。特卡奇生于1927年，曾在二战中服役。退役之后，他的家人开始听阿姆斯特朗的广播。起初特卡奇对此不以为意，直到他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妻子告诉他，如果他让普世上帝教会的牧师膏抹他，就能得医治。他不以为然，却同意试一下，结果竟然痊愈了。这次戏剧性的事件让他对阿姆斯特朗的教会积极起来，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1979年，加州司法部门指控普世上帝教会涉嫌财务违法行为，不过到了1980年，加州州



特卡奇
Joseph W. Tkach

长签署参议院法案，将所有指控驳回。在整个事件中，特卡奇有效地召集了南加州的教派成员采取行动应对，因此吸引了阿姆斯特朗的注意。此后他在教会的地位逐渐升高，成为阿姆斯特朗的属灵门徒和重要同工。

阿姆斯特朗塑造了一种控制-命令式的领导风格，相比之下特卡奇却柔和很多。早在他接手该教派之前，就以“寡妇的长老”之名被人称道。他随时准备好探访病人，为人祷告，在会友眼中，他是有怜悯心的牧者。特卡奇觉得，教会中太多的威权、控制和独裁，已经破坏了许多会友的家庭，他试图着手改变这种文化。他说：

“我们是牧者，不是警察。”

1986年，特卡奇在阿姆斯特朗去世之前被任命为继任领袖。最初，改变大多发生在行政方面，他改变了上一任领袖挥霍用钱的风格，也不再拜访各国政要。后来，特卡奇开始对教会的神学进行反思，逐渐意识到阿姆斯特朗的某些教导是不可靠的。1988年，特卡奇同意会员可以去看医生、吃药、庆祝生日和化妆。

其实特卡奇并没有一个彻底改变教派信仰的计划，不过，当他开始做出第一个修正时，就好像给教会踩了一脚油门，再也刹不住车了。虽

然只是看医生、吃药、化妆之类的小事，但对那些受阿姆斯特朗影响的信徒来说，整个教会的根基似乎被动摇了。质疑声扑面而来，迫使特卡奇一次次回到圣经寻找真正的答案。

当特卡奇意识到阿姆斯特朗许多不寻常的教义，尽管是真诚的，却不符合圣经的时候，更多的教义改变发生了。特卡奇说：“尽管阿姆斯特朗在很多方面对《圣经》的理解有严重问题，但他一直对《圣经》充满敬意，他相信并教导《圣经》就是神的话，他经常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他所教导的东西不是《圣经》里的，他就会改变他的教导，因为《圣经》是不会出错的。正是这种对《圣经》真理的热诚，使我们有胆量作出《圣经》所要求的更正。”

特卡奇认为，《圣经》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不是预言或千禧年。渐渐的，特卡奇在讲道中接受了上帝的三位一体，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接受了基督徒可以投票，接受了在其他教会中也有真正的基督徒。

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1994年的平安夜。在当天的讲道中，特卡奇宣布基督徒不必固守旧约律法，例如安息日，猪肉等食物的禁忌等。因为守安息日是该教派的基本教义，所以教会面临着一次颠覆性的变化。

险些病死的儿子

麦克(J. Michael Feazell)曾任普世上帝教会出版的《简明真理》(The Plain Truth)杂志

的编辑，也是教会信仰转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最知道这种转变要经历怎样的挣扎，也体验到当理解了福音的真义之后的平安和喜乐。

在《普世上帝教会之解放》一书中，麦克分享了那些后来他才想明白的真理。有一天，十几岁的儿子问他：“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做我想做的事呢？你总是对我发号施令，我做所有的事都是在服从命令，而不是发自内心。”麦克发现儿子的问题也就是教会的问题，在普世上帝教会，强调的是“正确的行为”，徒有敬虔的外貌。

他意识到他们这群人的行为从未超越服从命令的层次，“而上帝想要与他心爱的孩子们建立一种真正的爱的关系，而不是让我们成为听从指令的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上帝以及我们自己是谁，不能只是宣讲一大堆规则教条，然后就等着耶稣再来毁灭所有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

即使在阿姆斯特朗去世之后，律法主义依然阴魂不散。有一次，麦克五岁的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炎，一连几天高烧、脱水，生命垂危。由于长期被教导医生和抗生素是魔鬼的工具，麦克不敢带孩子去看医生，因为那表示他对上帝没有信心。

看着眼窝塌陷的儿子，对比着《圣经》和教会的教导，似乎有一道光开始照进他的心里，“上帝希望父母好好照顾孩子，《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就医是错误的，教会的文献引用《圣经》都被断章取义。上帝医治，并不表示不用看医生，正如上帝的保护不意味着不该报警；

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工作或存钱。上帝不会谴责医学，没有禁止基督徒成为医生、护士或药理学家。”

麦克带儿子去了急诊室，杰夫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去看医生，杰夫可能已经病死了。……虽然我清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但仍然感到内疚。旧习惯和信念很难改变，即使头脑接受了新的真理，心灵有时也会落后。我发现自己不敢告诉其他成员我们去急诊室和使用抗生素的事情，担心自己会被谴责。”

麦克发现，他已经习惯于用律法衡量自己和他人，上帝的恩典却没有界限。“上帝对我们关于神学细节的争吵不感兴趣，他对我们感兴趣。”麦克当然深知神学的重要，“但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为首的。我需要耶稣基督，但不需要对罪吹毛求疵的定义。我可以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庆祝基督的降生和复活，即使有圣诞老人和复活蛋。”

离开异端，重回正统的基督信仰，对麦克来说是生命更新的开始。那些留下来经历福音改变的人不再感到扮演“警察”的压力，感觉自己和成员之间的障碍开始消失，耶稣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拿着放大镜寻找生命瑕疵的法官，而是寻找迷失羔羊的大牧者。

从诚实开始的归正之路

然而特卡奇的改革引起相当大的反对。对很多人来说，重回正统是一次对身份认同的摧

毁，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教会的规模越来越小，收入下降了50%。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电视频道之一已经不复存在，教会的杂志也停止出版，同工数量从1000人降至不到20人……这让人禁不住感慨，财富和规模未必是从神而来的祝福，甚至可能是来自谬误的加持。

离开异端邪教，麦克最大的反思是永远不要害怕面对真相。当阿姆斯特朗在世时，没有人被允许质疑或怀疑他是“上帝唯一受膏的末世使徒”的权威角色。在任何威权风格的组织中，忠诚都会迅速上升到价值体系的顶端，没有比对领袖的忠诚更重要的了。阿姆斯特朗是神人，所以对他的忠诚就是对上帝的忠诚。

阿姆斯特朗去世后，他的权威“光环”开始慢慢消散。但有一段时间，麦克说，“他仿佛还在坟墓里紧紧抓着我的腿。我花了大约三年时间和错误教义作了几次斗争，最终他的控制减弱了，错误的忠诚开始消散。只有到那时，我的情感才得到解放。”

麦克开始诚实回应圣灵的感动，面对教会的问题不再找借口。一个健康的群体是诚实的。哪里有虚伪，哪里就有精神控制。耶稣就是真理，当他的门徒被托付给他时，也就是被托付给真理。只有当我们面对真理时，才能在基督里获得自由，才会有治愈和宽恕，才能站在神面前。

“我建议任何基督教组织诚实地面对以下‘试金石’：关于你自己的事实——你是个罪人，在这一点上，要对自己和上帝极其诚实；关于你



2009年普世上帝教会更名为“国际恩典团契”
(Grace Communion International)

们团体的事实——没有一群人是唯一的‘忠心的残余’，你们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群体，上帝没有给你们比其他基督徒更重要的任务，你的成员并不比基督身体的其他部分‘更特别’，也不会得到‘更大的奖励’；关于领导者的真相——没有一个领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个领袖拥有‘全部真相’，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带来‘从未被理解的’新真理，没有领袖是上帝唯一真正的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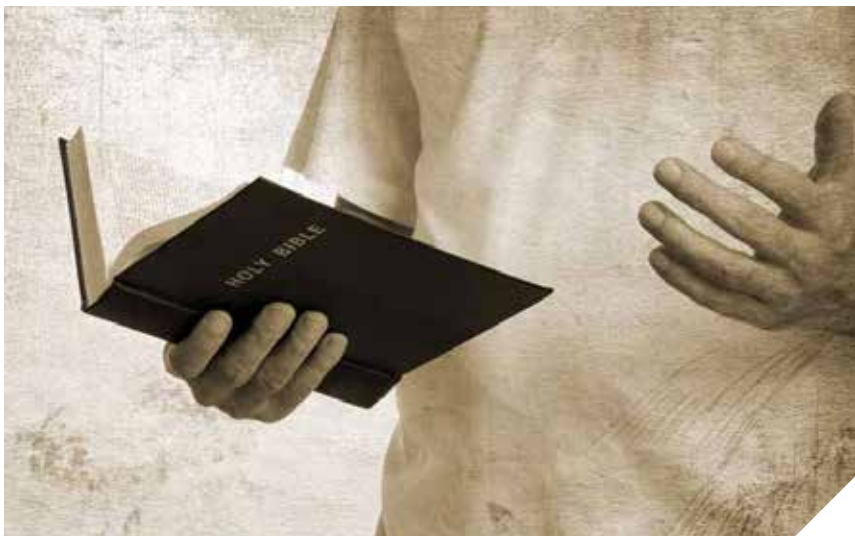
“压抑问题或隐藏真相只会让你以后面临更大的幻灭和悲伤，真理可能会伤人，但它是健康生活的最佳良药。许多前普世上帝教会成员选择捂住耳朵，而不是听到关于阿姆斯特朗错误的真相。许多人拒绝阅读任何解释教义变化及其必要性的资料。人们为了寻求安慰而牺牲了诚实。真理是经得起检验的，如果你的信念是错

误的，面对它并改变它，比坚持它要好得多。面对真理的暂时痛苦与它所带来的自由的欢乐相比，是完全值得的。”

特卡奇去世以后，普世上帝教会的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小特卡奇，教会的改变还在继续。1996年，小特卡奇发文向所有曾被普世上帝教会误导的人们致歉：“几十年来，我们严格遵守律法，藉著规条与神建立联系，极力想要讨他的喜悦。我们自以为是地谴责其他基督徒，称他们为‘被欺骗的’和‘撒旦的工具；我们迫使教会成员过一个行为导向的生活，在教会管理上，我们采取了严厉的律法主义方式，这导致我们骄傲和排外……当我们回顾自己的历史，自问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大的错误，对于那些被我们误导的人，我们真诚地渴望你的理解和原谅。我们承认自己在教义上的错误，也不掩盖裂痕，相反，我们正视我们的历史，正视我们发现的错误和罪恶，它们将永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提醒我们律法主义的危险。”

2009年，普世上帝教会更名为“国际恩典团契”（Grace Communion International）。2019年，小特卡奇也退休了，“国际恩典团契”虽然在规模上今非昔比，但它已经作为福音派教会的一员继续前行。■

本文参考了小特卡奇的Transformed by truth 麦克的Liberation of the World wide Church of God, Business Insider两本书，以及christianity today等网络资料



信仰
反思

我不是演员， 而是面对挣扎、领受恩典的人

当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成了讲台上45分钟的独白，牧者会无法面对周而复始的表演压力。

我往往这样形容我所在的教会：由混乱的人带领的一群混乱的人。

这正是当领袖挪开表演和伪装后出现的情况。

教会里充满了喜欢听道的人，重要的是要敞开生命拥抱脆弱，道要成为肉身。

■ 文/查斯特&添美斯 (Tim Chester, Steve Timmis)

=> [播放音频](#)

常有人将教会分为以话语为中心和以圣灵为中心的，他们要么认为主日最重要的就是讲道，要么觉得主日最重要的是敬拜或事奉。我拒绝这种两极化的看法，话语和圣灵两者并没有抵触。

还有些人走向知识主义或情感主义这两极，前者高举人所思考的，后者高举人所感受到的。我们只要看看诗篇，就会看到在真实的信仰中情感是多么重要。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人能够同时“明白”和“感受”的。

话语和圣灵总是走在一起

强调平衡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仿佛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片话语加一点圣灵，或者一点知识加一点情感。真相是，在圣经中，神的话和神的灵总是走在一起的。话语与圣灵均参与创造。世界是藉着上帝的话语造成的，但圣灵也参与其中，运行在水面上。

基督徒的经历也一样。当耶稣应许差遣圣灵，祂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十四26，十六13）。圣灵使我们认识基督所说的话，以及将祂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使这些话活起来。它们并不是死的话、远古的历史、一套僵硬的指引和信仰的百科全书。藉着圣灵、它们成为活的、赐生命的上帝的话语。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灵”和“气”都用同一个字表达。上帝呼气，呼出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弗

六17)。

不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属灵经验，就不是基督教的经验。其他宗教也会有属灵经验，演唱会与心理治疗也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而且，并不是所有看上去像基督教经验的，都是真确的。对圣灵的真确经验，是回应福音的经验。藉着圣灵，真理触摸我们的心、触动我们的情感，激发我们的意志。

这意味着，不能将人引向爱上帝、不能将人引向渴望遵行祂旨意——敬拜、流泪、欢笑、兴奋或哀伤——的圣经研究与神学，是出了极大岔子的。真正的神学会引向爱，引向宣教，引向对上帝的赞颂。我们不应期待每次研读上帝的话语时都会异常兴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情感，但当我们研读上帝的话语时，应该祈求上帝的灵不单单在头脑上教导我们，同时也启迪我们的心。

上帝透过祂的话语施行管治，圣灵则将祂的话语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圣灵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得见真理；并溶化冰冷的心，使他们得以回应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在圣灵的大能里彰显出来。若我们想看见上帝的圣灵在作工，我们就必须宣讲上帝的话语。

我们甚至要说，以话语为中心与以圣灵为中心是同义的，分别只在于我们无法控制圣灵。我们无法决定、甚至无法预计祂将在何时及如何工作。我们的职责是阅读、聆听、宣讲、教导与遵行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是透过上帝的话语

去作上帝的工。藉着圣灵，我们的话语便成为上帝活泼的道。因此，我们的生活和事奉，都要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同时祈求上帝的圣灵会透过这话语去作上帝的工。

你所喜欢的讲道，可能并不重要

太多时候、人会把以话语为中心等同于以



在讲道中经历到良好学习果效的人，
其实是讲道者本人！

讲道为中心，以为话语和讲道在基督教的践行里是同义词。这种看法假设了上帝的话语只可以透过讲道来教导，又或以为在讲道以外，就是混乱无序，就是相对主义，好像牧者除了透过四十五分钟的独白，就无法运用其恩赐，教导上帝的话语。

我们不是要排斥讲道。独白依然有其重要性，这是一种可以并且应该有的教导方式。但它

与其他互补的方法，例如对话和讨论。以话语为中心，不只是以讲道为中心。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讲道，很少有新约圣经的证据支持。耶稣主要是透过对话、讲论和故事来教导。祂不时在会堂里教导，但更多时候是在家里、在路上，以及在公众场所教导人。登山宝训很可能是门徒对主耶稣一整天的教导的总结，当中留下来的痕迹可以让我们窥见其中的互动性。

《使徒行传》里的讲章，很大部分都是没有预备过的辩护演说。它们并不是在周日早上的讲台上发表的，而是在法庭或是在群众前发表的。

当保罗在星期天对一群基督徒讲话时，新约用的词是“讲论”（dialogue徒二十七）。通常翻译成“传讲”（preach）的词，意指向非信徒传讲福音，包括任何话语上的沟通、讨论、对话或辩论。它事实上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福音”，而不是指在讲坛上发表四十五分钟的独白。历史上，就是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后，获帝国支持的基督教把大量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带入教会之后，才出现独白式的讲道。

耶稣透过对话与提问作教导，并不让人惊讶。由IBM和英国邮政总局进行的研究显示，单单藉着聆听来学习的人，三个月后只会记得他们学习所得的10%；而藉着聆听、示范和经历学习的人，则能保留所学的65%。也就是说，在讲道中经历到良好学习果效的人，其实是讲道者本人！

在一个可以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下，成年人是学习得最好的。因此，成人需要参与的机会，

需要把学习连于他们的经验。当训练的处境与他们本身的职责或工作相关，与真实世界相关的时候，学习效果最好。

以话语为中心，并不单是你怎样教导人和使人作门徒，它意味着以上帝的话语来指导教会生活。它意味着，每个决定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要明确上帝的话语为依归。我们问，而且要不断地问，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究竟有何话说。

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1：22）我们必不可单单听道，也必须将道践行出来。教会充满了喜欢听道的人，我们会按着教会有没有好的讲道来评价教会；但是雅各却说重要的是践行那话语，好的教导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教导所带来的生命改变。我们万万不可将好的教导当作目的本身。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好好学习和好好践行。这才是评价我们究竟有多么“以话语为中心”的关键。

不是去争夺信徒的时间

今天，普遍流行的生命观，是个体为了自己而活；人就像超人一样，同时肩担着不同的责任，像杂技演员抛着不同的球：家庭、友谊、事业、娱乐、家务、金钱、社会责任等等。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感受到压力，因而会丢掉一颗球，或者丢掉更多。太多时候，教会也成为其中一颗球。我们会把教会的各种事项

当作杂技球抛着，恨不得自己擅长分身术。

另一个模式，是将我们不同的活动和责任视为轮子的辐条；位于生命中心位置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群体，是我们所在的教会。教会并不是需要我不停抛起来的一颗球，教会要定义我是谁，并将我的生命塑造得更像基督。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雅1:22）

试想一对青年夫妇波比和玛莉，他们加入一间教会。玛莉生了一对双胞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时刻都要照顾孩子的需要。在第一个模式中，要他们同时抛起教会这个球，兼顾教会服侍和家庭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只好决定忘掉教会的活动，只保持最基本的参与，从大部分的教会生活中抽身而出。

在第二个模式中，当孩子出生后，那就不单

单是波比和玛莉的事了，而是整个教会的事。会众积极分担起一部分责任，每天早上会有几个人轮流替婴儿洗澡，使波比和玛莉二人可以有时间一同吃早餐；或者人可以开车载波比上班几个月，让波比上班途中可以睡一会儿或读经，也可以一同祷告，因为波比在家里并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些事。波比和玛莉也许不会像以往一样参与那么多教会聚会，但他们会比以往更投入群体的生活。

根据这个模式，波比和玛莉并没有丢掉教会。反而，教会容让他们能保持自己的状态，弟兄姊妹帮助照顾新生孩子时，各自的事务安排便会稍为调整一下。与其期望教会的成员独自去适应生命中的转变，倒不如大家一同思考，作为一个教会，这些转变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检讨了聚会的时间，重新思考他们的福音机会，并彼此分担责任。

让我们大胆地宣称：真理不能在密切的关系以外被有效教导，原因是真理主要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动态的。当我们看见福音在每天都乱糟糟的摩擦之中转化生命，福音的真理就更令人信服了。

别再让你的牧者做演员

学院式的训练适合某种类型的人，而这些人又形成了某种看法，从而又定义了作为教会领袖是什么意思。今天，西方大部分教会领袖都是中产阶级的毕业生，他们在学院受训，凭着一

个学位取得事奉的资格。可是，第一批使徒却来自很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接受训练的方式是跟随耶稣，凭着认识耶稣而取得事奉的资格。

保罗接受过当时最高等的教育。受过高深教育并不是坏事，但是，他所描绘的基督徒领袖素质，却不是技能挂帅，而是以品格挂帅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的焦点都是领袖的品格，他们的敬虔、成熟和榜样。惟一需要的技能是有教导能力——而那不一定是按照今天的模式讲四十五分钟的道，而是指有能力在教会生活和教会成员的生活中应用上帝的话语。

领袖务要视自己为教会的一分子。专业主义往往是真正的福音领导的敌人。领袖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要将自己分别出来，面对沉重的责任和被迫忍受孤独。领袖不可抽离于群体，他们必须成为可见的信徒，在群体中公开活出他们的生命。

当耶稣将当时的宗教领袖与国度里的领袖做对比时，祂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23：8~12）

上帝群羊的牧羊人，首先是羊！这是多么令

人感到安慰、释放和有挑战性的发现。在上帝子民当中，他们的惟一区别是按功能而不是按地位来决定的。他们也会有软弱，没有什么教会无误或是领袖无误。领袖并不是一个特殊身分，他是众多福音的仆人其中的一个，是弟兄姊妹其中的一个。

我有很多牧者朋友论及教会时，都视教会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太23:8~12）

为他们的职场。他们会保护他们的休息日，并捍卫自己家庭的私隐。他们在事奉上感到孤独，要在本地教会之外寻找牧养他们的人，并寻找使他们重新得力的活动。但对我来说，教会是我得着慰藉的地方。基督徒群体透过上帝的话语牧养我，并使我重新得力。假如我说我每星期需要有一天休假，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大家一定觉得我的婚姻存在问题。那么，为什么当我说我每

周需要离开教会一天，却不会有人问我：你的教会大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呢？

原因是牧者无法面对周而复始地表演的压力，这样的故事我听得越来越多。又或者是牧者正在与罪和试探苦苦搏斗，无法在会众中找到一个支援他们的人，使得他们只好一直装作若无其事。这个问题，有部分是由于大家将事奉看作表演。崇拜、讲道、行政、出版，都必须维持在高水平；而量度的标准却不是话语是否能塑造教会的生活及弟兄姊妹的生命，而是表演的素质。甚至连教会的室内布置也强化了这个信息：这里有观众也有表演者。

表演式的领导反映了一种领导的专业化，牧者往往是一个被带到会众当中的局外人。假如他无法达到标准，那他就可以被取代。因此，明星级表演者往往很受欢迎，他们在访问或在讲坛所建立起来的形象要有魅力。但是按圣经的准则，品格而不是魅力，才是中心所在。保罗并没有列出教育水平、演说技巧、个人魅力和互动能力作为领袖的重要因素。领袖是在日常生活中相信、教导和活出福音的人。只有长时间接触他们的生命，才能将领袖辨别出来。他们是被承认的，而不是被委任的。他们是早已在教会生活中采取主动的人：与非信徒建立关系、鼓励别人、树立敬虔的榜样。

在教会里学习敞开软弱

我委派人作领袖时所犯过的主要错误，就

是一直都不晓得惟有个人生活细节才能反映其品格。我们太容易被人的恩赐蒙蔽。举例来说，单单是个出色的圣经教师，并不等于就是个好领袖。我们需要对诚信有期待。他遵守承诺吗？他委身于他人吗？他照顾他的家庭吗？

在新约圣经，大家是从会众中委任教会领袖的。他们先是教会成员，之后才成为教会领袖。而当他们成为领袖，他们身为教会成员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他们更多是羊，而不是牧羊人。人往往会问：谁来牧养牧者？有时候，他们会透过设立层级架构来处理。但是。这个问题预设了一种存在于牧者和会众之间的错误区分。

我被我的会众牧养。我的挣扎通常是公开的，所有人都看得见，我可以坦承自己的失败。与其他会众成员一样，我的所有问题并非广为人知，但有些人能洞悉我心中的偶像，他们会经常挑战我，问一些我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处境中，我有机会处理一些多年来没有好好面对过的罪。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示范的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完美，而是长进的过程。我示范了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我的美善。我的领导绝不会因此受亏损；相反是被提升了。人带着他们的挣扎来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也是个面对挣扎和领受恩典的人。

没有活动、架构或建筑物的教会，可能令你感觉脆弱；开放你的生命作领导，也会令你感到恐惧。但是，我们应该拥抱这份脆弱感，因为它迫使我们相信上帝全权的恩典。

我往往会这样形容我们的教会：由混乱的人带领的一群混乱的人，这正是当你挪开表演和伪装时出现的情况。表演和伪装，被混乱的牧养问题取代。但是，这正是成长发生的方式，这正是展示恩典的方式。登山宝训一开始时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表演式的事奉并不欢迎虚心的人，因为它会破坏虚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太23:8~12)

饰。但是，上帝的国度是给虚心的人的。当牧养的问题出现，我不会想：天呐，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了。我会想：可以服事虚心的人，是何等大的荣幸。这正是找到上帝的赐福之处。

表演式领导的真正悲剧，在于它贬低了基督工作的价值。我们把自己的身分植根于事奉的成功，而不是植根于恩典。因此当我们表演得好，我们就感觉良好；当诸事不顺，我们就感到失

落。我们受制于别人的认可，关心的是如何证明自己，而这只是言说自义的另一方式罢了。我们传讲在审判之日的因信称义，却没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践行因信称义。我们的实践神学已经与我们的认信神学脱轨了。

我发现与基督徒谈论教会或宣教十分容易。我可以花一整天去讨论《罗马书》七章复杂的释经问题，没有什么比长时间讨论教义中的某些问题更令我惬意的了。但是，当对话转到耶稣身上，我发现我变得结结巴巴！我猜想我不是孤单的。我参加各种基督教的会议超过二十五年了，在那些聚会中，很少出现环绕主耶稣的爱来开展的对话。这是多么可悲的讽刺！

教会的未来并不在于改变它的架构。比任何教会革命或宣教革新更为重要的，是为上帝大发热心，将福音的话语和福音群体置于基督徒践行的中心。活出信仰，在这个群体中，道必须成为肉身。■

(本文摘编自查斯特TimChester、添美斯SteveTimmis《全是教会：践行中的福音与群体》，基道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大小标题为《境界》编辑所加，内容有删改)

TimChester:

“会众之家”(TheCrowdedHouse)牧者，波特布鲁克神学院(PorterbrookSeminary)创办人及联席总监。

SteveTimmis:

“会众之家”创会牧者，波特布鲁克网络总监。



说实话, 其实我们讨厌祷告

老我完全清楚, 如果我们多一次在祷告中真实亲近上帝, 它自己就要多一次面临被治死的危险。

因此它与撒旦配合, 天天攻击、拦阻我们祷告。无助是祷告者的心情, 无助是最有力的呼求。

如果你不肯在祷告时顺服圣灵的带领对付自己的罪, 你的祷告生活实际上早已枯萎死掉。

灵性之旅

文/哈列斯比 (Hallesby, OleKristian)

哈列斯比 (1879-1961): 挪威著名布道家、神学教授, 融合敬虔主义与复兴运动, 二战期间经常公开斥责纳粹德国的暴行, 成为挪威社会的良心, 并被捕入狱。

很多时候我们都搞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心里好像不太喜欢祷告, 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为什么教会的祷告会总是人数最少? 为什么有的牧师把祷告会都取消了, 只要大家来查经就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 祷告竟成了我们常以为苦的重担?

我们静下来反省片刻, 就会看出这是必然

的。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示范了如何藉着祷告与天父连结, 让祷告成为信心能力的源泉和生命的脉搏, 那么, 如果撒旦要来攻击基督徒, 显然我们的祷告生活会成为它攻击的首要目标。祷告对于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意义, 撒旦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削弱我们的祷告生活, 是它最安静的妙计。这条诡计叫人察觉不到, 因此它动用了全部力量, 为要拦阻我们祷告。

仇敌的帮手藏在我们里面

撒旦的诡计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极好的帮手, 就是我们的老我。依照圣经和我们痛苦的经验, 老我是与上帝为仇的; 我们身体里老我完全

清楚: 如果我们多一次在祷告中真实亲近上帝, 它自己就要多一次面临被治死的危险。所以它会竭力避免在祷告中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应当把此事牢记在心。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自己心里并不那么喜欢祷告, 甚至多少有点厌恶祷告的感觉从哪里来的了。我们的不愿祷告, 恰恰向我们证明了“情欲与圣灵相争”的真理。我们只要生活在世上, 就离不开老我的旧性情, 所以我们必须忍受祷告生活上遭遇的挫折和失败。

要对付肉身里这种不愿意祷告的态度, 如同对付肉体的一切其他情欲一样, 靠自己很难。可能你以往订过很多灵修祷告的计划了, 那些失



无助是催促我们打开心门祷告的动力，
无助就是最有力的呼求。

败的经历足以提醒我们，要投靠神，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让祂洗净我们。

我们必须除去祷告的拦阻，这种拦阻经常滞留在我们心中，否则我们的祷告生活即使一开始时很火热，也一定会逐渐衰退。要记得：我们里面与上帝为敌的肉体是不会直接拒绝与我们一同祷告的，它狡猾得很，如果它真的直接拒绝，就会被暴露出来，我们与它的争战反倒更容易了。

老我对祷告的反抗往往是间接的、灵巧的，而且会利用最佳时机。它会很自然地自动申述一切理由，叫你现在不要祷告，例如：你最近实在太忙了；你的心情不宁，现在不适宜祷告；等你有更多时间，环境安静、心思集中的时候再祷告效果更好；最后你终于决定要祷告了，但忽然又飘进脑袋一个念头，我必须先做完某事，我就有很好的时间祷告了。于是你就做你心中所想的事，等到做完了，你的心也散了，接二连三地有事

情来勾引你的注意。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你竟没有片刻与上帝交谈的时候。

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出动攻击祷告，天天如此。作祷告的人若不留意这一层，就不免成为试探者的掳物。当我们想着自己总会有时间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正是我们的肉体在作怪呢。

一天之中，当我们与上帝交谈的时候一来到，往往好像一切的事都来阴谋拦阻我们，譬如同事啊，家人啊，电话铃声啊，电子邮件啊。当我们开始注意摆在我们每天祷告路上的拦阻时，就能清楚地见到我们的争战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不能识破仇敌诡计的信徒有祸了！在祷告的事上，那主要和决定性的争战，就是在我们每日准备单独与主会面时内心的冲突。若是在这一争战上失败了，仇敌就算已经首战告捷了。

我们的肉体害怕与主相会，有时甚至让我们羞于祷告，就像伊甸园里犯罪后的亚当和夏娃躲避神。今天的信徒学会了用神的话躲避神，用读经来逃避祷告。如果我们终于进入了祷告房间里，它的策略就变成集中全部力量使我们的祷告尽量简略，或彻底扰乱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得不到机会单独与上帝相会。对于这种情形，你体验过吗？

当你跪下与主谈话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活现在你的眼前。你特别想到要做的事是何等多，何等急切。这些念头叫你无法安静，你努力

集中心思却收效甚微，你只能勉强祷告一会儿。你好像犯了强迫症一样想着那些必须去做的事情，其实不过是回复一封邮件或者是否打开客厅的窗户之类的，这些却把你祷告的时间变成了你一天最不安的时间。

你的心思已被扯得粉碎，从东到西有多远，你的喜乐、平安和安息也离你多远。你越想延长你的祷告时间，你就越觉得耽误了你的工作、读经和家事。直白一点说，你觉得自己这样和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嘟嘟囔囔哪怕10分钟都是浪费时间。你停止了祷告，于是，本轮争战你的仇敌再次获胜。

我们所遭遇的仇敌真是比我们高明得多。如果我们不学会祷告的秘诀，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击败。《启示录》三章20节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祷告的秘诀就是向耶稣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祂进入我们的需要中。

祷告是为无助的人设立的，觉得自己诸事顺利、自信满满的人不会想到祷告。如果你不愿意袒露软弱来到神面前，那么你大可以继续依靠自己。祷告是处于困境中的人尝试了各种办法之后，最后才想到的出路。无助是催促我们打开心门祷告的动力，无助就是最有力的呼求。无助就是耶稣在叩我们的心门，这是祂给予我们贫穷心灵的一个小记号，告诉我们祂愿意进来，施行祂的权能解决我们的痛苦。祂能制服我们纷乱

的思想，止息我们心灵里的风暴。

只有一个方法能把我们散漫混乱的心思收敛起来，就是把思想集中在耶稣身上。正如车轮围绕轮轴旋转一样，我们的所有思想也都围着耶稣转动，这样我们祷告的时间就能成为与上帝真正的会晤。倘若我们以一己的意志，想要保持对神的专注，一定得不着安息。一旦我们认识自己的无助，让大能的耶稣来对付灵魂的敌人，那时上帝平安必会带着医治和祝福进入我们纷乱的心灵，那时我们的思想必为基督所征服所占有所吸引，集中在祂身上。

请安静，听听医生说什么

每一天与世界和人群接触，最容易分散我们的思想，带来疲累。因此我们需要在一定的時候休息一下，叫心灵得到安静。如果我们要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是少不了的。光是独处，对我们就有很大价值。当没有人听我们或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在上帝的面前了。没有人能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们，我们在那时也无需注意什么人。

许多祷告者不明白这点。他们一开始祷告，就马上与上帝攀谈起来。在你开口以前，当静默一会儿，使心灵得着宁静，把自己从各样外界的事物中解脱开来，真正感觉独自来到神面前，以圣洁的被动的态度，向神打开门户。我们太看重自己在祷告中的活动了，从祷告的开始直到末了，唠叨不休地与神说话，好像一停下来就出了什么错误。

祷告的确包括与神说话，但这并非全部。我们也当安静地让那位灵魂的医生检验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圣洁的光中。那是灵性的X光，可以确知我们的毛病在哪里。天上的亮光必须射进我们心灵，受创的每一部分必须置于它的光线之下。只在认罪悔改之际接受这种光线治疗是不够的，必须日日不间断，每天与神会晤的时候让自己处于光中。

许多人的祷告就是自己不停地讲，一讲完说声阿们，站起来就走。试想你去医院，轮到你时你走进诊室，坐在医生面前就开始滔滔不绝诉说自己的病情。讲完了，你站起来，恭恭敬敬说一声再见就推门而出。想一想，医生对你会作何感想？就连其他病人看到了，可能也会觉得你头脑不太清楚吧。

上帝每天都有许多这样的病人坐在祂的诊室里。难怪我们觉得祷告没什么用，我们进祷告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出来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我们根本没有从灵魂的医生那里寻找或接受任何建议和劝告就扬长而去，实在可惜。

当我们祷告应和病人求医一样，先要受医生彻底的检验，然后要接受祂的诊治。假如你在心灵或良心深处有什么痛苦，应当指给祂看。假如你觉得痛苦、良心不安，却不知道病在何处，应当让祂用光为你检查。“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必有发现，你会看见在你的生

活和心里有什么东西妨碍你的灵命。这就是圣灵叫我们服罪的工作。

已经枯萎死掉的祷告

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听取上帝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清楚。祂会谈到我们的罪，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与仇敌公开结盟，但还是与罪暗地妥协，好像缔结了密约。我们想安慰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例如，我们想象一下，祷告时圣灵可能与你谈到你对于金钱的错误态度。而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跳进眼里的一节一节经文都是对付金钱的问题。你听道的时候，恰巧传道人也在讲不能既事奉主又事奉玛门。

这时你在祷告中转向神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圣灵好像不愿意与你谈论除了金钱之外的任何事。你虽然仍和往常一样祷告，但圣灵却温和而带着权威地说：“金钱！金钱！留意金钱！你献上的祷告是空的，上帝想与你谈谈你经济的问题。你如果不想谈这些，最好不要再费力气祷告祈求了！”

你的内心是否发生过类似的可怕情景？你心里知道，圣灵的办法是对的，但你不愿意降服。你原谅并为自己的经济措施和对金钱的态度辩解。当你与上帝的灵争斗得极度紧张的时候，撒旦适时出现甩出它的诡计：它让你逃避圣灵的提醒和指正，于是你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好像很属灵的代祷者，开始为别人的需要和教会

的事工祷告起来。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这话一点不错！

祷告的内室就等于是一个浴血的战场。在这里正展开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灵魂现时和永远的命运，就在这里决定，静静地，单独地，没有旁观者，也没有旁听席。我们已经提到过，祷告就是一个人向耶稣打开心门。但如果当圣灵显明我的罪时我就关闭心门，表面上继续对神诉说那些我以为是祷告的话，我的祷告实际上就已经停止了。



**凡在祷告中有经验的人，
都晓得要安静地、卑微地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
听祂想叫我们此刻为什么事祷告，
然后就为此去有力地争战。**

许多人包括传道人和属灵领袖的祷告就在这时候停止了，外面却还在公开带领祷告。许多祷告的人在决战时失败了，所以祷告的灵已经撇弃他们，不算他们为真正祷告的人了。也许你就是其中一个，却有机会读到本文。记住，“耶稣站在门外叩门”，祂想再进到你的心里来。你觉

得你已经犯了严重的罪，因为你曾大胆地欺哄神。不错，你正是这样，但请再听经上的话：“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

你愿意开门吗？如果你现在愿意认罪，就是让耶稣进入你那可怕的痛苦和软弱中，这痛苦和软弱是因你那隐密的罪而来。祂将扶持你重新站立起来。

祷告中的全部争战总结起来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在祷告中必须使我们能达到与圣灵同心的地步。我们祷告中遇到的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与祷告的灵同心，我们的祷告太容易与圣灵发生冲突。因此我们的祷告生活总是觉得麻烦与费力，感觉得不到效果，也不蒙垂听。我们不断与祷告的灵争斗，结果祂必然离开我们，于是我们整个的祷告生活枯萎死去。

我们的祷告实在应该成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祷告。无论为现世的事或灵界的事，为大事或小事；为自己的事或别人的事，都没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我们要在祷告中安静等候主；凡在祷告中有经验的人，都晓得要安静地、卑微地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听祂想叫我们此刻为什么事祷告，然后就为此去有力地争战。

假如我们把听从圣灵作为我们祷告时不可缺少的一件事，虽然我们的心可能常常为世俗的事所充满，我们还是能够实在地祷告。我们也会体验到，祷告不是一件远超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更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我们都会在其中蒙福。■



订阅全年免费有声电子杂志
请发邮件至 jingjie2013@gmail.com

